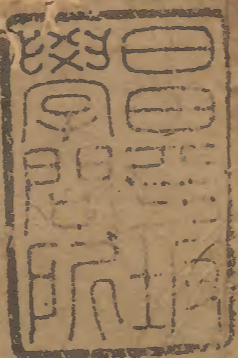


弘簡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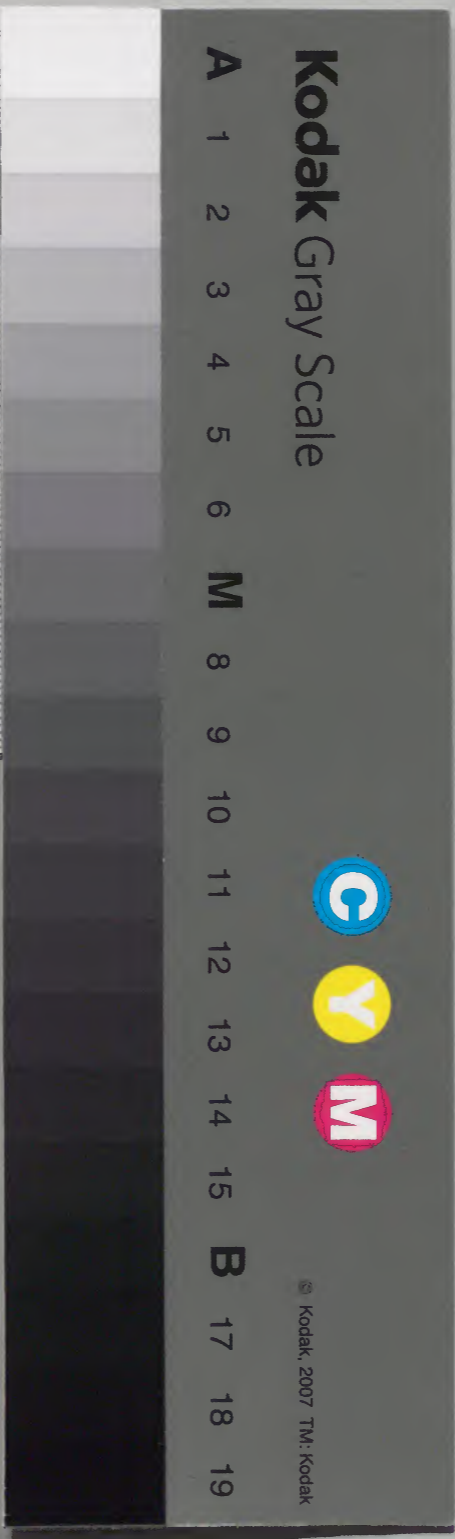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二	二	八
架	函	冊	號	冊
〇	〇	〇	〇	〇

漢書		二	二	八
架	冊	號	類	冊
〇	〇	〇	〇	〇

內閣文庫		漢	2227
冊數	80	(9)
函號	295		79

二十九之三

九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弘簡錄卷之二十九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功臣 唐三之三

郭子儀 子耀 睢 睢

李光弼 父楷 洛 非元禮

李光進 弟 弟光進 李國臣 荔

白孝德 張伯儀 侯仲莊 柏良器

烏承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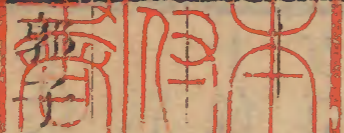
陳利貞

李嗣業 馬璘

田神功

李抱玉

弟抱真



儀華州鄭縣人父敬之歷綏渭桂壽泗五州刺史贈太保

追封祁國公子儀魁幹秀傑登武舉補左衛長史遷單于副都

護歷振遠橫塞安德軍使安北都護九原太守討祿山遷衛尉

卿兼靈武郡守充朔方節度使舉兵出單于府收靜邊軍斬賊

將周萬頃敗高秀巖於河曲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陜加御史大

夫靈州大都督府長史賊陷常山引軍下井陘與光弼合破思明衆數萬平蘘城南攻趙郡禽賊四千斬僞守郭獻璆還遇思明尾襲至行唐賊疲引去因反擊之勝於沙河祿山益出精兵乃趨恒陽堅壁自固書出揚兵夜襲其幕使不得息復乘其怠率僕固懷恩渾釋之陳回光等陣於嘉山思明希德子奇威至一戰敗之斬首四萬級獲人馬萬計思明跣走博陵自此河北十餘郡咸斬賊守迎王師方圖范陽會靈武踐位詔赴行在時方草昧賴以全師至軍聲大振興復之勢始有望焉首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都督節度如故肅宗軍至彭原房琯又敗衆亡略盡惟倚朔方軍爲根本賊將阿史那從禮復誘河曲九府六邊州部落數萬迫行在與回紇首領葛羅支擊之執獲數萬河曲遂平至德二載攻潼關敗賊將崔乾祐退保蒲關

乃復攻蒲約陷賊永樂尉趙復參軍韓旻徐吳宗室子李藏鋒等爲內應斬賊守陴者納其軍乾祐奔安邑不納脫身更走于儀遂收陝郡遣子玠與安守忠戰殺萬級玠死于陣克永豐倉關陝之路始通祿山已死欲圖大舉詔還鳳翔進司空克關內河東副元帥率師趨長安次瀟水東與安太清守忠等大戰清渠上王師不利委仗而奔復收潰卒保武功待罪于朝左授僕射餘如故俄從副元帥廣平王率番漢兵十五萬陣香積寺北連亘三十里與賊將李歸仁戰自午至酉斬首六萬級生擒二萬僞守張通儒棄城走陝始收京師翌日入城休士三日復引而東慶緒遣嚴莊悉衆十萬來助屯於陝西負山爲陣王師至新店賊二百騎來搶未戰而走子儀追之橫貫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李嗣業率回紇兵自後奮擊賊大敗嚴莊等走洛

陽再收東都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入朝帝迎勞灞
上諭曰國家再造卿之力也頓首謝詔還東都經畧北討乾元
元年破賊河上執安守忠以獻入朝詔百官迎長樂驛帝御望
春樓待之進中書令大舉九節度師以李郭元功難相統攝始
用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不立元帥王師由杏園濟河圍衛
州慶緒分其衆爲三將戰預選射士三千伏壁內誘賊薄營注
射如雨賊震駭全師奮勇斬四萬級獲鎧冑數十萬執僞鄭王
安慶和遂收衛州進趨鄴城戰于愁思岡賊又敗連營圍相州
諸節度引還獨全軍保河陽詔爲東都留守俄改東畿山南東
河南諸道行營元帥朝恩疾其功譖毀召還授邠寧鄜坊兩節
度使留京師更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爲副代領朔
方兵俄而思明再陷河洛蕃寇逼擾京輔朝廷昨食重責交論
有功社稷不宜投置散地帝悟復授諸道兵馬都統令趨范陽
朝恩又阻之及光弼敗印山又河中亂殺李國貞太原戕鄧景
山朝廷憂二軍與賊合而新將望輕不可用乃詔拜子儀朔方
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進封
汾陽郡王屯絳州將行值肅宗不豫固請曰老臣受命將死于
外恐不見帝曰且不與帝引至卧內語云河東之事一以委卿
賜御馬銀器雜綵并絹布九萬疋子儀嗚咽流涕至卽誅殺國
貞者王元振等數十人辛雲京圍之亦殺害景山者諸將皆惕
息奉法代宗立程元振忌宿將難制離搆百計又罷副元帥加
實戶七百以爲山陵使因懼讒譖盡哀前後詔勅千餘篇上之
復自陳訴優詔公勿有疑眷禮彌重又欲使副雍王東討亦以
交訾而止久之梁崇義叛懷恩陰召回紇吐蕃寇河隴涇州入

犯奉天武功。遠拜子儀關內副元帥。鎮咸陽。時罷歸已久。部曲離散。麾下纔數十騎。承詔之日。驅民馬補行隊。甫至咸陽。蕃兵已過渭水。聞天子幸陝。流涕奔赴。中途遇射生將王獻忠。叛劫諸王。欲奔敵。子儀讓之。取諸王送行。在乃往南。收兵得武關防卒及六軍散亡數千。漸以復振。噉吐蕃方在京。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署百官。遣先鋒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使長孫全緒。將兵萬人營韓公堆。盛張旗幟。鳴鼓。晝夜叢萬炬。以疑賊。又遣故將王甫結城中。俠少為內應。夜噪。朱雀街吐蕃惶駭。夜遁。又遣大將李忠義屯苑中。渭北節度王仲昇守朝堂。子儀大軍至澧西。射生將王撫自署京尹。城中擾亂。撫殺纔定。書聞。命權留守。會元振自知召亂。憚其威名。又懼皇太子不欲還京。勸帝將都洛陽。子儀反覆論奏。二都形勢。語見舊史帝覽奏涕泣曰。

子儀真社稷臣也。遂決意還京。乘輿至。迎謁謝罪。勞以用卿。遲晚至此。加賜鐵券。圖形凌烟閣。帝忠懷恩。頻兵并汾。子瑒又屯榆次。侵掠屬縣。使鎮河中。場遂被殺。其將張惟岳率眾來歸。懷恩懼走靈州。廣德二年。進太尉兼領邠寧涇原河西朔方并吐蕃。招撫觀察使。懷恩誘吐蕃回紇。党項數十萬寇邠州。朝廷大恐。問計安出。對曰。無能為也。懷恩雖稱慄悍。素失士心。今誅思歸之人。劫與俱來。然皆臣故部曲。恩信素結。彼忍以兵相向乎。帝信之。命屯奉天。先驅已至。諸將請擊。論以客兵深入。利於速戰。緩之當自携。或迫之是速。其圖勝負未可必。有敢言戰者斬。堅壁數日。果不戰而退。自涇陽入朝。恩賚崇。纒進尚書令。以本朝太宗任此累聖。曠員不置。帝許其辭。賜以美人六。從者八。并車服帷帳珍玩之具。永泰元年。復命都統河南道節度行營鎮



河中懷恩盡誘吐蕃回紇党項羗渾奴刺三十萬衆掠涇邠躡鳳翔入醴泉奉天京師大震帝下詔親征急召子儀回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敵圍已合使李國臣高昇魏楚玉陳回光朱元宗各當一面身率鎧騎二千出入陣中回紇怪問是誰報曰郭令公又問天可汗安在答曰天子萬壽回紇大驚曰曩者懷恩言天可汗棄天下令公卽世中國無主故我從以來豈知天可汗無恙令公又在今始知其詐子儀使諭以昔涉萬里助復二京休戚與我同之今乃棄舊好助叛臣何其愚耶彼背主棄親於汝何存回紇尚未信願得親見左右皆諫回紇野心難信子儀不聽自度彼衆十倍朝廷力不敵將示以至誠或請以五百騎從亦不聽卽傳呼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徐隨數十騎出免胄見其大酋問諸君安乎久同忠誼何至於此酋咸捨兵下馬拜

曰果吾父也卽召與飲遣之錦綵結誓如初因說以本國與吐蕃甥舅至親無故爲逆若倒戈乘之特爲甚矧在野畜物方數百里皆天賜不可以失回紇又聞懷恩暴死患無所統遂許諾遣首領石野那等從入朝吐蕃知其謀夜遁遣白元光合回紇衆追躡大軍繼之勝於靈臺西原斬級五萬俘萬人盡還所掠士女資畜不可勝計來朝加實封二百戶復還河中自是吐蕃累寇涇州并靈武敗之於涇陽奉天之間時議馬璘孤軍在邠徙之涇陽命子儀兼邠原慶節度使移鎮邠州大曆九年入朝對延英上言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羗戎北虞獫狁曩時戰士十萬馬三萬匹僅支一隅禍亂以來東征西討士無寧歲頃遭懷恩傷殘又亡三分之一今吐蕃兼吞河隴雜羗渾之衆歲入郊畿勢踰十倍臣所統士不當賊四之一馬不當百之二臣惟

今日兵非不足但簡練不至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廣勢分願
陛下更詢讜議慎擇名將抽諸道精卒合四五萬列屯北邊其
兩河江淮大小鎮兵虛殫廩給未經教閱請追赴關中閑習武
藝令知戰勝攻取之法如臣衰老願避賢路不許德宗嗣位詔
攝冢宰克山陵使賜號尚父進太尉中書令增實封通前二千
戶給千五百人糧馬芻二百匹盡罷所領使納帥節建中二年
疾病詔遣舒王至第省問薨年八十五帝悼痛廢朝五日詔羣
臣往弔贈太師陪葬建陵帝御安福門哭過其喪百官陪位謚
曰忠武詔配饗代宗廟廷墳例崇丈八尺特增丈以表元功爲
人事上誠御下恕賞罰必信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輒得士心
握兵處外無纖芥顧望一間詔命卽日引道屢陷敵圍竟免於
難前後遭權倖忌害卒不得行朝恩至使人發其父墓入朝中
外懼有變帝亦唁之引以自咎號泣而言臣不能禁士殘人之
墓今天譴不孝非人所爲朝恩出錢數萬列宴私第元載告以
將謀不利甲者願從不聽獨以家僮十數往朝恩反誣語以所
聞泣曰非公長者能無致疑田承嗣嘗因其使至西望拜曰茲
膝不屈于人久矣李靈耀據汴州遺絕公私財賦獨子儀封幣
道其境不敢留持兵衛送麾下李懷光常謙光渾瑊宿將數十
皆位王侯聽其願指進退無所趨起幕府顯官前後六十餘員
歲入官俸二十四萬私利不預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
巷家衆三千出入不知其處賜與良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可勝
紀帝嘗不名呼爲大臣天下以身爲安危者二十餘年校中書
令考二十四八子七婿皆列于朝諸孫不能盡識日進問安頷
之而已惟以讒怒誣奏判官張譚杖殺之時稱其薄弟幼明性

謹愿無過喜賓客終少府監贈太子太傅子曜性孝友沈靜
資貌瑰傑留治家自處儉朴庭無間言累辟藩府以功爲開陽
府果毅都尉至德初蔭授衛尉卿進太子詹事封太原郡公父
卒襲代國公加太子少保分所食二千戶與弟晞駿映曙人二
百五十戶未幾復各減五十戶封其子鋒晤子鏞等各百戶遺
命上四朝所賜名馬珍物德宗復以賜悉散諸弟居喪以禮雖
病不敢茹葷後盧杞忌勳族姦人多論奪田宅奴婢皆太僕趙
縱少府李洞清光祿王宰以次得罪曜大恐賴宰相張鎰保護
乃全卒贈太子太傅謚曰孝晞善騎射累從征伐復兩京進
鴻臚卿父誅河中首惡支黨猶懷貳賴選親兵晝夜防警以備
非常奸人不得發以功拜殿中監懷恩之亂加御史中丞領朔
方軍援邠州與馬璘合擊破之虜復陣涇水北遣率步兵五千
騎五百襲之慮兵寡須募賊半濟乃擊斬首五千級加御史大
夫父固讓止之俄進左散騎常侍歷工部尚書朱泚亂方岳父
喪南走山谷賊昇致欲汙以官祥疇不容露兵脅之亦不動數
以城中事貽書李晟遂奔奉天駕還改太子賓客累封趙國公
卒贈兵部尚書昭代宗朝累官司農卿建中三年爲舒王誼
大元帥府都押衙檢校左庶子從憲宗幸山南轉太府卿與功
臣子李昇韋清令狐建等更挾帝馮以行時以路險且虞姦變
各願竭忠帝嘉之還京拜左金吾大將軍終邢國公諡肅宗
末爲四鎮留後阻絕十五年至建中二年始與伊西北庭節度
使曹令忠遣使入朝德宗嘉之詔加令忠北庭大都護四鎮節
度留後賜姓名李元忠斯安西大都護四鎮節度使諸將吏皆
超七資叙官

册曰古稱大將功名實多。責以大義。人百其那。用濟苦言。
道見弘懷恩自詘。豎終凶。諸叛鏡磨。仗我一誠。服彼衆

兼全。天寶祐公。試觀前後。誰與比同。
又曰萬骨既枯。一將成功。孰能艾後。况以考終。五福

李光弼。營州柳城人。其先本契丹酋長。父楷。洛武后時入朝。累
官左羽林大將軍。開元初為朔方節度副使。封薊國公。吐蕃寇

河源。率精兵擊走之。師還。卒于道。贈營州都督。謚曰忠烈。光弼
幼時持節行。讀書執禮。父憂。終喪。不入妻室。及長。善騎射。嚴毅

沉果。有大畧。起家左親衛郎中。天寶初。遷左清道。率兼安北都
虞候。河西王忠嗣厚遇之。補行軍司馬。克赤水軍使。許以異時

必為名將。俄襲父封。以破土谷渾。功進雲麾將軍。單于副都護。
安思順表朔方副使。知留後事。愛其才。欲妻以女。辭疾不從。初

與子儀俱為牙門都將。心不相能。雖同飲食。常睨視。不交一語。
及子儀代思順。光弼欲亡去。計未決。入見。自言一死固甘。乞免

妻子。子儀趨下。持手上堂。涕泣相勉。祿山亂。哥舒翰奏還京師。
玄宗求良將。可任河北河東事者。子儀薦其能。詔攝御史大夫。

持節河東節度副大使。兼雲中太守。尋改魏郡守。充河北採訪
使。領朔方兵。出土門東。救常山。次真定。常山子弟執安思義降。

得而不殺。問以計。答曰。敵兵焮銳。弗能持重。今軍行疲勞。逢敵
不可支。不如按軍入守。料勝而出。圖之。萬全。光弼曰。善。據城以

待。時露齒蔽野。酌而哭之。出為賊幽閉者。厚卹其家。思明兵至。
射以勁弩。徙陣稍北。光弼出其南。夾滹沱而軍。斂旗息鼓。伺其

方飯。襲殺且盡。懼而引去。以奇兵斷其饗路。悉衆東出。井陘與
子儀合擊。思明大敗。走趙郡。希德走鉅鹿。遂收藁城等十餘縣。



進攻趙拔之坐譙門禁士鹵掠城中大悅於是景城河間信都
清河平原博平六郡結營自守以附光弼進圍博陵未下復合
子儀擊思明於常山郡之嘉山又大破之詔加范陽長史兼節
度使欲先取賊巢穴會潼關失守乃拔軍入井陘肅宗詔赴靈
武更授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太原尹北京留守監
軍御史崔衆以前使王承業政弛謬每狎侮之及是慢易如舊
不卽付兵光弼怒收衆斬之威震三軍至德二載思明希德高
秀巖牛延玠等兵十萬來攻太原時銳兵悉赴朔方麾下懦卒
不滿萬乃撤民屋爲車運礮石投賊所及輒死傷賊十二復穿
地道取賊城外詭傷者賊移營于遠陽爲約降伺其近城鼓譟
突出俘斬萬計思明知不可拔引去希德攻之月餘懦兵氣奮
乘其怠惰亟出大破之斬首七萬級亦委資糧而遁又收清冀

橫野等軍擒別將李弘義以歸加檢校司徒遷司空封鄭國公
食實戶八百乾元元年入朝詔朝官四品以上郊迎進兼侍中
與九節度圍相州大戰鄴西敗之以乏統帥進退山已無所稟
承自冬徂春竟未破賊但引漳水以灌其城明年二月思明自
將范陽精兵來援拒戰尤力殺器大當罽大風晦冥諸將各引
退王師南潰所在剽掠獨光弼整衆還太原遂代子儀爲朔方
節度充天下兵馬副元帥以河東騎五百夜入其軍號令一新
左廂兵馬使張用濟憚其嚴與諸將頗有異議待其入謁斬之
代以辛京果將數千騎出次汜水縣都兵馬使僕固懷恩懼先
期而至光弼次汴州問許叔冀降思明乘勝西嚮乃敦陣徐行
趨東京與留守韋陟謀賊方新勝難與爭鋒欲屈之以計奈無
見糧危逼難守不如移軍河陽北阻澤潞勝則出敗則守表裏

應賊不得西此猿臂勢也判官韋損言東都帝宅何不守之
 答曰汜水嶢嶺盡為賊蹊何能盡守遂檄河南官吏避賊身率
 五百騎殿開無留人思明至偃師光弼悉軍趨河陽賊遊騎已
 抵洛城我兵方至石橋會日暮持炬徐行與賊相隨而不敢逼
 乙夜入三城排闥守備號令嚴明與士卒均甘苦咸願力戰賊
 憚威器未敢犯官闕頓白馬祠治塹築堤踰月來攻與戰中渾
 城西大破之斬首千級溺死甚衆生執五千南城守將李抱玉
 敗賊帥周摯復攻中渾荔非元禮又敗之賊潰併與安太清攻
 北城光弼登陴望曰彼軍雖銳而嵩不足虞也日中當破及期
 未決召諸將問賊陣何所最堅曰西北隅召郝廷玉加騎兵三
 百令曰為我破之復問其次曰東南隅召論惟貞益以鐵騎二
 百出賜馬分給二人自以刀紉鞵中有決死之志執大旗令望

吾三麾至地諸軍畢入生死以之既而廷玉軍不能前趨左右
 取其首來廷玉曰馬中矢非却也乃命易他馬右裨將援矛刺
 賊洞馬腹中數人賜以絹諸軍爭奮賊衆奔敗斬首萬餘級俘
 人馬萬軍資器械億萬計禽周摯徐瓚玉李秦授惟太清走保
 懷州思明未知猶攻南城示以所俘始大懼築壘自固光弼西
 向拜舞三軍感動上元元年加太尉中書令進固懷州思明來
 救迎戰于沁水之上又敗之光弼壁野水渡既夕還軍留牙將
 雍希顥守營令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必使劫我爾留
 此賊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至暮日越果以鐵騎五百至聞已
 去謂其下曰我受命取大將不爾無還今顧獲希顥歸不免死
 遂降表授特進兼右金吾衛大將軍暉聞之亦降皆如所料諸
 軍決丹水灌懷州未下令廷玉由地道入王師乘城禽安太清

楊希仲送京師獻俘太廟加實戶一千五百魚朝恩信賊間語云將士皆北人謳吟思歸屢上滅賊狀光弼爭言賊方銳未可輕動會懷恩亦害其功潛附朝恩言賊可滅上遣中使督戰不得已進軍邠山北懷恩請陣諸原光弼謂不如據險懷恩不從賊據高原設伏委物僞遁官軍爭剽獲伏發大潰懷州復陷抱玉亦棄河陽光弼渡河保閩喜抗表請罪帝以懷恩違令覆軍不罪優詔徵朝恩讓太尉副元帥更開府儀同三司晉絳二州節度使未幾復舊令知河南淮東西山南東荆南五道節度行營事帝賦詩以餞輿疾就道出賊不意疾驅入徐州時朝義乘勝進畧申光等十三州而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使田神功擊走之神功初平劉展逗留淮南尚衡殷仲卿相攻于兗鄆來瑱旅拒于襄陽至是皆服相繼立功并赴闕其爲諸將所憚若

此竇應元年進封臨淮郡王以破浙東賊袁晁功增實戶二千與一子三品階賜鐵券名藏太廟圖形凌烟閣朝恩與程元振深忌嫉之日謀讒間諸將郝廷玉等陰懷去就多不稟命恚忿成疾適吐蕃寇京師徵入救援懼禍遷延不至帝幸陝還拜東都留守察其去就頒詔未至且往徐州收賦自給帝遣中使臨問又令子儀自河中輦繼母李氏還京以弟光進爲太子太保以慰安之二年病篤遂薨年五十七贈太保謚武穆輟朝三日遣使監護喪事弔卹其母封韓國太夫人詔百官送葬延平門外生平本起戎鹵不素染中國禮義而能事母以孝與弟友愛遭時變故拔任兵柄料敵制勝謀定後戰常以少覆衆師行嚴整賞信罰明士卒爭奮毅然有古良將風天下服其威名與郭子儀等其與相代營壘士卒麾幟一無所更而經其號令氣色

益白精明故世稱郭李。子彙幼有志操廉介自將初從賈耽為裨將奏兼御史大夫元和初分徐州符離為宿州以光弼有遺愛擢為刺史遷涇原節度使罷軍中雜徭出俸錢贖將士質賣子還其家卒贈工部尚書。弟光進字太應繼母所出初為房瑄裨將兵敗獲宥代宗進御史大夫封涼國公自至德後與李輔國並掌禁兵委以心符元被讒出為渭北邠寧節度使永泰初封武威郡王卒。麾下荔非元禮起裨將累御史中丞從守河陽光弼方壁中渾周摯聞之遂捨南城併力來攻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植小旗城東北隅望摯軍摯恃衆直逼城以車載木驚植車麾兵填塹入道並進光弼讓以何為賊過不顧元禮問公方欲守耶戰耶光弼曰戰然則賊為我實塹何讓焉謝曰吾慮不及公勉之元禮遂出戰視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以伺其怠光弼望見遽使召之顧麾下曰公來召殆欲斬我爾死有名無庸愛戮乃下馬持刀噴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皆當百遂斬賊數百首擊遁去以功遷驃騎大將軍代李嗣業為懷州刺史知鎮西北庭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徙軍翼城開光弼兵敗為麾下所害。郝廷玉驍勇善格鬪為光弼愛將以禽徐璜玉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從光弼鎮徐州薨後代宗授神策將軍吐蕃犯京畿與馬璘屯中渭橋魚朝恩聞其善布陣請觀之乃申號令鳴鼓角部伍坐作進退齊一朝恩嘆曰吾處兵間久今始識訓練法廷玉惻然曰此非其所能乃臨淮王遺法也王每校旗不如令者輒斬故人皆自効赴蹈馳突心破膽裂自王歿無復校旗事此安足賞哉後為河南王縉都知兵馬使至秦州刺史卒贈工部尚書。李

國臣河西人本姓安力能挾關以折衝從收魚海王城遷中郎將後爲朔方將積勞擢雲麾大將軍賜今姓從守河陽累封臨川郡王大曆八年爲鹽州刺史吐蕃敗渾瑊於黃菩原將畧汧隴國臣謂人曰敵乘勝必擾京師我若趨秦原彼當反顧乃引兵登安樂山鳴鼓而西日行三十里吐蕃聞之自百里城回軍踰險城因擊敗之卒贈揚州大都督白孝德安西胡人爲偏裨驍悍有膽力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挑戰加右足馬鬣上媢罵光弼顧諸將取之懷恩請行止曰是非大將所宜乃撫孝德背令以五十騎進孝德擁二矛攬轡便辟絕河半濟懷恩賀曰事克矣保可萬全龍仙易之罵不止瞋目曰賊識我乎躍馬前搏城上因大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環隄走追斬其首以還後累功至北庭行營節度使徙鄯寧懷恩引吐蕃入寇孝德擊敗之永泰初回紇約盟吐蕃退走子儀使追之失戰赤沙烽斬獲甚衆累封昌化郡王歷檢校刑部尚書太子少傅卒贈太保張伯儀魏州人以討袁晁功第一擢睦州刺史後爲江陵節度使樸厚不知書然推誠遇人軍中畏服民亦便之李希烈反詔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戰不利伯儀中流矢師却失所持節賊追及奮力以禦之兩刃相嚮不得下會救至免至漢水拏野人船以達河州收散卒而還久之除右龍武統軍卒贈揚州大都督朝廷以爲雖敗其忠可錄謚之曰恭白元光其先突厥人父道生歷寧朔州刺史元光初隸朔方軍補節度先鋒領所部結義營長驅從光弼出土門累遷太子詹事封南陽郡王爲兩都遊奕使長安平率兵清宮進擊餘寇身被數創肅宗躬爲傅藥轉衛尉卿思明攻河陽召主騎軍後歷靈武留後定遠城

使卒贈越州都督陳利貞范陽人初爲平盧將從光弼軍河南遣與郝廷玉救張巡見其輕騎出入武藝勝已妻之以女及歸薦之自行間授太子賓客封靜戎郡王哥舒曜討李希烈詔爲前鋒次剡城賊衆大集出奇兵五百橫擣其右賊鋒詘數月不敢前及攻襄城經七十日登陴捍守未嘗櫛沐非議事不下城朱泚反張廷芝部下合謀應泚遂出奔而利貞麾下亦從爲亂夜半難作利貞拔劍當軍門大呼曰欲過者先殺我衆畏其勇乃止德宗嘉之擢汝州防禦使以疽發首卒自恨不得死所誤仲莊蔚州人爲光弼先鋒授忠武將軍禽安太清加冠軍將軍懷恩反時爲都將訓兵自守人畏其鋒及敗于儀引爲腹心封上谷郡王克神策京西將德宗幸奉天遷左衛將軍爲防城使修壘堞晝夜執戈徼循從幸興元殿軍駱谷授防禦招收

使還都復鎮奉天幾二十年卒贈洪州都督柏良器字公亮魏州人少學擊劍以父造爲獲嘉令死祿山難欲報賊仇父友王奐爲光弼從事見之曰爾領女似臨淮王而黑子似顏平原殆能立功乃薦之光弼授以兵平山越遷左武衛中郎將隸浙西預平袁晁方清其後潘紳虎胡參分據小傷蒸里又擊破之年二十四更戰陣六十二李希烈圍寧陵命良器往救擇弩手善游者沿汴渠夜入及旦賊乘城伏弩發皆死錄功封平原郡王入知左神策軍事圖形凌烟閣終左領軍衛大將軍贈陝州大都督子耆烏承珖字德潤張掖人開元中與族兄承恩皆爲平盧先鋒沉勇有決斷號轅門二龍契丹可突于殺其王邵固降突厥而奚亦亂其王魯蘓挈族屬及仰固妻子自歸詔承珖擊之破于捺祿山言於節度使趙含章二豎本劇賊前日戰

而北非畏我乃誘我也公宜高銳以折其謀合章不信後戰白
城果大敗承玘獨按陣出其右斬首萬計可突于奔北渤海大
武藝與弟門藝來奔詔發范陽新羅兵十萬討之無功武藝遣
客刺門藝于東都引兵至馬都山屠城邑承玘窒要路塹以大
石亘四百里賊不得入流民得還士少休脫鎰而耕歲省度支
運錢始承恩爲冀州刺史失守思明護送東都肅宗使自雲中
趨幽州開說思明與承玘謀殺之不克死承玘來奔光弼
表爲冠軍將軍封昌化郡王轉石嶺軍使王思禮爲節度使軍
政倚辦焉久之移疾還京師卒年九十六子重胤

冊曰臨淮肇興卓有至性韓白匪倫孫吳墮行耽書好古
不專制勝蔽于口舌遭時不幸畏心一生遷延無定卒以
憂終豈曰天命所以汾陽朝聞夕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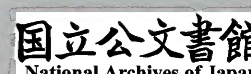
李嗣業高陵人長七尺膂力絕衆開元中從安西都護來羅討
十姓蘓祿先登捕鹵累功署昭武校尉善用陌刀每戰必爲先
鋒所嚮推北馬靈晉出戰必與俱高仙芝討勃律與中郎將田
珍並爲左右陌刀將時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聯木
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濟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破賊不者皆
死嗣業提步士升山四面擊賊又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賊
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
之授右威衛將軍從平石闕及突騎施以跳盪先鋒加特進敵
號爲神通大將初仙芝特以計襲取石國其子出奔因構諸蕃
以告大食連兵攻四鎮仙芝率兵二萬深入爲大食所敗事急
嗣業謀曰將軍深入賊境後援旣絕而大食乘勝諸賊銳于鬪
我與將軍俱死尚誰報朝廷者不如守白石嶺以爲後計仙芝

曰吾方收合餘燼明日復戰嗣業曰事去矣不可坐須蘓醜即
 馳守白石會拔汗那還輜餉塞道不可騁嗣業懼追及手挺麈
 擊人馬斃仆者數百賊駭走仙芝乃得還表嗣業功進右金吾
 大將軍留為疏勒鎮使城一隅地屢築輒壞嗣業祈之有白龍
 地因其處叢祠以祭城遂堅漢耿恭故井久涸禱已泉復出初
 討勃律時通道葱嶺有大石塞隘以足蹶抵穿壑識者以為至
 誠所感天寶十二載加驃騎大將軍入朝賜宴酒醉起舞帝寵
 之賜綵血錢物為解醒具聞詔討祿山自安西即日引道與諸
 將制臂盟所過郡縣秋毫不犯謁帝鳳翔大喜拜為先鋒將與
 子儀懷恩犄角恒持巨楯以鬪賊輒崩潰進四鎮北庭行軍兵
 馬使從收長安令紇前軍賊首李歸仁挑戰王師逐之賊大出
 掩擊我師陣亂嗣業語子儀事急矣若不陷萬死取一生則軍
 無隳類即袒而大呼持長刀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部下二
 千皆陷刀柯斧如堵而進所向無敵復與回紇葉護太子合勢
 擊賊伏兵遶出賊背賊填澗壑死者幾半官軍至陝西又與子
 儀遇賊于新店力戰數合我師初勝後敗急相應接與回紇表
 裏齊進賊走河北兩京平論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封號
 國公實封戶二百兼懷州刺史北庭行營節度使同圍相州諸
 將無功獨嗣業被堅數奮衝突肩刃中流矢臥方愈忽聞賊戰
 愁思罔大呼創潰血流數升卒上聞之驚悼贈武威郡王謚曰
 忠勇生平憂國忠毅不計居產前後賞賜皆上于官以助軍子
 佐國襲爵歷丹王府長史卒推嗣業功贈宋州刺史
 馬璘扶風人祖正會右威衛將軍父晟右司禦率府兵曹參軍
 璘少孤不知學年二十始奮發武幹絕倫開元末挾策從安西

節度府以少擊衆遂建奇勞累遷金吾衛將軍至德初王室多
難忠勇目奮統精甲三千自北庭赴鳳翔委以東討殄寇陝郊
破賊河陽皆立殊効李光弼拒史朝義陣北邙山諸將貽愕未
敢進璘率部士五百出入賊陣三反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
年未見雄捷如馬將軍者遷試太常卿吐蕃寇邊命授河西懷
恩叛引還問關轉鬪至鳳翔吐蕃圍城節度孫志直嬰守璘突
入縣門不解甲卽出戰背城而陣賊潰率輕騎追之斬數千級
漂血丹渠雄名益振代宗還引見慰勞擢兼御史大夫永泰初
拜四鎮行營節度南道和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殘寇俄檢校工
部尚書充北庭行營節度使繕屯壁爲戰守具令肅不殘
人樂爲川敵不敢犯爲中興銳將有卒元日犯盜恐人伺隙
戮之旱撤土龍巫禱責躬修政已而大雨歲反大穰在涇八年

以州逼西戎歲犯郊境移鎮涇原兼權鳳翔隴右節度使
以鄭穎二州隸之生平詞氣慷慨以破賊爲已在大曆八年吐
蕃內寇渾瑊戰宜祿不利璘設伏潘原與賊合擊破之前後俘
斬數萬進檢校右僕射賞賜無筭治第京師尤爲宏侈明年入
朝知尚書省事詔宰臣百僚送進封扶風郡王卒於軍年五十
六贈司徒謚曰武

田神功黃州南宮人本起微賤天寶末爲縣史陷賊會河朔兵
興上元初署平盧兵馬使率衆歸朝從李忠臣收滄德攻相州
拒杏園後守陳留戰不勝與許叔冀復降史思明使與南德信
劉從諫畧江淮遂襲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并將其兵來歸詔
拜鴻臚卿戰於鄭州破賊四千生擒將四人牛馬器械不可勝
計俄襲敬缸鄆州不克劉展反鄧景山引以助討入揚州衆不



張簡金 卷之二十一
整大掠居人商賈貴貨兼發冢墓死者不計生民受害既而擒
展送京師遷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鄆節度使時賊圍
宋州急光弼奏往救賊解去又被法子營復攻敬缸降之朝義
聞亦奔下博進封信都郡王徙河南節度汴宋八州觀察使大
曆二年來朝加檢校右僕射又判左僕射知省事加太子太師
還鎮爲人忠朴幹勇事母以孝聞始嘗驕倨自如見光弼待官
屬鈞禮乃折節謙損旣而寢疾宋之將吏爲禳祈報恩八年自
力入朝卒代宗爲撤樂贈司徒詔其弟曹州刺史神玉知汴宋
留後加檢校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河陽澤潞等節度兵馬會
李承昭討田承嗣卒

李抱玉本安興貴曾孫世居河西始名重璋少從軍爲騎射沈
毅有謀小心忠謹爲光弼裨校屢戰有功耻與逆臣共宗
賜今姓名徙籍京兆舉族從之進至右羽林大將軍知軍事擢
陳鄭潁亳節度使與光弼守河陽賊帥周孽領安太清徐瑋玉
等先攻南城將陷給以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兵以俟抱
玉因得繕完設備賊怒其欺急攻之抱玉更出奇兵表裏夾擊
俘殺甚衆賊乃捨去因不能西論功第一封樂城縣公代宗立
兼澤潞節度使統相衛儀邢十一州兵以功授司空兼兵部尚
書爵涼國公廣德初乘輿避蕃京師南面子午等五谷羣盜徧
滿詔薛景仙招捕不克更詔抱玉兼鳳翔隴右節度使討之探
知賊帥根柢分兵先守諸谷次遣牙將李崇客自桃林虢川襲
之賊帥高玉方會諸偷遠爲精騎所掩擒獻渠首大索支黨悉
斬之不閱旬五谷平大曆二年來朝加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充河西隴右副元帥仍還鎮岐陽國之西門在職十餘

年禁暴安民時稱良將卒年七十四贈太保諡曰昭武 從弟
抱真字太玄沉慮有斷兄帥澤潞屬以軍事授汾州別駕值僕
固懷恩反挺身歸朝代宗方憂懷恩所將朔方兵精又倚回紇
召問破賊之狀答曰懷恩欺其下妄謂郭子儀為魚朝恩所殺
今起子儀將兵是伐其謀兵可不戰解也既而果如其策遷殿
中少監充陳鄭澤潞節度留後願得一州自試更授澤州刺史
兼澤潞節度副使居二年徙懷州仍為懷澤潞觀察留後凡八
年密揣山東有變地當兵衝乃籍民三丁擇一蠲其徭租給以
弓矢令閑月曹偶習射歲終大校第其能否賞罰之得卒二萬
不費官廩練習頗精天下稱昭義步兵為諸軍冠久之擢行軍
司馬權磁邢兵馬留後德宗嗣位檢校工部尚書領昭義節度
使與馬燧李晟合神策軍救邢洛之圍張田悅丁雙岡斬其將

楊朝光以功授兵部尚書復與悅戰洹水走之進圍魏悅戰於
下大敗進右僕射聞駕幸奉天各引還屯時李希烈陷汴李納
反鄆李懷光反河中抱真獨以三州外抗羣賊內輯軍士為眾
所憚與元初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倪國公進爵
義陽郡王遣客賈林以大義說王武俊使合擊朱滔武俊外雖
許諾內尚猶豫抱真將自造其壘諉軍事於司馬盧玄卿曰吾
此行繫時安危使遂不還惟部勒以聽朝命勵兵東向雪吾之
耻卽從數騎馳入見武俊曰此與希烈爭竊帝號滔攻貝州此
其志皆欲自肆于天下足下既不能與競長雄顧捨九葉天子
而臣反寇乎且詔書罪已禹湯之心也方上暴露播越公能自
安乎因持武俊涕下交頤武俊感泣指天以誓曰此身已許公
死矣遂與結為昆弟而別且日合戰大破滔于經城進檢校司

空實封六百戶貞元初朝京師復還鎮天下稍無變事乃飾臺沼自娛性喜賢士雖小善皆卑辭厚幣致之晚好方士惑孫季長言丹發而卒年六十二贈太保

此帝

此帝

此帝

此帝

此帝

弘治錄卷之二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蓮平校關

功臣 唐三之四

李晟 子愿 憲 愨 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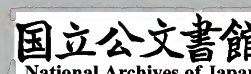
馬燧 子暢

泚城 子鎬 鐵

戴休顏 李元諒

韓游瓌 李廣 弘附

李晟字長器洮州臨潭人世為隴右裨將以勇力聞晟幼孤奉母孝年十八雄烈才武超出倫輩往事河西王忠嗣從擊吐蕃有悍酋乘城殺傷士眾募善射者晟一矢殪之三軍懽奮忠嗣撫其背曰萬人敵也鳳翔節度高昇召署列將從擊疊州羗於高當川及宕州羗於罕山皆破之遷左羽林大將軍廣德初鳳翔孫志貞令總遊兵擊党項有功授特進試太常卿大曆初李



抱玉奏爲鳳翔右軍將會吐蕃寇靈州授以兵五千祇受千人
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有餘遂由大震關趨臨洮屠定秦堡執
堡帥慕容谷鍾乃遁去加開府儀同三司俄爲右金吾大將軍
充涇原四鎮北庭兵馬使馬璘與吐蕃戰鹽倉敗績晟率遊兵
長璘以歸封合川郡王璘內忌晟威畧使入朝代宗留爲右神
策都將德宗初吐蕃寇劍南崔寧未還蜀士大震詔將神策兵
救之進踰湫天拔飛越廓清肅寧等三城絕大渡河斬獲千級
乃還建中二年命爲神策先鋒令三帥乘冰渡洺水大敗田悅
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尋兼魏府左司馬滔與武俊圍
康日知方亟抱真分兵二千戍邢燧怒欲班師晟曰邢趙比壤
吾三帥奉命東討而賊以兵加趙是邢有晝夜憂李公分衆守
之不爲過公奈何遽引去燧悟釋然卽遣抱真壘與交歡又請
以兵趨定州合張孝忠以圖范陽則武俊等當捨趙帝壯其謀
授御史大夫卽神策三將莫仁暉趙光銑杜季泚咸隸焉始自
魏引而北武俊果解去晟留趙三日卽與孝忠連兵北畧恒州
圍滔將鄭景濟於清苑決水灌其軍悅武俊引兵來援戰十日
樓用步騎擊破之景濟益急滔等大懼悉起兵圍晟軍晟內攻
景濟外抗滔等自正至五月不解疾甚不能興軍中謀還定州
疾間將復進適詔赴奉天難卽日戒晟孝忠以軍介二盜間倚
晟爲重數止晟無西晟因親將解玉帶并良馬謝孝忠泣言天
子播越人臣當百舍一息必死後已乃以子憑約婚爲質使譬
曉孝忠始得踰飛狐次代州詔加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
度使賜實封二百戶進臨渭北所過樵蕪無犯渭南有劉德信
軍自扈澗敗還豳縱無制及是入謝責其致敗斬之并將其軍

無敢動。氣勢益振。李懷光方軍咸陽。不欲晟當一面。以分已功。請與合兵從之。引趨陳濤斜。與懷光聯壘。每出與賊戰。晟錦裘繡帽。指顧陣前。懷光望見。惡之。曰。將務持重。豈宜自表爲賊之餌。答曰。昔在涇原。士頗相畏。欲令見之。以奪其心。懷光不悅。遷延有異志。晟間使說以賊據京邑。天子暴露于外。願公速進。晟爲先驅。拒而不納。甫至都城。懷光軍多鹵掠。忌晟整戢。以爲立異。欲分濶所鹵。辭不敢受。輒計沮撓。其軍奏言。平時神策軍賦。紕比方鎮。厚今寇亂。不可有異。惟陛下裁處。帝思財力不贍。無可以處遣。陸贄臨諭令二軍參議所宜。懷光言。稟賜不均。何能使戰。陰計交還朱泚反迹。寢露晟請先制其變。以爲備禦。要在通達蜀漢之路。請以裨佐趙光銑。唐良臣并增張彧爲洋利劍。三州刺史各勒兵五百以防未然。帝未許。而吐蕃請發兵助。

帝乃議幸咸陽。親督諸將破賊。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時尚與李建徽。陽惠元。聯屯。適有使者至。晟遽下令曰。有詔徙屯。卽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二將果爲懷光所并。帝進狩梁州。駱谷道隘。供儲不豫。從官皆乏食。帝始嘆曰。早用晟言。三蜀可坐至也。復顧渾城。言渭橋在城腹中。其軍孤絕。晟能辨勝否。瑊奏晟秉義挺忠。卒然不可奪。臣策之必破。城帝乃安。亟遣晟將張少弘。傳口詔進左僕射。同平章事。受命拜泣。自任以收復京師。益繕甲兵。治陴陘。卑辭厚幣。致誠於懷光。假張彧京兆少尹。擇官吏調渭北畿縣芻糧。不淹旬具足。乃陳兵下令曰。車駕西巡。關中無主。吾等受國厚恩。不乘此時誅滅元兇。致其死命。非豪傑也。渭橋橫跨大州。斷賊首尾。宜早戮力一心。再興王室。士皆雪泣曰。惟公所命。時駱元光以華州衆守潼關。尚可孤以

神策兵保七盤皆受晟節度而戴休顏韓游瓌復舉奉天邠寧軍來從晟軍大振移書顯讓懷光使破賊自贖不聽會其下多携貳畏懼晟襲乃自馮翊據河中故神策將孟涉段威勇咸自拔歸表授檢校尚書御史大夫顯職而以晟兼河中尹克晉絳慈隰節度使益實封三百戶以制懷光俄又兼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拓討使請帝駐蹕梁漢以繫天下望復詔加諸道兵馬副元帥奏張彧自副李敬仲節度判官鄭雲逵行軍司馬唐良臣戴休顏皆從之自以一身許國其家爲賊質皆不顧言輒流涕曰主上安有敢言家乎泚使人告以公家無恙怒爲賊聞立斬之素與下同甘苦時盛夏春服未至不衣縑素惟恃忠藎奮激故心無携怨以五月三日耀兵臨都門度其可用明晨大會諸將圖謀所向衆請先拔外城晟曰外城有里閭之隘脫有驚動似非弔民伐罪之義矧賊重兵精甲悉聚苑中今宜直擊之披其心腹必圖走不暇庶可保安宮闕兼存坊市策之上也諸將曰善卽移檄城元光可孤協同進兵晦前五日晟移壁光泰門慮賊不出方以爲憂俄而賊將張庭芝李希倩求戰晟喜曰天贊我也勒吳詵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鏖擊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攻之急晟遣李演孟華以精騎馳救中軍譟而從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賊郤偃尸相藉餘衆走白華咸大哭聲徹于曉諸將請待西師晟曰賊旣敗當乘機撲殄苟俟西軍是容其爲計豈吾利耶乃於二十八日悉軍陣光泰門使王佖李演將騎史萬頃將步抵死北先於夜中穴墻二百步爲道北至賊已樹柵晟怒將行軍法諸將懼萬頃先登柵以入佖督騎繼之賊崩潰執其將段誠諫大兵分道進雷譟震地令言庭

臣唐四

芝希倩等殊死鬪。晟使唐良臣趙良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奔突。賊十餘遇皆北。賊入白華。賊伏千騎出官軍背。晟自引麾下百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驚潰。擒賊略盡。泚率殘衆萬人西走。餘黨悉降。晟引軍屯含光殿前而已。舍右金吾仗下令軍中五日內不得輒通家。問遣京尹并二縣令分慰居人。秋毫無擾。別將高明曜取賊妓司馬仙。取賊二馬。卽斬以徇。坊人遠者信宿方知王師之入。明日引屯安國寺。使孟涉屯白華。可孤屯墜仙門。元光屯章敬寺。斬賊將李希倩等八人。表守節程振之。劉迴。劉沆。趙曄。薛岌等。擇文武攝臺省官。以俟乘輿。條其脇從。請以不死。露布至梁。帝覽之泣涕。羣臣拜賀。咸言晟蕩掃兇。愍市不易肆。民不知兵。雖三代行師無以加。帝曰：天生此人以爲社稷萬民。豈獨朕哉。詔拜司徒兼中書令。請自往迎。扈不許。遣大將吳詵將兵至寶鷄。清道俟駕至。以戎服見于三橋。帝慰馬勞之。頓首再拜。先賀克殄大盜。廟朝安復。已卽跪陳不能指。曰：破賊致乘輿再狩。不職之罪。伏于道左。請死。帝爲掩涕。命給事中齊映掖起之。入京。詔贈其父欽太子太保。母王氏代國夫人。賜以涇陽上田。延平門林園。帝自爲文紀功勳。皇太子書碑立于東渭橋。以示後世。始晟移屯時。遇熒惑守歲久。乃退衆皆賀。以爲國家之利。勸晟出兵。以爲天道難知。却之。至是乃曰：兵可使用。不可使知。嘗聞五緯盈縮。不常苟一夕復來守歲。則人心不戰自屈矣。我前拒衆者。以此皆嘆曰：非所及。久之拜鳳翔尹。兼隴右涇原節度行營副元帥。徙封西平郡王。實封千五百戶。李楚琳在京。請與俱往。帝方務安反側。不許。晟治害張鎰。罪殺王斌等十餘人。又托行邊。至涇。執田希鑒。并其黨石奇等。悉

伏誅表右龍武將軍李觀為涇原節度使晟常追咎河隴之陷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貪沓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東徙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征役思唐之心寧有既乎因悉家貲懷輯降附專以訓耕積粟羈制西戎得大酋浪息曩表以王號每鹵使至召置於坐錦袍金帶以夸異之鹵皆指目歆艷吐蕃君臣大懼與尚結贊謀唐之名將特晟與燧瑊三人不去之必為吾患卽遣使卑辭請和興兵踰隴岐故不鹵掠詭言晟召吾來何不備我以是謀間晟選兵三千使甥王佖伏汧陽旁擊其中軍幾獲結贊又遣野詩良輔等攻拔推沙堡殺堡使扈屈律悉蒙等自是結贊屢乞和晟朝京奏言吐蕃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議合請調軍食以給西師上方厭兵疑將臣生事會滉卒晟延賞與晟有隙密言不可久持兵柄更薦劉玄佐李抱真帝

惑其言貞元三年備禮冊拜太尉中書令罷其兵詔乘車輅謁太廟視事尚書省賜良馬二匹錦綵千計是歲吐蕃劫器果如晟言通王府長史丁瓊為延賞擠抑內懷怨望見晟說曰夫惟位高者難全以公之功乃奪兵柄盍早圖之晟驚曰君安得不祥之言執之以聞明年詔為立五廟追贈高祖芝隴州刺史曾祖嵩澤州刺史祖思恭幽州大都督祔神主給牲器牀屋禮官相事詔與馬燧圖像凌烟閣命皇太子書詔文以賜刻石于門七年以臨洮未復詔許附貫萬年九年薨年六十七帝聞流涕廢朝五日詔百官進弔冊贈太師謚曰忠武葬日御望春門臨送百官拜哭憲宗時配饗德宗廟庭仍與屬籍倍宗狩蜀倉部員外郎袁皓采其功烈為典元聖功錄徧賜諸將以表勵之為人沉默有所謀猷雖至親未嘗泄臨下明察凡治軍知某有何

勞其有何長至廝養小善必記姓名深惡朋黨構陷其好善嫉惡一本至誠隆於故舊所厚嵐州刺史譚元澄貶死岳州疏直其枉得贈寧州刺史仍撫成其二子嘗慕魏徵直言危行每進對必審審盡大臣節司馬李叔度以為此儒者事非勲德所賴歛容謝以失言其得備位將相即事有難忍然而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邪言之是非惟上所擇爾叔度慙而退其治家以嚴稱子姪謂見言不及公事崔氏女當歲正歸寧讓以堂上有姑當治酒食即卻還朝廷每有恩賜非宴樂輒不聞鍾鼓聲薨後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致靈座時遣中使至第存撫諸子教戒備至有一善必以聞其眷遇終始無與比者有子十五其聞者四愿少謙謹以父功大召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賓客上柱國居喪得禮服闋同兄弟九人召見咸命以官愿轉左衛大將

軍元和初領夏綏銀育節度使檢校禮部尚書政簡而嚴境內肅然徙武寧軍奉辭討鄆屠城下邑捷奏屢聞以疾用弟愬代召為刑部尚書疾愈志操頓衰授檢校左僕射移鎮鳳翔急於為理惟邈聲色長慶中徙宣武以威刑馭下用妻弟竇綏典親兵驕鷲貪沓牙將李臣則等因眾忿夜斬綏首愿聞變與數人縋而逸其家咸死于兵惟三子匿免亂兵推李芥主後務事聞朝廷念舊不加罪貶隨州刺史入為左金吾大將軍復拜河中尹政跡不改軍政愈弛惟事結納官資隨盡幾致于亂卒贈司徒憲長喜儒以禮法自矜始授太原府參軍更醴泉尉辟于頓襄陽府佐并田弘正從事授衛州刺史以治行稱徙絳州河中兵食仰給于絳歲租與糴常數十萬石故厰保山為固民艱于輸乃更權負載勞費治新倉汾水之濱令載以輸絳人賴利

入爲宗正少卿副胡証送太和公主使回紇還獻入蕃道里記
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太府卿太和中歷江西觀察嶺南節度
使卒年五十六性本明恕善吏治不以勲伐自居所歷咸政績
暴著常詳正大獄活無罪者數百人時議多之 愬字元直性
沉鷲有籌略善騎射初陞補協律郎遷累衛尉少卿早喪所生
爲晉國王夫人所鞠王卒號慟旣練晟薨與憲廬墓側二人最
稱仁孝上聞遣歸徒跣復往知不可奪許之服除授太子右庶
子出更坊晉二州刺史治咸異等加金紫光祿大夫進詹事會
伐蔡輒求自試宰相李逢吉言其可用拜檢校左散騎常侍兼
御史大夫隨唐鄧節度使揣知高霞寓戰敗袁滋遜懦氣勢傷
沮初至無所震發詭言天子知愬柔忍故委以撫養非令吾戰
衆信而安之至乃推誠待士務強卑弱斥娼優屏嬉樂有傷疾

疾病親爲營護賊降輒聽其便給粟帛勞遣云汝乃王人無棄
父母與孤令還葬并恤之衆咸願爲效死無何山川險易與賊
情僞一能曉之居半歲知士可用遣山河十將馬少良擒賊驍
將丁士良至與語辭氣不撓異之因釋其縛署爲捉生將士良
感恩乃獻取吳秀琳策曰文城柵久不能破以陳光洽爲之謀
我能爲公取光洽以降秀琳愬從之果禽以獻親釋其縛署以
爲將仍單騎抵文城柵與秀琳語卽用其衆攻吳房縣取往亡
日擊之賊不爲備破其外城獲將李憲有材勇愬用之更名忠
義秀琳欲遂取吳房愬曰不可恐賊專力以固巢穴不若且留
分其力勢復引遷秀琳又進謀必欲破賊非李祐無與成功愬
乃授其將史用誠計策以祐素易官軍伺於張柴砦刈麥潛引
壯騎伏旁林中播旆於前若將焚麥者彼必來拒卽驅輕騎生

擒以還與李忠義皆待以上客令祐佩刀出入帳下署六院兵馬使專統山南奇材銳士祐捧檄嗚呼諸將多諫不可近此二人不聽日夜與定襲蔡之謀舊令舍謀者族恕刊其令一切撫慰謀者反效以情益悉賊虛實知其隙有可乘先從祐計募敢死士三千號突將親教習之使爲前鋒李忠義副之出文城柵襲破張柴砦殲其戍卒勅士少休復旆而出會大風雨雪偃旗裂膚馬縮士凍吏請所向令曰入蔡州取吳元濟士咸失色監軍泣曰張柴以東陂澤阻與衆未嘗蹈果落祐計分以必死決無生還恕道分輕兵絕洄曲朗山二道行七十里夜半至懸瓠城雪愈甚城旁皆鴛鴦池下令擊之以亂軍聲賊恃吳房朗山之固晏然無知者祐卽坎墉先登殺門者發關忠義從之留持柝傳夜自如黎明雪止恕入駐元濟外宅蔡吏驚曰城陷矣元

濟不信曰是洄曲子弟歸索寒衣爾俄聞號令常侍傳語始曰何常侍得至此率左右登牙城拒戰田進誠兵薄南門元濟請降恕梯而下之不戮一人凡執事帳內厨脫斯役悉用其舊使之不疑兵屯鞠場俟裴度至奉以宰相禮具藥糲候於馬首度辭之恕曰此方廢上下之分久矣請囚示之度乃受恕謂蔡人聳觀明日還屯文城柵詔進檢校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郢八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賜一子五品官元和十三年徙鎮鳳翔會李師道反改帥武寧軍在徐理兵有方畧許以董重質軍中自效至乃署爲牙將戰于金鄉凡十一遇擒賊隊將五十俘滅萬計淄青平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昭義節度賜第興寧里又代田弘正帥魏博會弘正被殺素服令軍中田公撫魏七年使汝富

庶通于王化皆其力也上多其愛理更治鎮人今乃不道而戕
害之是無魏也父兄子弟何以報之衆皆哭又遺牛元翼玉帶
寶劍曰吾與先人以拊大盜平蔡姦者今宜用之以平鎮人元
翼感承不愛其死愬方欲有所制置會疾作不能軍代以田布
除太子少保還東都卒年四十九穆宗聞之震悼贈太尉諡曰
武勳名與父齊等咸冠于世近代未有行已儉約仍父故居無
所增廣與鄭注善議者不以掩其賢 聽字正思七歲蔭爲協
律郎長辟佐于頓府吐突承璀討王承宗拜爲神策行營兵馬
使斬賊驍將憲宗壯之詔圖狀以獻承璀用其計縛盧從史遷
左驍衛將軍出爲蔚州刺史有銅冶自天寶後廢不治官開五
鑪鑄錢日五萬人無犯者移刺安州柳公綽咨以一切軍事聲
振賊中召爲羽林將軍討李師道復刺楚州郟人易淮西兵弱
潛加訓練士皆振奮掩賊不虞使趨連水破泚陽絕龍沮堰遂
取海州攻朐山降之懷仁東海兩城望風送款以功兼御史大
夫夏綬銀宥節度使又徙靈鹽開廢光祿渠復屯田以省轉餉
引溉塞下地千頃後賴其利進檢校工部尚書穆宗初廷臣言
素有執守使代裴度統兵北討幽鎮改兵部尚書克河東節度
使敬宗轉義成軍太和初魏將刁志沼反詔出兵援史憲誠擊
殺有功封涼國公拜一子五品官復討王廷湊亂悉兵屯貝州
路出于魏憲誠懼其襲取衷甲以伺候吏密白聽敕士櫜兵野
次魏人乃安俄憲誠請朝詔聽兼帥魏博遷延不赴魏人怨竭
其府庫遂殺憲誠乘城拒守聽不得入屯于館陶備禦不設魏
兵來襲師驚潰死殆半盡棄輜械晝夜馳免中丞溫造等劾
奏請論如法素以賂遺得權倖心多爲助力罷爲太子少師未

幾復檢校司徒節度邠寧改帥武寧軍有故奴爲徐將不喜聽
來懼而辭疾授太子少保歷鳳翔陳許自恃勲舊不禮鄭注因
倚其過除太保分司開成初再任河中十更方鎮文宗嘆以付
之兵柄不疑退處散地不怨惟聽爲可四年以疾還卒年六十
一贈司徒治官頗苛細急孳斂極意所欲盛飾車馬服玩好方
書擇其驗者題于幃帟墻屋皆滿子琢以家閹擢累義昌平
盧鎮海三節度使以無顯功不爲士大夫稱道數被免官復遷
廣明時沙陀數盜邊琢以宿將拜檢校右僕射蔚朔等州招討
都統行營節度使徙河陽三城坐逗撓下遷刺史卒

冊曰桓桓太師義勇天資運鍾禍亂力拯顛危愬事章武
誅蔡平齊凌煙圖畫父子爲宜

馬燧字洵美系出右扶風徙汝州郟城祖珉左玉鈴衛舍曹叅

軍父季龍舉明孫吳兵法科仕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使兄炫
字弱翁少以儒學聞隱蘓門山不應辟召至德中李光弼掃之
署太原掌書記常叅軍謀歷評事監察御史比部員外刑部
郎中爲田神功宣武節度判官歷連潤二州刺史以清白聞徵
拜右庶子左散騎常侍累刑部侍郎兵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
九燧自少姿度魁傑與諸兄共學見時方多事輟策嘆曰丈夫
當建功業以濟四海渠老一儒哉更學兵書戰策祿山反使賈
循守范陽說與其誅賊將向潤客牛廷玠領其本根使進不得
入關退無所據坐受僉制此不世功也循許之不以時決祿山
遣韓朝陽害之燧走西山隱者徐遐匿之間道遁歸平原聞已
不守復走魏郡寶應中澤潞李抱玉署爲趙城尉當饋餉回紇
恃功恣肆有不稱輒殺人剽士賓介無敢往燧卽自典辦具先

賂酋帥得其信旗誅犯令者迄出境無敢爲暴且告以隱情因
說抱玉曰僕固懷恩樹黨自重裂河北以授薛嵩等四降將其
子瑒佻勇不義將必窺太原公當備之旣而果然嵩自相衛渡
河遣懷恩糧抱玉令燧說嵩絕懷恩自歸朝廷署燧左武衛兵
曹參軍累陞鄭州刺史勸課農田總戶籍歲一稅之人稱其便
徙懷州乘荒亂後瘞藏暴骨務勤教化禁止橫斂將吏有親者
躬造禮之大獲秋稔民賴以濟抱玉守鳳翔表隴州刺史州西
峻山直吐蕃通道敵常出入聚石種樹爲譙櫓設門障之八日
而畢敵不敢近從入朝代宗雅聞其才召見授商州刺史兼御
史中丞水陸轉運使大曆中轉檢校左散騎常侍鎮河陽三城
奉詔與李忠臣討李靈耀師次鄭州遇敵來犯忠臣兵潰將引
歸鄭人震駭燧軍榮澤止之忠臣還收亡卒復振共收賊將張
清於西梁固又獨破靈耀銳卒八千號餓狼軍進至浚儀伯田
悅帥衆助逆忠臣合戰不利燧引四千人爲奇兵擊敗之悅遣
騎遁靈耀亦走汴州平燧知忠臣暴戾讓其功不欲入城出舍
板橋忠臣入汴果爭功擊殺宋州刺史李僧惠燧還河陽十四
年拜檢校工部尚書河東留後進節度使太原承鮑防敗後兵
力單弱燧募廝役數千補騎士教以戰陣悉成精兵造甲分長
短三等稱士所衣戰車前冒猛獸怪象器用完整又闢廣塲肄
兵三萬威震北方建中二年入朝轉檢校兵部尚書封陶國公
奏田悅必反宜先禦備甫還鎮悅果聞邢州次臨洛築重城絕
内外援詔與李抱真李晟合軍救邢洛將李洪張仝燧出郟口
未過險移書示好悅以燧畏已大喜旣次邯鄲斬悅使者遣兵
破其支軍射殺賊將成炫之悅聞乃自攻臨洛使大將楊朝光

將萬人據雙岡築東西二柵以禦燧燧與二將營二柵間是夜東柵遁歸燧進營明山取棄柵以置輜重悅分李惟岳兵五千助朝光燧令大將李自良等合兵守雙岡戒以勝則出家貲克賞令悅得過者斬乃推火車焚朝光柵自晨及晡急擊大破之斬五千級朝光與焉生擒其將盧子昌并麾下八百人居五日進軍臨洛悅悉師戰自與銳士當之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大敗斬首萬級俘係千餘館穀三十萬斛邢圍亦解以功遷右僕射彈其私財以賜麾下德宗嘉嘆詔出度支錢五千萬以償進兼魏博招討使悅裒散兵壁洹水納與惟岳合兵救之燧進屯鄴請益兵佐以河陽李芄次于漳水悅遣王光進守漳具橋築月壘以扼進路更於下流維車數百絕河曩土遇水而渡悅知資糧不多深壁不戰燧進營倉口與悅夾洹而軍挑戰不出造

三橋逾洹未雞鳴鼓角諸軍飽食並趨魏州旁匿百騎須悅渡卽焚橋悅果率李納等兵謀而前令士無動預除戰場列勇士五千以待比至縱擊之悅敗趣橋已焚衆赴水死者不可計斬首二萬級橫尸三十里殺賊將孫晉卿安墨毀淄青兵幾盡悅夜走魏嬰城自守抱真芄問計荅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不致於人今三鎮相首尾欲老我師若分擊左右未必可破悅且來助是腹背支敵也法有攻其必救故趨魏以破之皆曰善是役也李載春以博州悅兄昂以洛州并王光進符璘李瑤皆降遂傅魏城絕御河上游魏人愈恐悅間使告急朱滔武俊未至出兵背城而陣燧復破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北平郡王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燕趙聯兵傅魏李懷光助戰不利燧兵爲水所灌退保魏縣會涇師亂詔還軍太原遣司馬王權

將兵五千走奉天。又遣子彙偕諸將子壁中涓橋遇帝。幸梁乃還。值時多艱，北邊數警。晉陽王業所基，益宜固險。乃引汾、晉、水注之城東，瀦爲隍，決汾水環城，樹柳以固隄防。詔兼保寧軍節度使，帝還京，加檢校司空。李懷光反，詔領河東保寧奉誠軍行營副元帥，率步騎三萬招降晉隰慈三州守將。要廷珍、毛朝敷、鄭抗卽命兼節度使。固讓於康日知。若臣因降受節，後恐踵以爲常。帝嘉許，分兵收夏縣、稷山、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玉。遂圍絳，拔外郭，僞刺史王克同棄城去。遣李自良、定閻、喜萬、泉虞、鄉、永樂、猗、氏等六縣降其將辛旻，斬遼令裨將谷秀。又戰寶鼎，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級，獲馬五百。朝議天下蝗旱多請宥，懷光帝未決。燧入朝，言河中近畿，逆計反覆，不可信。遽捨之，無以示天下。請給一月糧，上許之。度懷光所恃長春宮城，令將

徐廷光固守，若不下，此城則曠日持久，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諭曰：公等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爲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保。廷光感泣請降，一軍皆流涕。燧以數騎入城，其衆大呼：吾等更爲王人矣。渾瑊聞之，嘆曰：嘗疑馬公能窘田悅，今觀其制敵，固有過人者。吾不逮遠矣。進營焦籬堡，堡將尉珪降，餘戍望風遁去。遂濟河，直抵城下，陳兵八萬。是日懷光死守，兵萬六千皆降。誅其黨閻晏、孟寶、張清、吳同等。他脅附悉赦之。果二十七日，優詔褒美。遷光祿大夫，還太原。帝賜宸扆、台衡二銘，言君臣相成之美。勅石起義堂，帝榜其顏以寵之。貞元二年，吐蕃尚結贊破鹽夏，詔燧爲綏銀麟勝招討使。次于石州，結贊懼乞盟，帝不許。復遣將論頰、熱甘辭重幣，轉請于燧。明年燧還太原，與論頰、熱甘俱入朝，盛言可保，宜許以盟。天子然之。

遂墮其計中。及平涼劫盟。遂兄子奔亦被執。蕃釋還。以報德曰。河曲之屯。春草未生。馬飢人瘦。若此時引兵渡河。吾無種矣。帝聞。悔怒奪其兵。拜司徒。奉朝請薨。年七十。贈太傅。諡曰莊武。生平雄勇強力。常先計後戰。善于誓師。親自號令。士無不慷慨感。戰皆決死。未嘗敗北。謀得兵勝冠于一時。死後家貲甲天下。然以私忿與抱真交惡。力能擒田悅而不取。乃致三盜連結。終唐為梗。平涼之會。關輔搖動。此謂才有餘而心不至。議者惜之。子暢以蔭至鴻臚少卿。終少府監。贈工部尚書。諡曰縱。平生善殖財。兄彙卒。與嫂訟析產。晚為豪倖。侵牟卽舊宅為奉誠園。亭諸子凍餒。至無室廬。嘗時因以為學蓄者之戒。孫繼祖四歲以門功為太子舍人。五遷終殿中少監。

渾瑊本名日進。家世見回鶻。渾部年十一。善騎射。隨父釋之防。秋立跳盪。功後二年。從破賀魯部。拔石堡城。龍駒島。其勇常冠軍。著折衝果毅節度安思順。遣提備師入葛祿部。略特羅斯山。破阿布思。又與諸軍城永清。及天安軍。遷中郎將。從光弼討祿山。略定河北。射死賊將李立節。猛貫左射。遷右驍衛將軍。趨靈武。至天德。遇吐蕃入寇。敗之。又從子儀復兩京。勝安慶。緒於新鄉。擢武鋒軍使。檢校太僕卿。從懷恩平史朝義。大小數十戰。功最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實封二百戶。懷恩反。率所部歸子儀。父因戰死。起復朔方行營兵馬使。從擊吐蕃於邠州。有功。加御史中丞。留屯邠。賊復入。至奉天。戰于漠谷。有功。遷太子賓客。復屯奉天。周智光反。奉子儀令。以步騎萬人下同州。及平。又令先赴邠州。屯於宜祿。防秋。兼御史大夫。大曆七年。吐蕃大入城。會涇原馬磷。次黃菩原。引眾據險。設槍壘。遇賊奔突。史抗等內

輕城顧左右去槍此騎馳賊旣還敵躡而入大敗死者十八子儀召諸將將罪之城願再戰乃馳朝那與鹽州刺史李國臣趨秦原吐蕃引去城邀擊破之悉奪所掠而還自是歲於長武城防秋十一年領邠州刺史擊走吐蕃于方渠懷安等鎮子儀入朝留知邠寧慶後務回紇侵太原破鮑防軍拜都知兵馬使自石嶺關而南督諸軍掎角紇引去進兼單于副都護克振武軍使檢校工部尚書德宗析子儀所部爲三節度進城振武東受降城鎮北大都護綏銀麟勝等州節度副大使未幾徵入爲左金吾大將軍李希烈反詐爲交通書帝知反間不疑更賜良馬錦幣爲普王荆襄元帥府中軍都虞候奉天之符率家人子弟偕從授行在都虞候京畿渭北節度使泚兵初薄城與隔門相持晨至日中不解城曳芻車塞門乘火勢力戰城方解去自是二十五日間賊四面攻圍矢石如雨晝夜不息城隨機應變僅能自固泚衣黃袍使賊徒馳騎環城招降公卿士庶漫言不識天命帝召城授誥勅千餘自御史大夫實封五百戶而下使募突將死士賜御筆使量功署詔因曰朕與公訣矣令中官馬承倩隨往有急可奏城俯伏嗚咽會賊造雲梁廣數十丈載數千人施大輪肩以氈革周布木囊驅民運土塞陞城與防城使侯仲莊掘大隧積薪燃之時王師乘城者皆凍餒兵盡甲敝但以忠義感率使當賊羣臣號天以禱城中流矢自拔去流血戰益厲雲梁及隧而陷適風返焚梁賊皆死舉城懽譟授二子官第賞將校進行在都知兵馬使實封五百戶李懷光叛帝幸山南分布諸軍翊衛仲莊殿後纔入谷口追騎至亟命却之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鹽豐夏定遠西城天德永平

等軍節度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奉天行營副元帥帝臨軒授鉞如漢拜將故事率諸軍趨京師賊將韓旻屯武功來拒率吐蕃論莽羅破之武亭川斬首萬級遂赴奉天應接李晟以抗京城西面進屯延秋門批平論功兼侍中封樓煩郡王駕還授河中絳慈隰節度使收封咸寧郡王討李懷光加朔方同陝號行營副元帥河中不加檢校司空任一子五品官陪祀南郊禮畢還鎮吐蕃尚結贊請盟本以靈州杜希全涇原李觀易制欲令預盟執之徑犯京師帝遣崔翰報以二將各守分土不可出境乃以臧克會盟使統兵二萬盟平涼川遇吐蕃來刦不知所出走幄後得牧馬不銜而馳十里始得銜勒賊追矢若雨賴裨將辛榮據北阜與戰故得無傷判官韓弁監軍宋鳳翔皆死人朝羸服待罪詔釋之會吐蕃復入使鎮奉天蕃去仍還貞元四年就加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薨于鎮年六十四廢朝五日贈太師諡曰忠武爲人忠勤謹慎通春秋漢書史記自著行紀一篇辭不矜大功雖高而志益下歲時貢奉必躬閱視每有賜予下拜跪受若在帝前物論方之金日磾貞元後藩鎮多獲姑息惟臧有所論奏不盡從可私喜以爲主上不疑治蒲十六年猜問不能入君子賢之五子 鎬性謙謹喜交士大夫歷鄧唐二州刺史有政譽元和中邊吏貪虐沙陀部震擾不安李絳請選才識稱者乃轉延州刺史討王承宗遷檢校右散騎常侍義武軍節度副使俄代任廸簡爲使檢校工部尚書治兵練卒頗有威稟然短於計畧不知持重與鎮相去不百里引兵壓境賊始聞畏懼俄見斥埃不立反潛師焚膺積屠鄉聚鎬怒進攻大敗而還詔以陳楚代之貶韶州刺史復貶循州

卒贈工部尚書 鐵以蔭補諸衛參軍累擢至豐州刺史坐賊
貶袁州司馬還為袁王傅至太子詹事訓注亂家業剽盡文宗
憐之歷少府殿中二監拜壽州刺史終諸衛大將軍

冊曰功難掩罪戾不可欺二將勲名俱邁等夷評其優劣
有識所悲

戴休顏夏州人家世尚武雖居行伍志膽不凡郭子儀引為部
將論平党項羗以安河曲擢試太常卿累封濟陰郡公至咸寧
郡王兼朔方節度副使城邠州功最遷鹽州刺史朱泚反聞報
號泣率蕃漢兵三千晝夜馳奔行在德宗嘉之以捍禦勞賜實
戶二百帝狩梁洋留守奉天李懷光使人誘之斬其來使勒兵
自守懷光貽駭自涇陽夜遁遷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
使合渾城兵破泚偏師斬首三千級追至中渭橋京師平又與
瑊率兵趨岐陽邀泚殘黨策勲加檢校右僕射進戶四百從乘
輿至京師賜女樂甲第拜左龍武軍統軍卒年五十九廢朝贈
揚州大都督弟休璿歷開府儀同三司封東陽郡王休晏歷輔
國大將軍封彭城郡公俱以將畧稱

李元諒安息人本安氏少養於宦官駱奉先冒其姓名元光長
大美髯驚勇多謀以宿衛積勞試太子詹事李懷讓奏署鎮國
軍節度副使在潼關十年士心懼服德宗幸奉天偽將何望之
龔華州刺史董晉棄城走望之據城欲聚兵以絕東道元諒卽
引所部乘其未備徑拔其城望之遁時倉卒襲剽蒿數日募
得萬餘人軍氣始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來攻輒卻乃以兵屯
昭應與尚可孤王權犄角賊不敢踰渭南未幾遷華州刺史檢
校工部尚書鎮國軍節度使封武康郡王斬泚使劉忠孝召還

幽隴兵不得入關由是華州獨完俄詔與李晟收京師次于滻西率先奮擊敗之進屯苑東晟使壞苑垣入泚連戰皆北衆遂大潰京師平讓功於晟退壁近郊人謂有古良將風加檢校左僕射實封戶五百賜甲第女樂并一子六品官又討李懷光僞將徐廷光素易之數嫚罵斥侮其祖廷光後降馬燧待之加厚元諒遇諸途卽數其罪殺之詣燧謝燧怒將殺元諒韓游瓌渾瑊爲解輸錢百萬勞軍自贖有旨令有司勿論又詔從瑊會盟平涼令屯潘原去平涼七十里元諒以敵詐不情萬一有急何以赴請與瑊連營瑊以詔肯不聽密徙相近旣會望雲物不祥曰賊必有變傳令部伍出陣值瑊奔還而涇原節度李觀亦以精兵伏險相表裏追騎始退徐乃振旅而還後二人瑊幾不免帝嘉瑊錫善馬金幣良厚因賜姓名更節慶隴右移治其原監

環潭圯旁皆平林薦草

入寇常牧馬休徒於此至則培高浚

淵與士卒均執苦桶鬻榛莽闢美田數十里勸士墾藝歲入粟菽數十萬斛又築連弩臺遠烽偵爲守備迭據勝便列新壁賊至無所掠戰又輒北由是涇隴以安西

三贈司空諡曰莊威

韓游瓌之卒于鎮年六十

韓游瓌河西靈武人始爲郭子儀裨將祿山使阿史那從禮將同羅突厥五千僞降出塞門誘河西九蕃府并六胡叛部落遣與辛京果擊破之九蕃府還附累進邠寧節度留後奉天初狩衛兵未集首與慶州刺史論惟明滑州兵馬使賈隱林合兵三千赴難自乾陵北趨醴泉未至監軍翟文秀欲駐蹕伺賊西夾攻取之若入奉天賊亦隨至是引賊迫天子也游瓌曰不然我寡賊衆彼分以抗我其餘衆猶能鼓而西也不如先入衛天子

且奉天無強卒安能夾攻吾士乏且寒賊利誘之必潰會上聞賊信宿且至追入城泚黨果至出鬪城下初不利泚兵奪門游瓌殊死戰方解賊取佛祠乾木大治戰棚雲橋士皆懼游瓌曰是可火也遣將郭訥郭廷玉引銳士三百傳滿直出投薪焚之既而賊大譟攻南雉游瓌使趨北雉賊氣沮推赴難功列爲第一與惟明隱林各統禁軍李懷光誘之爲變輒發其書帝許以忠義對曰臣未敢當但懷光誤臣使震驚乘輿後持白解帝嘉其誠問計安出對曰懷光總諸府兵怙以爲亂今邠有張昕靈武有密景濬河中有呂鳴岳振武有杜從政潼關有李朝臣渭北有竇勰皆守將也陛下以地與衆授之罷懷光權而尊以元功諸將仰首各專其城彼亦安能獨亂耶帝曰罷懷光權恐亂益張奈何對曰陛下約士以不次之賞今貢賦方至發而酬之其守自固邠有精甲臣得將之可以誅殺四方仗義而起賊不足慮帝美其言會懷光誘使復至檄假游瓌邠州刺史欲因張昕殺之渾瑊得書嚴卒以警游瓌不知發怒嫚罵瑊帝疑有變卽日幸梁州游瓌遣子從帝時旣失兵柄不知所圖密劉南金說曰邠有留甲可以立功殆天假也游瓌悟招舊部八百馳入邠說昕曰懷光自蹈禍機公今可取富貴無共汗不義也我願以麾下爲先驅昕不聽游瓌移疾不出陰結其將高固等昕欲殺游瓌戒左右裹甲入昕小史李岌潛白游瓌伏甲先起高固等應之遂斬昕時懷光子致在邠獨衛出之使奔涇陽懷光遂走蒲州游瓌屯七盤受李晟節度詔拜邠寧節度使檢校刑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分扼京西要險破泚兵咸陽泚走涇州使諭其將楊澄拒不納泚遂敗從帝入京遷檢校左僕射實封戶四

百賜號奉天定難功臣還鎮邠寧懷光寇同州率兵併力敗賊
 衆五千懷光勢蹙乃縊貞元二年吐蕃入涇隴邠寧游瓌追至
 安化敵營合水北度行無人地必怠可襲取之遣將史履澄夜
 領兵五百斫營斬數百級取馬五千黎明賊兵尾擊游瓌羅幟
 自衛擊鼓四發賊驚潰去復圍鹽州刺史杜彥光以城降之又
 取銀夏麟等州詔與李元亮韓全義率師一萬收復鹽州會吐
 蕃復請盟朝廷許之游瓌奏敵入漢地食禾菽方春而病此天
 亡時也戎人弱則請盟強則入寇今侵地益深而乞盟詐也帝
 不納令以軍屯洛口會盟之日率勁騎五百以待非常令曰卽
 有變急趨相泉以分敵勢賊見解去後又寇大回原游瓌方壁
 長武卽選騎八百迎擊自引兵繼之監軍以爲不可易答曰賊
 攻豈義今先破游騎則彼大衆不敢前矣戰于南原大敗之其

蕃夜遁會于欽緒爲射生將衛京師與妖人李廣弘謀反事泄
 奔邠中人捕斬之游瓌懼求歸死帝不許執其二孫送京帝亦
 原之未幾入朝素服聽命有詔復任勞遇如故初游瓌之朝衆
 謂且得罪齋送殊薄旣還舉軍不自安大將范希朝畏誅奔于
 鳳翔游瓌請城豐義以遏敵侵帝從之遣兵築纜二板而潰寧
 州卒數百復出大掠游瓌不能禁用張獻甫代之還京拜右龍
 武統軍卒諡曰襄 廣弘者自言宗室子始爲浮圖妄稱見岳
 瀆神當作天子市民董昌舍之資敬寺相工唐郭許其大貴乃
 誘神策將魏循李儉越州參軍劉昉等作亂陰相署置將以十
 月十日舉事未發循儉上變被擒及其支黨鞠仗內付三司訊
 實皆誅死由是禁人不得入觀祠

大業中授內史舍人出為絳郡通守義師至歸欵擢丞相府
 封漢東郡公與溫大雅同管機密當禪代時冊文詔誥咸
 其手武德初擢黃門侍郎判納言封江國公為人頗負才名
 言容止每占奏明辨搢紳屬目凡江左士客長安者多薦諸
 帝嘗賜食得葡萄不舉歸以遺母帝嘆之加賜物段貞觀初進
 爵光祿大夫坐與蕭瑀忿爭免官未幾母喪以先有疾太宗遣
 使弔弔者喪除尚病授遂州都督不拜初建成構難時高祖將
 感之賴叔達極意救止至是拜禮部尚書論曰以此官報謝叔
 達不敢當奏曰當時豈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後以帷薄汗慢
 多帝為掩護除散秩歸第卒初諡曰繆改諡忠贈戶部尚書

日集十五卷

鄭頊字達之定州新樂人大業中山司隸郎為民部郎中兄蔚

之左丞郎俱有文名時稱二郎武德初歸朝擢為大理卿封常
 山郡公與李綱陳叔達許定律令俄令持節招諭山東為竇建
 德所獲脅以威武誘以厚利終不肯屈賊平得還尋許致仕卒
 年八十餘諡曰平子知運貝州刺史二孫餘慶高宗時為萬年
 令理有威名路不拾遺卒於交州都督餘令少博學擢第授霍
 王府參軍與從父知年同為王友數上詞賦王深敬之自慶培
 壘得蔣松柏俄轉著作郎幽州錄事參軍有浮屠積薪自焚長
 史裴瑛率官屬將往觀焉餘令諫曰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彼違
 教蔑義反其所欲必有邪謀毋輒輕往試廉之果得姦狀孝敬
 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時有孝德傳更撰後傳數十篇以獻太
 子嗟重會病卒時人哀之

賴世長京兆武功人祖彤後魏散騎常侍父振周宕州刺史封



建威縣侯死於王事世長十歲襲爵周武帝奇其幼問讀何書
 對曰孝經論語有何言可道曰為國者不敢侮於鰥寡為政以
 德帝稱善使卒學虎門館入隋為長安令數條上便宜大業末
 為都水少監督漕上江聞煬帝被弑發喪哀慟王世充僭號署
 行臺右僕射與其姪弘烈并將豆盧褒鎮襄陽高祖數遣使諭
 降不從洛陽平相率來歸帝誅褒而讓世長來晚謝以自古帝
 王受命比于逐鹿陛下雖應天順民安可忘管仲雍齒之事今
 武功舊人死亡略盡唯臣得見太平帝笑而釋之命監玉山屯
 他日引見玄武門與道舊故嘲以名長意短口正心邪世長因
 奏昔竇融以河西降漢十世封侯臣舉山南以歸唯蒙屯監帝
 悅尋拜諫議大夫從獵涇陽大獲帝問今日樂乎對曰不滿十
 旬未為樂也帝色變曰狂態復發矣又將獵武功諫以新遭突

厥寇掠鄉聚凋殘百姓不堪西牙守不歸常懷憂憤
 酣進曰此殿煬帝作耶帝曰卿好諫似正然詐也意不知殿
 我所營對曰聖人受命舊第纔蔽風雨時以為足今天下厭隋
 侈靡歸于有道正宜去奢復儉乃雕麗若是非所以易其亂也
 帝咨重其言後歷陝州長史秦王開天策府引為軍諮祭酒陞
 學士貞觀初使突厥與頡利爭禮不屈拒却賂遺朝廷壯之出
 為巴州刺史舟敗溺死為人才辨機警博涉於學然嗜酒簡率
 無威儀在陝時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伍伯疾其詭鞭
 之流血世長不勝痛呼而走人笑其不情子良嗣高宗時為
 周王府司馬王年少不法正色數諫甚見尊憚帝嗟異遷荊州
 長史有宦者取江蘇作轅上苑所過縱暴良嗣囚之上書言狀
 帝怒與棄所取作徙雍州以嚴為政民仇多盜每發三日內



必禽關中號稱神明垂拱初遷冬官尚書拜納言封溫國公留
守西京賦詩餞送尚方監裴匪躬嘗諸苑果蔬儲利駁以公儀
拔葵去織未聞天子與人爭利遂止入爲文昌左相同鳳閣鸞
臺三品怒薛懷義叱左右批其頰后戒令出入北門仍他南衙
宰相載初元年罷爲特進仍知政與韋方質不平爲所引逮憂
悸而卒年八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益州都督孫踐言官太常
丞爲酷吏陷削爵籍死嶺南神龍初復爵贈司空曾孫務元繼
襲終邪王府長史

鄭善果鄭州滎澤人祖孝穆西魏少司空岐州刺史父誠周大
將軍開封縣公以討尉遲迥沒于王事善果襲爵方九歲受册
悲慟不能自勝觀者流涕隋開皇初改封武德郡公拜沂州刺
史大業中轉魯郡太守母崔氏賢明曉政道每善果理務嘗坐

閣內聽之聞其剖斷合理則大悅若稍不當輒不與言令伏牀
前去亦不敢食久之始語曰吾非怒汝蓋愧汝先君在官清
恪以身徇國吾亦望汝繼父之志吾寡婦也有慈無威使汝不
知教訓以負清忠之業死後何面目見先君善果由此勵已爲
清白吏所在有政績百姓懷之朝京與武威太守樊子蓋考爲
天下第一各賞物千段黃金百兩會突厥圍煬帝於鴈門以守
禦功拜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遷民部尚書隨宇文化及至聊
城淮安王神通聞之因出督戰爲流矢所中寶建德克聊城爲
其將王琮所擒諺曰公隋室大臣忠臣子嗣自夫人亡後清稱
益衰奈何爲弑賊苦戰傷痍若此善果愧赧乃奔相州淮安王
送于京師高祖遇之甚厚拜太子左庶子檢校內史侍郎封榮
陽郡公數進諫東宮多所匡正未幾遷大理卿兼民部尚書正

身奉法甚有善績詔與裴寂等十人每奏事並令升殿侍立從
 兄元壽亦預時以為榮山東平命持節為招撫大使後歷禮刑
 二部尚書貞觀元年出為岐州刺史以公事免復起為江州刺
 史元壽字德芳隋岐州刺史沛國公譚子少居戎旅明于
 兵法襲爵拜儀同三司轉右武侯將軍改封莘國公大業中為
 文城郡守來降拜太常卿從定京城兼參旗將軍常令巡諸軍
 教其兵事突厥與宋金剛潛謀寇汾晉詔遣入蕃諭以禍福叱
 羅可汗不納偶因疾死其下疑為所毒乃囚元壽不得歸頡利
 立高祖遺之財物許以結婚始放還上勞之拜鴻臚卿尋居母
 喪突厥又寇并州欲往招慰詔令墨衰充使時敵騎數十萬從
 介休至晉數百里填輿山谷頡利引見責中國負約元壽隨機
 應對竟無所屈因反罪其背誕伺其慙照隨說之頡利感其誠
 風俗各異漢得突厥不能臣之突厥得漢復何所用惟資將士
 抄掠資財可汗反無所獲乃遣使和好必獲重資
 且與大唐結為兄弟行人不殺而為捨恩取怨違多就少頡利
 納其言即引還太宗璽書慰勞貞觀三年又奉使還奏突厥六
 畜疲羸人皆菜色牙肉炊飯化而為血妖徵如此不出三年必
 當覆滅後其言皆驗累遷左武侯大將軍坐事免起為宜州刺
 史復封沛國公居官有幹畧所在頗著聲譽自義寧以來凡五
 入蕃充使幾至於死者數四但其父子之間不以孝聞清論鄙
 之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從孫果知名則天時為天官侍郎
 韋雲起京兆萬年人自少識悟師事太學博士王頗許以能取
 富貴隋開皇中舉明經補符璽直長帝塔柳述為兵部侍郎握
 兵要性豪侈未嘗更事所用山東人朋黨罔上雲起條陳其奸

侍從唐一

帝納之爲罷郎楚之等頽述曰所言爾藥石也尋授通事舍人
大業初改謁者會契丹寇營州詔護突厥兵往討啓民可汗發
二萬騎離爲二十屯聯絡四道不相交雜契丹本事突厥情無
猜忌給詣柳城與高麗市易因引騎南過賊營夜還而陣契丹
不知遲明掩擊之獲牲口并男女四萬殺其男子以女子及畜
產半分與突厥餘俘入朝煬帝大喜拜治書御史劾奏虞世基
裴蘊怙寵放命四方有變不以上聞請付法司案罪鄭善果反
誣貶大理司直幸江都謝病歸義旗入關上謂長樂官授司農
卿封陽城縣公武德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判農圃監會突厥入
寇詔總南寧以北九州兵禦之得一切便宜四年授西麟州刺
史移夔州轉遂州都督懷柔獯獠咸得其心遷益州行臺兵部
尚書與行臺僕射竇軌有隙會弟慶儉慶嗣事隱太子太子死
軌慮其爲變陰設備而後告之雲起果疑問詔書何在軌誣爲
同黨執而殺之頗初與論時事每謂剛腸嫉惡恐不得其死訖
如其言 伯父澄武德初國子祭酒終鄉州刺史子師實垂拱
中官至華州刺史太子少詹事封扶陽郡公 孫方實光宅初
爲鳳閣侍郎開平章事遷地官尚書改修垂拱格式多所損益
時人稱之有疾武承嗣候問據牀不爲禮尋爲酷吏所陷流死
儋州沒其家神龍初復官爵

裴矩字弘大河東聞喜人祖他後魏東荊州刺史父訥之北齊
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長博學知名富文藻多智數仕齊爲
高平王文學隋文帝爲定州總管召補記室甚親敬之丁母憂
遇文帝受禪起復遷給事郎伐陳領元帥記室平日晉王廣令
收圖籍歸之秘府累遷吏部侍郎大業初西域諸蕃欵張掖塞

與中國互市場帝遣監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畧徧訪西域風俗
及山川險易君長姓族物產服章撰西域圖記三卷奏聞帝悅
賜物五百段日引至御座顧問西方之事盛言西域多珍寶及
吐谷渾可并之狀帝信之委以經略拜民部侍郎俄轉黃門侍
郎叅預朝政令往張掖招引蕃彛至者十餘國帝有事恒嶽咸
來助祭將巡河右復遣使說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
昏以厚利導使入朝帝次燕支山王及西蕃二十七國盛服珠
玉錦屬焚香奏樂歌舞相趨謁於道左又令武威張掖士女盛
綵纈觀真咽周亘數十里帝大悅及滅吐谷渾蠻方納貢諸蕃
懾服相繼來庭拓地數千里役戍委輸之費歲巨萬計中國騷
動帝以矩有綏懷之畧加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帝幸東都又
諷大徵四方奇伎作魚龍曼衍角觝百戲以誇諸戎狄終月
而罷令三市店肆各設帷帳酒食器蓄率諸部貿易所至悉
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有識者無不稱其鑿鑿其鑄飾帝獨稱
爲至誠語宇文述弘謂矩大識朕意凡所奏皆朕成算未發
輒先以聞自非奉旨用心孰能若是尋令與將軍薛世雄城伊
吾而還賜錢四十萬矩因進計縱反間於射匱使潛攻處羅處
羅因爲所迫竟隨入朝帝又甚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巡
塞北帝幸啓民可汗帳時高麗遣使適在啓民不敢隱引之見
帝矩因奏高麗本孤竹國周以封箕子漢時分爲三郡晉氏亦
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先帝久欲征之但以楊諒不肖師
出無功當陛下時安得使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
者朝於突厥親見啓民從化必懼皇靈遠暢脅令入朝當可致
也請面諭其使令還本國速王朝覲遲卽倡率突厥誅之帝納

焉征遼之役自此而始王師再臨皆從以勞遷右光祿大夫時
綱紀日亂宇文述虞世基川事官以附遷惟矩挺節無穢聲從
幸江都聞唐入關帝問方畧勸鑿興早還方可平定又恐為身
禍每遇人盡禮雖至胥吏皆得其歡心衛士從幸日久往往逃
去妻以人無匹合豈能自安請聽私相奔誘因而配之軍中咸
感其惠會帝昏侈逾甚不能有所諫諍惟悅媚以取容宇文化
及僭位署右僕射及敗竇建德復以任之令專掌選事建德本
起羣盜事無節文乃為制定朝儀權設律法憲章頗備大為所
悅每事諮訪復敗僭建德妻并偽將曹旦齎傳國八璽舉山東
地來降封安邑縣公武德五年拜太子左庶子俄遷詹事令與
虞世南撰吉凶書儀參按故實甚合禮度學者稱之八年兼檢
校侍中秦王已誅建成其黨尚保宮城欲來決戰王遣矩曉諭
之衆方散復拜民部尚書年八十精爽不衰以曉習故事甚見
推重太宗初年務止姦吏遣人質財物試諸曹有司門令史受
絹一匹怒將殺之矩諫陛下陷人於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嘉
納其言貞觀初卒贈絳州刺史諡曰敬有所撰開業平陳記十
二卷子宣機高宗時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左中護
楊弘禮字履莊華陰人素從子父岳大業中為萬年令密表立
感必反卒死于獄高祖受禪詔弘禮襲素爵清河郡公除太子
通事舍人貞觀中歷兵部員外郎西河道行軍長史累遷中書
舍人伐遼拜兵部侍郎入叅謀議出領行陣跳出賊背所向摧
靡帝望見其軍袍仗精明殺獲居多語許敬宗以為有文武材
時宰相悉留輔皇太子乃以掌行在機務還拜中書侍郎明年
加銀青光祿大夫轉司農卿出為崑丘道副大總管節度諸道

軍破處月處密殺焉耆王降馭支部獲龜茲于闐王凱旋會帝崩大臣疾之謫涇州刺史永徽初追論其功遷勝州都督改太府卿卒贈蘭州都督諡曰質弟弘武少修謹武德中拜左千牛備身永徽中歷吏部郎中太子中舍人荊州司馬東封擢司戎少常伯駕還特詔補授吏部五品官遷西臺侍郎漸見親委時帝專用后言欲因諷之會帝讓以授官多非其才對曰臣妻剛悍比有所屬輒不敢違帝笑不罪乾封二年同東西臺三品在職無大設施特謙慎自守以清簡稱卒贈汴州刺史諡曰恭三子皆內供奉元禧善醫武后尤信愛以忤張易之發其逆節舊事貶元亨睦州元禧資州皆刺史元禕梓州司馬易之誅復任京官族父纂字福則州刺史登之孫隋溫州刺史文禕之子博涉書史元亨登大業進士爲朔方司法書慈坐玄感累廢居蒲城義師渡河上謁長春宮遷侍御史數言事稱旨除考功郎中貞觀初爲長安令按所部婦袁氏不得其情後敗太宗惡其不忠將殺之溫彥博救免除河南道巡察副使尋拜尚書左丞轉吏部侍郎前後典選十餘載長於吏道銓叙有聲然多抑文雅進黜吏度時任數頗爲人所譏後終戶部尚書封長安縣男贈幽州都督諡曰恭子守愚則天時官至雍州長史守挹岐州刺史從子昉左肅機至工部尚書杜淹字執禮如晦從父周豫州刺史業之孫隋河內太守徵之子少聰辨多才藝弱冠有美名與同郡韋福嗣同入太白山邀求時譽冀得美官文帝惡之謫戍江表赦還被薦授承奉郎大業末官至御史中丞素與如晦有隙王世充僭號兄弟俱爲所獲署淹吏部侍郎親近用事譖殺如晦親兄并囚其弟楚客瀕

至餓死。世克平淹當誅。楚客請救。如晦不許。泣曰：「叔殘兄。今兄又棄叔門內。幾盡。豈不痛哉！」如晦感悟。請於高祖得釋。然久不得調。欲往事隱太子。封倫以諗。房玄齡白于秦王。引爲天策府兵曹參軍。擢文學館學士。兼左庶子。嘗侍宴賦詩。尤工。賜銀鍾。武德七年。帝避暑仁智宮。會楊文幹謀反。辭連太子。歸罪宮臣。淹與韋挺王珪俱流越。樛王知其誣。餉以黃金三百兩。踐祚召爲御史大夫。封安吉郡公。食四百戶。以多識典故。特詔東宮儀式簿領。悉聽裁訂。俄判吏部尚書。參預朝政。所薦四十人。後皆知名。嘗白刑部員外郎鄧懷道可用。帝問狀。對曰：「嘗隋之時。有清慎名。及幸江都。羣臣阿奉。獨執不可。又問卿時何言。謝曰：「臣位下。顧諫不從。徒死無益。」帝曰：「然則世克親任亦胡不言。」對曰：「固嘗言不見用。」帝笑而止。未幾卒。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襄。居官無清白名。時議薄之。于敬同襲爵。官鴻臚卿。孫從則。中宗時爲

蒲州刺史

韋挺後。周道遙公。夏之後。世居京兆。萬年父。冲。隋民部尚書。爲營州總管。經略高麗。挺少善隱。太子署隴西公府祭酒。拜太子左衛驃騎。并左衛。率自越。樛召還。以女爲齊王祐妃。拜主爵郎中。貞觀初。王珪數薦。遷尚書右丞。俄授吏部侍郎。進御史大夫。封扶陽縣男。帝獨意任之。左右無爲地者。時與房玄齡等俱承顧問。參議政事。又預修氏族志。累承賞賚。嘗疏風俗薄惡。數事衣冠士族。遇父母喪。辰日不哭。小民遠者先造。都邑待營辦畢。方始發喪。全無哀戚。反相酬聚。名曰出孝。婚嫁之家。雜奏絲竹。窮極權宴。望一切懲革。申明禮憲。俄改黃門侍郎。兼知魏王泰府事。仍恐有所漏言。改太常卿。又欲用爲門下。以素輕馬

周密言倣很自用非宰相器遂止會擇主遼東餉運上其家藏
 故札帝悅曰自幽距遼二千里無州縣吾軍靡所仰食卿為朕
 圖苟軍用不乏功亦不細遂命為使令自擇文武四品官十人
 從事取幽易平三州銳士若馬各二百以從許以便宜河北列
 州皆取節度帝親解貂裘及中廐馬賜之時方苦寒挺遣幽州
 司馬王安德作艦轉糧自桑乾河抵盧思臺水涸不可進貯米
 臺側伺冰泮乃運帝聞以為遲慢即詔繁時令韋懷質馳按還
 劾在道置酒弗憂職業帝怒遣將作少監李道裕代之械赴洛
 陽廢為民使白文從軍破蓋牟城詔將兵鎮守示將復川城與
 賊接日夜轉鬪不息兼內忿失職作書謝所善術士公孫常言
 涉怨望貶象州刺史歲餘卒年五十八二子待價初為左千
 牛衛身承徽中

率所部兵救之被重創免起為蘭州刺史吐蕃盜邊以為沛王
 賢行軍司馬俄遷肅州刺史頗有守禦之功召拜右武衛將軍
 儀鳳三年吐蕃復寇命檢校涼州都督兼知鎮守兵馬事封扶
 陽縣侯武后臨朝攝司空護營乾陵改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典選事待價本起武力乏銓綜才朝野共嗤薄之仍除燕
 然道行軍大總管禦突厥踰年還拜文昌右相請回恩贈父潤
 州刺史明年復請自効戎旅拜安息道行軍大總管督三十六
 總管以討吐蕃進封扶陽郡公軍至寅識迦河合戰勝負相當
 會其副閻溫古逗留遇天大寒麾下多死餉道困乏乃旋師頓
 高昌后聞大怒詔斬溫古流待價繡州而卒 萬石頗涉學善
 音律高宗時自吏部郎中遷太常少卿與太史令姚元辨議明
 堂大享事上言鄭玄說祀五天帝王肅謂祀五行帝貞觀禮從

侍從唐一

玄。至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乾封詔書祀五天帝。兼祀昊天上帝。
 儀鳳初。詔祀事。一用周制。應用何樂。乃與尚書省集諸儒增損。
 當時郊廟燕會樂曲。號稱任職。後知吏部選事。卒于官。曾孫
 武少孤。年十一。廕補右千牛。遷長安丞。德宗幸梁州。委妻子奔
 行。在除殿中侍御史。轉倉部員外郎。元琇水陸轉運判官。琇
 敗。復轉刑部。帝以反正。告郊廟事。頗咨武。為酌宜。約用得禮之
 衷。羣司奉而行之。後為絳州刺史。鑿汾水灌田萬三千餘頃。璽
 書勞勉。憲宗時入為京兆尹。護治豐陵。未成。卒。贈吏部尚書。
 崔仁師。定州安喜人。武德初。制舉入等。調管州錄事參軍。陳叔
 達薦其才。堪任史職。轉右武衛參軍。預修梁魏史。貞觀初。改撰
 中侍御史。命按青州逆黨。有司捕係真獄。始至。悉去桎梏。為具
 食飲湯沐。訊之以情。坐止。魁惡十數。餘悉原縱。及奏報。留次。孫
 伏伽謂徒侶極眾。原雪既多。誰肯讓死。恐臨決。語變切。為憂之。
 仁師對曰。治獄主仁。怨故。諺稱殺人則足。亦皆有禮。豈有知
 不申。以為身謀。設若以一官易十囚命。固吾願也。及勅使覆訊。
 諸囚咸叩頭曰。崔公仁。怨事無枉。濫甘心就死。聲名益著。遷度
 支郎中。嘗口奏。移用財物。詔與杜正倫持簿對唱。無一差謬。大
 以為奇。與諸儒共議。校書郎王玄度注尚書毛詩。詆孔鄭舊學。
 以為穿鑿不經。因條奏其不合大義者。詔依所議。注遂罷。十六
 年。遷給事中。刑部奏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死。仁
 師駁議。祖有廕。孫義其親重。兄弟無繼。續禮其屬。輕今應重者。
 流而輕者死。非用刑本意。與房玄齡同。遂不改。後因密請。魏王
 為太子。忤帝意。左遷。鴻臚少卿。進民部侍郎。征遼。副韋挺。知海
 運。又別知河南漕事。以便宜遞發。近海租賦。以充。未幾坐運。卒。



逃亡除名帝還至中山起爲中書舍人權刑部侍郎幸翠微宮
上清暑賦以諷帝稱善賜帛五十段二十二年遷中書侍郎參
知機務被遇尤渥褚遂良忌之以不時奏伏閣訴者帝怒流連
州丞徽初終簡州刺史年六十子挹

承慶字子餘涿州人祖思道隋散騎侍郎父赤松河東令與
高祖雅故聞兵興迎見霍邑拜行臺兵部郎中終太子率更令
爵范陽郡公承慶美儀矩博學而才少襲爵貞觀初爲秦州戶
曹入奏軍事太宗偉其辨擢考功員外遷累民部侍郎帝問歷
代戶版叙夏商至周隋增損曲折引據該詳帝嗟賞俄兼兵部
侍郎知五品選事能著人善有漕舟溺者以失所載考中下其
人無愠更曰非力所及考中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驚
考中上再歷雍州別駕尚書左丞承徽初出爲益州長史坐事

貶簡州司馬闕歲改洪州長史駕幸溫泉拜汝州刺史入爲光
祿卿顯慶四年拜度支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坐調度非法免
爲潤州刺史再遷雍州長史加銀青階總章二年拜刑部尚書
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卒年七十六贈幽州都督諡曰定弟
承業亦有學識繼爲雍州長史尚書左丞有能名三遷右肅機
兼司選事爵魏縣子終揚州長史贈洛州刺史諡曰簡承泰
齊州長史子齊卿長安初爲雍州參軍有知人鑒長史薛季昶
問屬官堪任御史者薦長安尉盧懷慎李休光萬年尉李又崔
湜咸陽丞倪若水藍屋尉田崇璧新豐尉崔日用季昶用其言
後皆至通顯拜幽州刺史時張守珪謀果毅許以十年至節度
使已而果然性喜飲酒寬厚樂易士友親之終太子詹事廣陽
縣公從孫藏用

張行成字德立定州義豐人自少氣局方正師事河間劉炫勤學不怠許以廊廟之才大業末察孝廉為謁者臺散從員外郎後事王世充為度支尚書入唐補穀熟尉復中制舉乙科調富平主簿有能名太宗自舉以為殿中侍御史糾劾稱職嘗因侍宴帝語山東及關中人意有異同跪奏天子四海為家不容以東西為限示人以監帝稱善賜以襲衣名馬及錢十萬令預議大政事累遷給事中帝嘗對羣臣言朕為人主兼行將相事所以不能恣情取樂正為蒼生耳退而上疏天道惡滿雍高成盈陛下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左右文武豈誠無人飛用大庭廣眾與之較量損萬乘之尊虧廓然之度帝嘉納之頃刑部侍郎張千少詹事佐監國定州即其本鄉太子語以送公衣歸而還行有司祀其先墓因薦里人魏唐卿崔寶權馬龍駒張君勣皆學行聞時老不任事太子召見厚賜遣之尋使詣行在奏事悅賜勞優渥駕還為河南巡察大使還奏稱吉轉尚書左丞幸靈州詔太子從行成諫宜留監國對百僚曰決庶務既為事師重且示四方盛德帝以為忠遷侍中兼刑部尚書高宗即在封北平縣公監修國史帝問晉州地震不息其應為何對曰天陽也君象地陰也臣象君宜勸臣宜靜今靜者反動恐女謁用事大臣陰謀又諸王公主參承起居或伺間隙宜明設防賜晉陛下本卦應不虛發伏願深思以杜未萌帝然之俄拜尚書左僕射加授太子少傅永徽四年大旱以故事乞身制答曰古者策免三公垂罪已之義此在朕寡德非宰相咎加賜宮女金器勅勿復辭猶以為請再諭公朕之舊奈何欲一旦舍去汝之流涕行成惶恐不得已復視事未幾薨於位年六十七詔九

弘簡錄

卷三十一

三

行從唐一

以上就第哭比歛三遣使賜內衣尚宮宿其家護視贈開府
同三司并州都督祭以少牢諡曰定弘道元年配享高宗廟
于洛客嗣官至渭南令

裴行儉字守約絳州聞喜人曾祖伯鳳周驃騎將軍汾州刺史
封瑯琊郡公祖定高鳳翔郡守襲封父仁基隋光祿大夫唐
王世克謀歸國被害武德中贈原州都督諡曰忠行儉以門
補弘文生貞觀中舉明經調左屯衛倉曹叅軍瀛定方授以
兵奇術顯慶二年遷長安令坐私語立武昭儀降官麟德二
擢安西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附召為司文少卿咸亨初遷
吏部侍郎典選十餘年甚有能名始設長名榜銓注等法又定
州縣升降資擬高下建為故事止元三年吐蕃叛出為洮州
左二軍總管又改秦州右軍並受元帥周王節度儀鳳三年

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初蕃落逼安西與吐蕃通和
廷欲討之行儉議曰叛渙方熾以立失律審禮喪元安可更為
生事今波斯王死其子泥涅師其京師有如遣使立之因乘便
宜權以制事必可有功帝從之即詔行儉册送波斯王兼安撫
大食途經莫賀延磧風砂晝冥引者迷將士饑乏因止營致
祭俄而雲徹風恬行數里水草豐美莫識其處衆方驚以比漢
貳師將軍至西州諸蕃郊迎行儉召豪傑千餘自隨揚言大熱
未可進駐軍須秋都支覘知之不設備徐召四鎮酋長以收獵
為名陰勒部伍倍道而進去鹵帳十餘里使人趣召都支所親
問安否都支本與遮旬計及秋來拒忽聞使至倉卒不知所出
率子姓首領五百餘詣營謝遂擒之傳其契箭召諸部首長悉
來請命並執送碎葉城簡精騎利輕齎竟襲遮旬道獲使者釋

之。但前。往。論。其。主。言。都。支。巴。禽。遂。降。遮。留。俘。至。京。師。將。吏。為。刻。石。碎。葉。城。以。紀。功。帝。親。宴。勞。曰。那。提。孤。軍。深。入。萬。里。兵。不。血。刃。而。叛。黨。禽。除。可。謂。文。武。兼。備。矣。即。拜。禮。部。尚。書。兼。右。衛。大。將。軍。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車。于。管。內。二。十。四。州。舉。應。之。衆。數。十。萬。都。護。蕭。嗣。業。禦。之。軍。糧。數。為。鹵。鈔。卒。多。餓。死。詔。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討。之。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都。督。周。道。務。部。兵。十。八。萬。合。西。軍。程。務。挺。東。軍。李。文。暕。等。總。三。十。餘。萬。旗。幟。亘。千。里。咸。命。行。儉。節。制。乃。詐。為。糧。車。伏。壯。士。齋。陌。刀。勁。弩。用。羸。兵。挽。進。潛。以。精。兵。踵。其。後。賊。復。來。掠。羸。兵。棄。走。賊。方。解。鞍。牧。騎。取。車。中。糧。而。壯。士。突。出。潛。兵。又。至。殺。獲。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大。軍。次。單。于。北。營。塹。已。周。史。命。徒。營。高。岡。比。夜。風。雨。暴。至。前。營。所。水。深。丈。餘。衆。驚。駭。問。何。以。知。答。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所。以。知。也。賊。拒。黑。山。數。戰。皆。敗。行。儉。縱。兵。前。後。殺。掠。不。計。傷。可。汗。泥。熟。匐。為。其。下。所。殺。持。首。來。降。又。禽。大。首。領。奉。職。而。還。餘。黨。走。狼。山。引。軍。方。還。阿。史。那。伏。念。僞。稱。可。汗。復。與。溫。傅。合。明。年。復。總。諸。軍。頓。代。州。之。陘。口。縱。反。問。說。伏。念。令。與。溫。傅。相。貳。伏。念。懼。密。送。款。請。縛。傅。自。効。後。數。日。烟。塵。漲。天。而。南。斥。候。惶。駭。行。儉。曰。此。必。伏。念。執。溫。傅。來。降。也。顧。受。降。如。受。敵。敕。嚴。備。遣。車。使。迎。勞。伏。念。果。率。部。下。縛。溫。傅。詣。軍。門。降。許。以。不。死。盡。平。突。厥。餘。黨。奏。聞。帝。大。悅。遣。戶。部。尚。書。崔。知。悌。勞。軍。封。為。聞。喜。縣。公。侍。中。裴。炎。害。其。功。言。伏。念。為。程。務。挺。張。虔。曷。脅。逐。又。積。北。回。紇。同。逼。之。計。窮。而。降。卒。斬。二。酋。以。下。五。十。餘。人。行。儉。嘆。曰。渾。濬。之。事。古。今。耻。之。但。恐。失。信。杜。後。來。路。且。及。陰。禍。遂。稱。疾。不。出。永。淳。元。年。十。姓。突。厥。車。薄。又。叛。復。為。金。牙。道。大。總。管。未。行。卒。年。六。十。四。

贈幽州都督諡曰憲子光庭幼詔皇太子遣官護視能自立乃
停中宗再贈揚州大都督開元中加贈太尉生平以草隸名家
高宗用絹素令草書文選一部覽之稱善秘愛其法賜絹五百
嘗言褚遂良非精筆佳墨未肯輒書惟余與虞世南不擇筆墨
書更妍捷有文集二十卷并選諸士卷草字雜體數萬言行于
世其營陣部伍料勝負別器能等四十六訣武后詔武承嗣就
第取去不復傳每好取人善遇賢俊必甄拔兼通陰陽星術豫
道戰陣勝日尤善知人典選部且蘓味道王勳許以皆掌銓衡
李敬玄盛稱王勃楊炯盧照隣賡賓王之才答曰士之致遠先
器識而後文藝如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藻銜露豈享爵祿之器
炯頗沈嘿可至令長餘得令終為華後咸如所料援引偏裨程
務挺張虔勗崔智智王方翼党令昆劉敬同郭待封李多祚黑
齒常之悉為名將至刺史將軍者數十人性復克和嘗有
及珍鞍令史私乘馱壞南獲珍寶有瑪瑙盤軍吏趨跌碎之
不較帝賜都支資產器皿金資棗駝馬牛皆分給親故自麾下
數日輒盡

冊曰紛紛名位優入相資名尚功顯名劣功卑綽彼裴公
超出等夷人倫之鑒資以獨持

崔義玄貝州武城人素有章句學凡先儒疑謬音故不通輒采
諸家條分節解能是正之初依李密不見用灼知其敗往見賊
帥黃君漢說與歸降高祖授君漢懷州刺史義玄為司馬擊走
王世克將高毗于河內下其屯堡分其所掠子女金帛拒之不
受論功封清丘縣公秦王平世克數用其謀遷隰州長史貞觀
初召為左司郎中兼韓王府長史與王友孟神慶俱以介直匡

正王委任之永徽中出為婺州刺史時妖賊陳碩真僭稱文佳
 皇帝殘破睦與歙州以姻家章叔胤為僕射分遣其黨童文寶
 圍婺州百姓訛言賊有神靈犯者輒滅眾皆洶懼不敢用命參
 軍崔玄籍獨却眾論義玄發兵署為先鋒自統大眾繼之至下
 淮戎擒謀者夜有星墜賊營詰朝奮擊身先士卒斬首數百級
 降眾萬餘賊平拜御史大夫武后之立贊議多出義玄復希后
 旨殺長孫無忌等世以為寃年七十一終於蒲州刺史贈幽州
 都督諡曰貞后復改揚州大都督賜實封戶二百子神基襲
 爵長壽中為司賓卿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酷吏構流嶺南中宗
 時終大理卿神慶舉明經累遷萊州刺史有美政入朝后思
 其父立已有功擢并州長史并乃后桑梓鄉多宿兵舊委重臣
 后乃親制按行圖謀日而遣始至發覺州豪偽改錢幣問罪罷
 之百賈得免驚擾后喜下詔褒美舊賜汾水為東西二城及
 合而為一跨水聯堞歲省防兵數千長安中累上疏陳時政轉
 禮部侍郎太子左庶子封魏縣子與詹事視欽明更日侍讀時
 有突厥使者入朝皇太子有司移文東宮諫以古者召太子用
 玉莽此誠重慎防萌之意今乃異宮別喚請降墨勅玉莽詔可
 後歷司刑卿坐劾張昌宗獄闕略不盡昌宗誅流欽州卒贈幽
 州都督孫琳累辟使府兼刺外州稱為古之遺愛開元中與
 高仲舒同為中書舍人進侍中熟於朝典宋琳每親禮之嘗以
 古事問仲舒今事問琳俄遷太子少保弟珪亦為太子詹事瑤
 光祿卿長子儼諫議大夫羣從數十又皆貴顯門列數戟每朝
 自與寧里冠蓋相望預宴環珮輝映恒以一榻置笏與盧從愿
 俱有時望玄宗欲相之以族大恐附離者眾故不用而卒

崔敦禮本名元禮字安上其先博陵著姓魏末徙雍州咸陽祖仲方隋禮部尚書敦禮少涉書傳以節義自將企慕蘓武爲人武德中官通事舍人善辭令進止有禮觀者皆竦嘗持節幽州召廬江王瑗會瑗舉兵執之脅問朝廷事不肯言太宗壯之還除左衛郎將賜金幣良馬擢中書舍人轉兵部侍郎通知突厥情僞前後建明允會事機出爲靈州都督召還拜兵部尚書奉詔撫輯回紇鐵勒部適薛延陀寇邊與李勤合兵破之置祁連州處其餘衆瀚海都督回紇吐迷度爲下所殺復往綏定立其嗣而還永徽四年拜侍中監修國史爵固安縣公進中書令兼太子詹事以疾請罷顯慶初拜太子少師同中書門下三品有疾勅其子定襄司馬餘慶奉侍卒年六十一帝舉哀東宮訖賜布粟秘器陪葬昭陵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督

餘慶亦至兵部尚書孫真慎神龍初爲兵部侍郎

孫處約始名道茂汝州郟城人未第時與郝處俊來濟高其依江都石仲覽傾產以結四人因請各言所志三人皆願相位宰天下處約獨願爲舍人在殿中周旋吐納後濟居吏處約登第爲瀛州參軍任滿入調濟曰如志擬太子通事舍人畢降階勞問如平生貞觀中轉齊王祐記室數上書諫祐失德及誅太宗檢文疏得書甚嗟賞之累轉中書舍人知制誥預修太宗實錄賜物七百段三遷中書侍郎坐事左轉司禮少常伯顯慶中拜少司成麟德四年復任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以老疾致仕卒五子挺傲俊佑佺引以謁孫思邈謂曰俊當先貴佑當晚達佺最名重禍在執兵後皆如所言佺睿宗時爲羽林大將軍幽州大都督征莽丹戰沒

高智周晉陵人少好學性通悟善記能覆棋誦碑無差謬第進士補越王府參軍遷費令民安其化刻石頌美擢秘書郎弘文館直學士預撰瑤山玉彩文館辭林等三遷蘭臺大夫辭疾去俄拜壽州刺史治尚寬惠文雅分行部先召學官見諸生試其講誦訪以經義及時政得失既乃問及獄訟考耕餉勤惰以為常咸亨三年召拜正諫大夫檢校禮部侍郎尋遷黃門侍郎儀鳳初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兼太子左庶子監修國史久之罷為御史大夫與薛元超裴炎同治章懷太子獄無所同異累表固讓綱紀之任高宗嘉其意授右散騎常侍聽致仕卒年八十二贈越州都督諡曰定與義興蔣子慎友善有客視之曰高公位極人臣後世不顯將侯宦不達後有與者子慎果終建安尉高方貴其子紹往見以女妻之生子延歷湖延二州刺史挺生洌渙皆擢進士洌為尚書左丞渙永泰初歷鴻臚卿使日本還金帛不納惟取箋一番安史時兄弟皆汙偽官後終禮部尚書封汝南公挺卒三子盧墓洌子鎮鍊俱以文辭顯登制科鎮歷左拾遺司封員外諫議大夫為往按河中瑞鹽乃韓滉所奏故實其事宣付史館請置祠場歆實應池曰靈慶進給事中工部侍郎又咸濁朱泚偽官時朝臣多被誅殺賴鎮救原十五渙子銖亦有清白名

趙仁本陝州河北人貞觀中累轉殿中侍御史精于朝典手錄義寧已來詔勅舉無遺漏臨事皆能暗記甚為當時所伏會有遠使同列遞相辭仁本越次請行與馬周言食君之祿死君之事雖復跋涉艱險何敢辭難及回事多稱旨擢吏部員外郎乾封中拜東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司列少常伯知政事以

拒許敬宗請託罷授尚書左丞咸亨初卒于官

樂彥璋字德珪雍州長安人顯慶中爲給事中故相劉洎子弘業詣闕上言父爲褚遂良譖死稱冤請雪李義府左右之高宗以問近臣希義府言皆言其枉彥璋獨曰大臣舉措須合軌度人主誓有不豫豈得卽擬負國先朝所責未是不愜若雪洎之罪是彰先帝過舉用刑不當帝然其言事遂寢尋丁憂起爲唐州刺史入辭高宗尚記其直拜東臺舍人麟德元年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乾封初歷大司憲官名復舊改御史大夫卒贈揚州大都督子思晦則天時官至鸞臺侍郎檢校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爲酷吏所殺

邢文偉滁州全椒人與歷陽高子貢壽春裴懷貴俱以博學名咸亨中爲太子典膳丞上書言古者太子旣冠則有司

史虧膳之宰或有過史不書者死宰不徹膳亦死皇帝簡料英俊使佐殿下比者罕見宮臣接談甚簡三朝之後但與內人居處何由發揮天資養成盛德哉太子答曰幼嗜墳典極欲研精而未閑將衛耽誦致勞比苦風虛奉上恩旨暫免重勞加以趨侍朝夕無能自專屢闕坐朝垂廢學緒尋觀來詩良符宿志高宗嘉其直諫益以名聞會右史缺卽以授之武后時累遷鳳閣侍郎兼弘文館學士載初元年爲內史后御明堂詔講孝經發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義旨明暢后喜賜帛後坐善宗秦客貶珍州刺史內慄自經死高子貢少涉六經尤善史記擢明經歷秘書正字弘文館直學士棄官家居徐敬猷統兵逼和州率鄉人拒之以功擢朝散大夫爲成均助教東莞公融嘗從受業武后詔諸王公赴東都報以來則必

死融乃稱疾不朝與越王謀舉義令黃公譔來俟兵期推為謀主書疏往返謀泄坐死

崔融字安成齊州全節人初應入科舉擢第補宮門丞崇文館學士中宗為太子選為侍讀東朝文疏多出其手嘗撰啓母碑武后封嵩嶽見之即命換封禪朝覲碑授著作佐郎遷右史內供奉以二張招集文學之士頗諂附之聖曆四年進鳳閣舍人坐忤昌宗意左授婺州長史頃之怒解又召為春官郎中知制誥兼修國史時議盡征關市行人融上疏凡天下關津河滸必有豪宗惡少聞一旦變法或致騷動且一切往來通取細人必無所容加以檢覆稽留主者儻略則商人廢業魏晉齊隋未聞有行况陛下乎后納其言事得寢長安四年除司禮少卿二張誅貶袁州刺史復召授國子司業與修武后實錄封清河縣子

生平文章華麗典則時推罕比勅撰洛出寶圖頌尤極工緻武后哀冊情詞婉媚息苦神竭絕筆而死年五十四贈衛州刺史諡曰文有集六十卷所獎引杜審言為服總子禹錫開元中為中書舍人卒贈定州刺史諡曰貞翹相次亦為舍人終禮部尚書東都留守贈荊州大都督諡曰貞翹相次亦為舍人終禮部李至遠名鵬祖素立別傳至遠沙羨頴治尚書春秋作編記與杜預釋例略同撰周書起后稷堯舜為傳紀令狐德芬許以良史調蒲州參軍補乾封尉止苑中制策高等授明堂縣簿私艱服除調鴻臚主簿高宗擢監察御史裏行以忤貴倖外遷久乃歷司勳員外吏部郎中天后時拜吏官侍郎知選事有重名疾吏胥受賄發擿隱伏多所緝易有書王忠為士忠者冀擬訖輒更之為所究竟吏叩頭伏罪不敢復蹈前弊內史李昭德薦

之人勸其往謝恐涉私不赴昭德銜之出爲璧州刺史卒年四
十八生平性友愛兼負識鑒事寡妙有禮愛視甥蘓頌弟從遠
甚謹與桓彥範未達盧從愿尚少皆力言其賢且預知名位所
至子畬字玉田少聰警初爲汜水簿遇事蠶銳雖廝豎一閱
輒記黜陟使路敬潛薦其清白擢右臺御史襄行轉國子司業
開元中爲考功郎中累世同居長幼雍穆事母孝謹有病值妻
物故恐悲傷戒家人無哭朝夕省侍母所無憂色母終毀而卒
從遠靖密有學神龍初歷黃門侍郎太府卿累封趙郡公諡
曰懿子巖中宗時以近臣子弟執事明堂年十餘歲進止中
禮授右宗衛兵曹參軍歷洛陽尉累遷兵部郎中發扶風兵應
姚嵩稱旨遷諫議大夫封贊皇縣伯終兵部侍郎生平善草隸
一門父子兄弟皆德望

李嗣真字承胄滑州匡城人趙州刺史彥璋之子博學多藝曉
音律兼善陰陽推算之術弱冠中明經科調許州司功參軍與
學士劉獻臣徐昭皆有名號稱三俊高宗時左侍極賀蘭敏之
表直弘文館東封詔贈孔子太師郎中雷少穎作祝文不稱旨
更命嗣真成不淹頃帝覽稱善特加兩階時敏之等修撰東臺
恃寵驕盈度其必敗因求外補除義烏令得以免禍調露中改
始平令風化大行素知音樂開章懷太子作寶慶曲閱於太清
觀聲哀不和之甚語道士劉槃輔儼曰宮不紹商君臣爭也角
與徵戾父子疑也若國家無事太子必任其咎俄而果廢槃等
奏其言上大奇之擢太常丞知五禮儀注加中散大夫封常山
縣子又聞時俗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譌復語人曰隋樂府有堂
堂曲唐且受命矧側者不正撓者危也中宮禍亂作矣本朝宗

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爲蹂踐不久皆驗太常缺黃鍾鑄不能成疑所居崇業里土中有之弗得其處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厲聽之宮聲也市以歸振于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鍾衆樂遂和后召見奇其風度應對因引工展器于庭召閭立本子相王參軍玄靜圖之吏部郎中楊志誠爲贊秘書郎殷仲容書時謂三絕永昌初歷右臺中丞知御史大夫事后問以儲貳之事對曰古今所稱程嬰杵臼以存趙氏孤也后悟中宗始安命巡撫河東薦州縣屬職宋溫謹袁嘉祚李日知皆至顯官以時方縱告奸諫以虛多實少昔陳平肆行反間疎楚君臣項羽遂亡恐一旦社稷禍出願察臣狂瞽回轉天聽疏奏不納出爲潞州刺史來俊臣誣以反長流藤州久乃得還至桂陽自筮死日豫具棺斂而卒后深加憫恤詔州縣護喪還鄉贈濟州刺史諡曰昭神龍初加贈御史大夫巽明堂新禮十卷孝經指要詩書畫品各一卷時有雍州人裴知古亦善樂律長安中爲太樂令神龍元年正月享太廟樂作密語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唐室子孫將有大慶是月中宗果復位有乘馬過者聞其嘶聲曰馬鳴哀主必墜死聞新婚者佩聲曰終必離訪之皆然員半千字榮期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起郎曹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終鎮西將軍平涼郡公半千始生而孤爲從父鞠養羈弗通書史客晉州舉童子科房玄齡以邁秀見賞初名餘慶王義方許以五百歲一賢者生子宜當之故易今名凡舉八科皆中調武陟尉歲旱勸令殷子良發粟不從伺其謁州悉發之下賴以濟刺史怒囚于獄會薛元起持節河北存撫讓太守曰君有民不能恤使惠出一尉

尚可罪耶釋之俄應岳牧薦舉高宗親問兵家三陣答曰古稱
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什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
然夫師出以義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
戰得地之利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
陣舍是則何以戰帝曰善擢之高第歷華原武功尉擢左衛胄
曹參軍使吐蕃將行武后復留待制即詔入閣供奉遷司賓主
簿弘文館直學士與丘悅王勵石抱忠路敬淳分日侍顯福門
下因上明堂新禮三卷封中嶽撰四壇碑前後稱善賜絹千匹
擢累正諫大夫兼右控鶴內供奉以官名在古無有授任者皆
浮俠少年非朝廷德選請罷之忤旨下遷水部郎中除棣州刺
史預修三教珠英進學士武三思忌之更濠漸二州所至不顯
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為太子右諭德詔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弘齋邵經邦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對

侍從 唐四之二

路敬淳 柳冲父楚賢 韋叔夏子緝 武平一 姚壽弟班

張齊賢 徐彥伯 韋湊從父知人知人子維繩維子

彭景直 盧粲 沈伯儀 崔沔 盧從愿從父備

李朝隱 賈曾父言思 齊澣

路敬淳貝州臨清人父文逸貞觀末至申州司馬生二子俱早
知名長敬淳性勤學足不履門徧覽墳籍孝友篤敬居喪倚廬
不見妻子服除形容癯毀妻不之識登進士天授中歷司禮博
士太子司議郎兼修國史充崇賢館學士數受詔纂輯慶郵儀

侍從唐二

弘雅錄 卷三十一
典武后稱之尤明姓系自魏晉以降推本從來皆有條序著姓
畧十卷衣冠系錄等百餘篇坐綦連耀交通下獄死神龍初贈
秘書少監仲敬潛歷懷州錄事參軍遂安衛縣二令終中書舍
人初漢有鄧氏官譜應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潛夫論亦有姓氏
一篇宋何承天有姓苑二篇魏太和時詔諸郡中正各列本土
姓族次第為舉選格名曰方司格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
弼撰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析上虞
無所遺漏宋王弘劉湛好其書弘每日對千客可不犯一人諱
湛為選曹撰百家譜以助銓序文傷寡省王儉又廣之王僧孺
演益為十八篇東南諸族自為一篇不入百家其學皆本賈氏
弼弼傳子匪之孫希鏡撰姓氏要狀十五篇尤所講究希鏡傳
子訛更作姓氏英賢一百篇又著百家譜廣兩王所記訛傳其
孫冠撰梁國親王太子序親簿四篇唐興言姓氏譜學之唯
淳名家其後柳冲韋述李守素李公淹蕭穎士孔至各有撰次
然皆本之路氏

柳冲蒲州虞鄉人曾祖莊隋饒州刺史父楚賢大業中為河北
縣長義兵與說堯君素曰隋亡天下共知唐公名在圖錄動以
誠信豪英景赴此天所贊君子見幾何俟終日公何不轉禍為
福君素不從乃潛行自歸高祖悅之授侍御史貞觀中累光祿
少卿持節冊拜突厥思摩可汗悉辭餽遺不受歷交桂二州都
督終杭州刺史皆有能名冲幼好學多所研綜天授初為司府
寺主簿詔遣安撫淮南補旨封河東縣男景龍中歷左散騎常
侍修國史轉太子賓客為宋王師至昭文館學士以老致仕卒
請修改太宗所撰氏族志門胄興替不常詔與魏元忠張錫蕭

至忠岑義崔湜徐堅劉蕙人歟共取功德時望國籍之家等而
次之。夔蕃酋長襲冠帶者析著別品。會多變故。先天中復詔與
魏知古陸象先劉子玄等討綴書乃成。號姓系錄。開元初又詔
與薛南金復加刊竄。後柳芳以所撰不通。歷代之說不可與言
譜。乃著論畧曰。自周與漢後。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
士。權歸右姓。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為
之。以定門胄。品藻人物。晉宋因之。始尚姓氏。于時有司選舉。必
稽譜籍。而考其真偽。故官有世胄。譜有世官。過江則為僑姓。王
謝袁蕭為大。東南則為吳姓。朱張顧陸為大。山東則為郡姓。王
崔盧李鄭為大。關中亦號郡姓。韋裴柳薛楊杜首之。代北則為
鹵姓。元長孫宇文于陸源竇首之。鹵姓者。魏孝文帝遷洛。有八
氏十姓三十六族九十二姓。八氏十姓。出於帝宗。屬或諸國。從
魏者三十六族九十二姓。世為部落大人。其河南洛陽士人。差
第閥閱。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僕者曰華腴。尚書領護
而上為甲姓。九卿方伯為乙姓。常侍大中為丙姓。吏部正員外
郎為丁姓。凡得入者謂之四姓。又詔代人諸胄得視四姓。其穆
陸奚于。吏部選勿充猥官。北齊因之。舉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
四姓不預。故江左定氏族。以郡土姓第一為右。太和以郡四姓
為右。齊浮屠曇剛類例。凡甲門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
望為右姓。隋開皇氏族。以上品茂姓為右。唐貞觀氏族志。凡第
一等則為右姓。路氏姓畧。以盛門為右姓。今流俗獨以崔盧李
鄭為四姓。加太原王氏號五姓。蓋不經也。夫文之弊至于尚官。
官之弊至于尚姓。姓之弊至于尚詐。隋世承之。不知其所以弊。
乃反古道。罷鄉舉。離地著。尊執事之吏。於是士無鄉里。里無衣

冠人無廉耻。士族亂而庶人僭矣。故善言譜者。繫之地望而不惑。質之姓氏而無疑。綴之婚姻而有別。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媿。其信可與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與也。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達可與也。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其恭可與也。及其弊也。則尚婚媿者。先外族。後本宗。尚人物者。進庶孽。退嫡長。尚冠冕者。畧伉儷。慕榮華。尚貴戚者。徇勢利。亾禮教。四者俱做。則失其所尚矣。管仲曰。爲國之道。利出一孔者王。二孔者彊。三孔者弱。四孔者亾。故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齊其政。一其門。使下知禁。此出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品。鄉有異政。家有競心。此出二孔也。故彊。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一其要。無歸此。出三孔。故弱。隋氏以吏道治天下。人之行不本鄉黨。政煩于上。人亂於下。此出四孔也。故亾。唐承隋亂。宜救之以忠。忠厚則鄉黨之行修。鄉黨之行修。則人物之道長。人物之道長。則冠冕之緒崇。冠冕之緒崇。則教化之風美。乃可與古參矣。

冊曰。有唐設官。僉尊世閥。四姓華腴。諸賢述作新書。列傳不存。反削膏粱。蕪穢貴賤。濩落。藉舊唐。僅全大畧。

韋叔夏。宰相安石。兄通禮家學。擢明經歷。太常博士。高宗崩。撰定卹禮。擢春官員外郎。武后幸洛。享明堂。凡所沿革。多所裁定。累遷。成均司業。修革五禮儀物。成進春官侍郎。中宗轉太常少卿。爲建立廟社。使進銀青光祿大夫。累封沛郡公。終國子祭酒。贈兗州都督。修文館學士。謚曰文。子緝。歷集賢修撰。光祿太常。二卿。終太子少師。唐典禮文制度。繆缺不倫。顯慶中。許敬宗建言。籩豆以多爲貴。請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簠簋。饗俎。皆一。惟小祀無饗爵。止容一合。開元二十三年。又以籩豆之薦。未

能備物詔禮官學士共議。請宗廟籩豆皆加十二。其郊奠爵容小。則陋宜增大之。帝復詔太常。朕承祖宗休德。享祀實貴。豐潔有如不應於法。亦不敢用。令擇品味可增者。稍加焉。每室加籩豆各六。四時以新果珍饗。實之。爵視藥升所容。以合古。又詔禮官學士議服紀所未通者。緇上言禮喪服舅總麻三月。外祖父母并從母小功五月。而堂姨舅母所不及焉。外祖正尊服同從母。堂姨舅母親未為疏。不相為服。古意真有未暢。請進外祖大功舅小功。堂姨舅母袒免。韋述又議外親異姓甥舅昆弟正服。不過總外祖父母以尊加。從母以名加。故皆小功。然以匹言外祖則袒舅則伯叔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者。蓋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人則父母等。母黨之於本族不同。明甚。若外祖及舅加一等。而堂舅及姨著服。則中外其別幾何。且五服有上殺之義。伯叔父母及昆弟服大功。以其出於祖。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父母及昆弟皆小功。以其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曾祖也。族祖父母及昆弟皆總。以其出於高祖。服不得過高祖也。堂姨舅出外曾祖若為之服。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總。推而廣之。與本族服矣。外祖至大功。則外曾祖小功。外高祖總。推而廣之。與本族無異。又服皆有報。則堂甥外孫姪女之子皆當服矣。請如古便。帝手敕曰。朕惟姨舅服小功。則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堂姨舅古未有服。朕思睦厚九族。宜袒免。古有同爨總。若比堂姨舅不已。厚乎。傳曰。外親服皆總。似不為限。隔若謂所服不得過本而復為外曾祖父母外伯叔父母制服。亦何傷。皆親親敦本意也。時宰相裴耀卿張九齡禮部尚書李林甫奏言。外服無甥為舅母服。舅母亦報之。文夫之甥既報。則夫之姨舅又當服。恐所

引益疏臣等愚皆所不及詔曰從服六此其一也降殺於禮無
文皆自身率親爲之數姨舅屬近以親言之亦姑伯之匹可曰
所引疏耶婦人從夫者也夫於姨舅旣服矣從夫而服是謂睦
親卿等宜熟計由是一準制旨自我爲古罷諸儒議先是歲率
公卿迎春東郊餘三時常以孟拜讀時令於正寢二十六年詔
每月朔日於宣政殿側設榻東向置案緇坐讀月令一篇諸司
官長悉升殿坐聽歲餘罷又是年當禘祀議者舉上元三年高
宗所議禮緯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公羊傳五年再殷祭二家外
互諸儒莫能決太學博士史璨曰春秋僖公三十三年二月
薨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享公羊曰禘也則三年喪畢新君之
二年當禘明年當禘羣羗又曰公八年禘僖公後禘距前禘五
年此則新君之二年禘三年禘爾後五年再殷祭則六年當禘
八年禘昭公十年禘歸薨十三年喪畢當禘爲平丘之會參公
如晉至十四年禘十五年禘傳曰有事於武宮是也至十八年
禘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禘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
襄宮是也則禘後三年而禘又二年而禘合以禮義遂定後睿
宗喪畢禘於廟至開元二十七年禘祭五禘祭七緝奏四月已
禘孟冬又禘祀禮叢數請以夏禘爲大祭之源自是相循五年
再祭詔曰可

武平一名甄以字行父載德天后從弟官至湖州刺史封潁川
郡王平一博學工文辭通春秋大義畏禘不敢干寵隱於嵩山
修淨啓法屢詔不應中宗時姑母喪迫召爲起居舍人景龍二
年兼修文館直學士懲三思復用上言去歲災惑入羽林太白
再經天太陽虧食月犯大角臣聞災不妄生上見下應信如景

響臣一宗數侯階列三等。朱輪華轂。過前代許史。梁鄧恐恩崇者。議積位厚者。驟速時不再來。榮難久藉。幸遇上聖。復辟退守。園廬乃更假光寵。益熾於初。故陰氣僻陽。河洛汎溢。昔王族驕盈。梅福上書。竇氏專縱。丁鴻進諫。且后妃之家。恩過寵深。一朝覆沒。遂無噍類。願思抑損之宜。長遠之策。推遠時權。以全親親。言切時弊。帝慰勉。遷考功員外郎。時太平安樂。各復立黨。互相根毀。帝患之。欲令敦和。以訪平一。又言病之在四體者。跡分而易。逐居心腹者。候遠而難。刑政乖舛。四肢疾也。親權猜問。心腹患也。自頃權貴。猜防外。內離怨結。姻婭疑生。骨肉邀榮之徒。詭獻忠款。膏脣之伍。苟。讒計脅肩。邸第之中。噤頤媼宦之側。積霜成冰。禍不可既。願。召近親貴人。會宴內殿。告以輯睦。申以恩勤。斥姦人塞讒路。猶未已。則捨近圖遠。抑慈示嚴。惟

陛下之命。帝雖美其忠。而不能用。後宴兩儀殿。酒酣。蕃人襪子。何懿等唱合生歌。言涉淺穢。帝命后兄光祿少卿韋嬰。蓋酒嬰滑稽。敏給能抗。數人復恃勢。佞肆欲。奪司農少卿朱廷瑜。賜魚平一諫曰。樂天之和。禮地之序。禮配地。樂應天。故音動於心。聲形于物。因心哀樂。感物應變。樂正則風化正。樂邪則政教邪。先王所以達廢興也。伏見蕃樂本備四裔之數。比來日益流宕。異曲新聲。哀思淫溺。始自王公。稍及閭巷。妖妓蕃雜。街童市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質。詠歌蹈舞。號曰合生。昔齊衰有行。伴倡曲陳。誠有後庭花辭。趨數鰲僻。亾國之徵。夫禮慊而不進。卽銷樂流而不反。則放臣願屏流僻。崇肅雍。况兩儀承慶殿。皆陛下受朝聽訟之所。不容以倡優嫖狎。虧汗邦典。不納學士等。恒欲難之會。大集與崔日用。各質所疑。魯三桓。鄭七穆。桓公莊

王時諸侯屬齊楚凡幾平公靈王時諸侯屬晉楚凡幾晉六卿
齊楚執政幾何人。日用謝不知。平一條舉始末。無留語。自是請
北。而以事立。宗立以前諫語。故不罪。貶蘇州參軍。徙金壇。令雖
被謫。名猶不衰。俄卒。

姚壽字令璋。思廉孫。少孤。以友愛撫弟妹。及長。博涉經史。有才
辯。永徽中。明經擢第。補太子宫門郎。授瑤山玉彩書。成遷秘書
郎。調露中。至中書舍人。封吳興縣男。天后臨朝。遷夏官侍郎。坐
從弟敬節同徐敬業亂。貶桂州長史。后方以符瑞自神。壽至嶺
南。列上諸山川草樹名號。有武字者。皆以爲上應。國姓后乃大
悅。召拜天官侍郎。善於選補。時人稱之。長壽二年。遷文昌左丞。
同鳳閣鸞臺平章事。表請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今左右史。
雖得對仗。承旨謀議。皆不預聞。若不宜。自宰相史官。無從得書。

壽封送史館。時政有記。延載初。進納言。后諭此乃朕意。但當盡

忠。無聽浮說。證聖初。加秋官尚書。前後貢諫於后。左拾遺劉承
慶奏明堂災。宜輟朝。思過禱。奏此人火非天災。昔宣榭火。周世
延建。帝焚漢業。昌襲彌勒。成佛七寶臺。須火散壞。故知聖人之
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博濟良多。况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
宗廟之地。不宜避正殿。貶常禮。后乃依奏。更御端門。賜民大酺。
燕羣臣。與相娛樂。仍令監造天樞。爲董作。使見金不足。更斂天
下農器。以功賜爵一等。請回贈其父。豫州司戶參軍處平爲博
州刺史。將封嵩岳。命總知儀注。充封禪副使。更造明堂。又使督
作加銀青光祿大夫。時大食國請獻獅子。疏諫此獸至猛。惟好
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極爲勞費。矧陛下務慈悲。爲心鷹

犬不蓄狩獵總停飛走蠢動共感仁恩豈因一獸殺害不貴疏
奏遠傳來使又九鼎初成制令塗以黃金千兩又諫鼎者神祀
貴在質朴自然無假別爲浮飾臣觀其狀先有五彩輝煥錯雜
其間豈待金色方爲炫耀后又從之神功初契丹犯塞命副梁
王武三思爲榆關道安撫副使師還坐累左授益州長史民俗
殷雜久缺良守弊於侵漁政以賄成人無厝足至則擿發官吏
貪暴姦無所容璽書嘉勞諭以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奇疾風
之前知勁草之爲貴又嘗語侍臣凡爲官長能清自身者甚易
得寮吏清者甚難至於姚壽可謂兼之適新都丞朱待辟坐賊
應死逮捕繫獄所善沙門理中陰結諸不逞以殺壽爲名擬據
巴蜀爲亂人有密告者制令就按壽深持之誅疑似者以千數
后遣洛州長史宋元爽御史中丞霍獻可等重加詳覆無所發
明逮繫數百人遞相附會又坐籍沒五十餘家其餘流配十八
九道路冤之御史袁恕已劾奏其事尋令罷推俄歷地與冬官
二尚書西京畱守長安中進爵爲伯聽致仕卒年七十四贈越
州都督謚曰成弟班少篤學勤苦自立擢明經歷定汴滄號
幽泰六州刺史政皆有績數被褒賜累封宣城郡公遷太子詹
事兼左庶子嘗四上書諫節愍太子其一引賈誼稱選天下端
士使與太子居處出入而今反置僞坊諸工伎得出入宮闈之
內禁衛之所小人無知因爲詐僞有玷盛德臣望悉出宮內造
作付所司其二引魏經侯帶玉具劍環佩以過魏太子太子不
視經侯曰魏國亦有寶乎太子曰主信臣忠魏之寶也經侯委
劍佩去杜門不出夫賢聖以簡素爲貴皇王以菲薄爲德惟殿
下留心恭儉損省玩好以訓天下其三前世東宮門閤往來皆

有簿籍今殿下時有所須唯門司宣令茲爲乘之因緣增損近
呂昇之乃代署宣敕賴殿下糾發其姦以後墨令及覆事僉請
內印畫署冀免許繆其四曰聖人不專其德賢智必有所師今
司經無學士供奉無侍讀夫經所以立行修身史所以諳識成
敗斯悉務也伏望留意經書簡畧細事太子稱善不能用及敗
索得諫書中宗嘉歎擢右散騎常侍歲餘遷秘書監睿宗立拜
戶部尚書卒年七十四有所撰漢書紀訓四十卷發明曾祖察
所註訓纂令後之注漢書者不得竊取爲已說焉

張齊賢陝人聖曆初爲太常奉禮郎轉博士累遷諫議大夫武
后詔京官九品以上四方朝集使議告朔于明堂讀時令布政
事時博士辟閏仁謂謂經無明文唯玉藻天子聽朔南門之外
周太宰正月之吉布政於邦都鄙夫告朔者諸侯禮也魯自

文公始不視朔明非天子所行請罷告朔月祭以應古禮齊賢
奏禮不可罷舉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則他皆吉也左氏
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雖閏猶當告也周太史頒朔于邦
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今議者乃引周太宰
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諸侯受於天子藏
之於廟天子受之于天宜在明堂故告時帝配祖考今日天子
月告祭頒朔則諸侯安得藏之故太宰歲首布一歲事不知乃
是周太史總頒十二朔於諸侯天子猶月告者是頒官府都鄙
六官又各布所職之典分內與外異言之也王方慶又言天子
以正月上辛總受十二月政於南郊還藏于祖廟并取一政班
之明堂諸侯則月取一政行之於國王者以其禮告廟謂之告
朔視月之政謂之視朔玉藻玄冕而朝日東門之外聽朔南門

之外鄭玄說明堂在國陽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宿路寢
今元日通天宮受朝有司讀時令布政古之禮也陛下幸建明
堂遵告朔事若月一聽則近于煩每孟月視朔惟制定其禮臣
下不敢專成均博士吳楊吾等又言如齊賢方慶議不數歲禮
亦廢久之東都建大社祝欽明問周家州所宜木今何用石齊
賢與韋叔夏郭山暉尹知章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
奉以從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引呂氏春秋言殷
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太社石主其來尚矣周之田主用所
宜木此民間之社非大社也又問何以長尺有六寸方尺七寸
齊賢等議其制無傳恐天子親征過重不可載以行禮社祭土
主陰氣韓詩外傳天子大社方五丈諸侯半之五土數社主宜
長五尺以準數五方二尺以準陰偶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
以象地體請度以古尺埋半土中均其本末又問土隨四方用
色而中不數尺冒黃土謂何齊賢等曰黃土象王者覆被四方
天子當全覆壇上舊不數尺覆被之狹乖於古乃以方色飾壇
四面陛上今覆黃土其後改先農壇曰帝社又立帝稷皆齊賢
等參定武后改東都廟爲唐廟中宗議滿七室以梁武昭王爲
始祖齊賢議禮天子七廟尊始封君曰太祖未聞復立始祖景
皇帝始封唐子孫承之比殷周高稷實爲太祖以世數近故尚
在昭穆昭王國不世傳後嗣失守今乃引爲始祖實異三代且
魏不祖曹參晉不祖司馬卬宋不祖楚元王齊梁不祖蕭何陳
隋不祖胡公楊震今謂昭王爲祖可乎漢嘗議欲郊堯杜林以
爲漢業特起功不緣堯卒不果武德初去昭王尤近尚不託祖
今而立之非祖宗意博士劉承慶尹知章又言王迹有淺深代

系有遠邇今不宜以廟數未備引當遷之主於昭穆上以苟充
七室既景皇帝世淺猶在六室則室未常有七非天子廟不當
七也大帝神主既祔宣皇帝非始祖親盡而遷不可復立請仍
爲六室詔宰相詳裁祝欽明等與博士三百人本齊賢承慶兩
議皆通詔曰可俄尊孝敬皇帝爲義宗列於廟爲七室西京太
廟亦如之

徐彥伯名洪以字行兗州瑕丘人七歲能文結廬太行山下河
比安撫薛元超表其賢對策高第調永壽尉蒲州司兵參軍時
彥伯擅文各司戶韋高善判事司士李亘工書札稱河東三絕
遷職方員外郎奉迎中宗房州進給事中預修三教珠英遷宗
正卿帝復位改太常少卿兼修國史武后實錄成封高平縣子
歷齊衛二州刺史政有善狀璽書嘉勞移蒲州上南郊賦辭致

典繆擢修文館學士景雲初遷右散騎常侍加銀青階歷工部
侍郎太子賓客以疾乞骸卒生平事寡嫂謹撫孤姪同己子秉
筆累朝後生翕然倣慕晚爲文彊澀仍自爲體時謂莫及有文
集二十卷常著樞機論以諷王公卿士爲酷吏所引謂言者德
之柄行之主志之端身之文也樞機一動物應得失隨之可以
濟身亦以覆身否泰榮辱一能繫之古者悟宮問答荆齊所以
奔命韓魏加肘智伯所以危殘鄭曼圖速受鼎鑊之誅蔡侯繩
亟招甲兵之罰史遷輕議終下蠶室張紘詭說更齒龍淵凡此
過言其流匪一雖復伯玉沮顏追謝於元凱蔣濟貽恨失譽於
王陵犀首沒齒於季章曹瞞辭舌於劉主當何及哉誠能審思
而應精慮而動懋探世猷克念不訓謀其心而後交擇其交而
後談不感趨於非黨不屏營於詭遇自然介爾景福悔吝何由

而生怨惡何由而至如此乃可以言也當時盛傳以為鑒戒
韋湊字彥宗京兆望族曾祖瓚隋尚書右丞祖叔諧并兄季武
弟叔謙貞觀中號三列宿時居主爵庫與吏部皆為郎中父玄
桂州長史湊永淳初解褐婺州參軍徙資州司兵觀察使房昶
表其才遷揚州法曹繩州豪孟神爽遠近稱伏入為相王府長
史姚崇恨得之晚景龍中遷將作少匠內供奉改司農少卿以
忤宗楚客出為貝州刺史睿宗召入連授鴻臚太府二少卿兼
通事舍人上言節愍太子稱兵宮內跨馬御前悖禮已甚以為
殺三思父子以安君父則有可褒以為稱兵討逆因欲自立則
有可罪况此時韋氏惡逆未明大義未絕於太子母也母雖不
母子安可不子晉太子謚曰恭漢太子謚曰戾今太子乃謚節
愍臣所未喻多祚等以臣犯君非曰無罪祇可云免不可云雪

帝罹然業已成事祇罷多祚等贈官景雲初文諫造作金仙玉
真二觀時宰崔湜岑羲皆言此論大是難事湊曰食君厚祿死
且不顧遑惜其他出更陝汝岐三州刺史開元初遷將作大匠
又諫加孝敬皇帝廟號義宗據禮祖有功宗有德其廟百世不
毀孝敬未嘗南面別廟無稱宗之義遂罷為人識鑿深遠前後
數上書論時政多見採納尋遷河南尹封彭城郡公坐屬吏侵
漁左授曹州刺史十年拜太原尹兼節度支度營田大使卒年
六十五贈關州都督謚曰文 叔謙子知人字行哲弱而好古
以國子舉授校書郎高宗時自荆府兵曹遷司庫員外郎兼判
司戎大夫事卒二子 維字文紀自少博涉文史對策高第調
武功簿督役虢陵會歲饑均力勸功人不知勞坐徐敬業親左
除五泉簿徙內江令教民耕桑縣為刻頌遷戶部郎中與員外

宋之問皆善詩時稱二妙終太子右庶子繩長文辭撫養宗屬孤幼無異情舉孝廉以母老不肯仕踰二十年乃就長安尉威行京師擢監察御史更泗涇鄜三州刺史天寶初入爲秘書少監終陳王傳維子虛心字無逸舉孝廉遷大理丞侍御史神龍中按大獄僕射竇懷貞侍中劉幽求意欲寬假虛心執法有不可奪之志景龍中僉捕西域叛寇有詔悉誅覆奏但誅酋長原活其餘遷御史中丞歷荆潞揚三督府長史兼採訪使所至官吏振肅威令甚舉荆州有鄉豪負勢干法籍入其貲廬江多盜立舒城縣盜賊爲衰入更左右丞兵部侍郎工部尚書東京雷守封南皮縣子卒年六十七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正生平有孝行父喪哀毀過禮鬚髮皆白鄉黨嗟異弟虛舟亦舉孝廉爲御史累遷戶部員外司勳左司郎中歷荆州長史洪魏二州刺史兼採訪使多著能政入爲刑部侍郎終大理卿家有禮則縉紳稱之

彭景直瀛州河間人景龍末爲太常博士歷禮部郎中上言獻昭軌三陵皆日祭在禮所無王者立七廟一壇一墀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皆月祭遠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有禱祭之無禱乃止燕周曰天子始祖高曾祖考之廟皆朔加薦以象生時號日祭二祧廟則無今諸陵朔望進食近古之殷事諸節進食近古之薦新若祭則皆在廟尋經執禮無日祭於陵之文漢時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陵旁立廟園各有寢便殿故日祭諸寢月祭諸便殿貢禹以禮節煩數白元帝願罷郡國廟韋玄成等後因議七廟外寢園皆無復修劉歆引春秋外傳曰祖禰日祭曾高月祀二祧時享壇墀歲貢魏

晉以降不祭墓。唐稽古作法。臣謂宜罷諸陵日祭。如禮便。帝不從。因下詔。夫禮以人情為之。沿革何專古而泥。所聞虬陵宜朝。脯進奠。昭獻陵日一進。或所司乏于費。可減朕常膳為之。又議以和思皇后祔葬中宗定陵。先為武后所殺。不得其喪。所將招。竟合諸梓宮。景直以古無傳。不可請。如橋山藏衣冠故事。告以太牢納后。祿衣方中。奉帝梓宮。右覆以夷衾。制曰可。

盧粲。幽州范陽人。後魏侍中。陽烏五世孫。祖彥卿。合肥令。撰後魏記二十卷。從父行嘉。高宗時為雍王記室。亦以學聞。粲博覽經史。始冠。登第。遷累給事中。韋后疾節愍太子。非已。出勸中宗。每年取衛府封物。以給東宮。服用粲奏。太子繼離主鬯。歲時服用。宜取於百司。如周禮諸川財。耨歲終則會。唯王及太子不會。今乃與諸王等夷。非所謂憲古法。今者詔可之。又安樂公主。婿

武崇訓。死少卿。趙履溫諷公主奏請。墓視陵制。駁以凡王公主。墓無稱陵者。唯永泰公主。事出特制。非後人敢援。比崇訓。榮兆。請視諸王。詔答。安樂本與永泰不殊。崇訓當與公主同窆。陵制不煩固執。又舉雍王故事。以今崇訓。雖封魯王。論親尚不相及。雍王墓。猶不稱陵。緣主如何可得。帝以其言有據。竟依之。主大怒。出粲。陳州刺史。開元初入。為秘書少監。累封固安縣侯。終邠王。傅諡曰景。

沈伯儀。吳興人。武后時為太子右諭德。歷國子祭酒。修文館學士。時詔大享。參用貞觀顯慶二禮。成均助教孔玄義奏祭法。祖文王。宗武王。祖始也。宗尊也。一名而有二義。請以太高二宗配上帝。圓丘。神堯配。感帝南郊。經稱宗祀文王。夫文王當祖而云宗。包武王以言。乃知明堂以祖考配。與二經合。伯儀奏祭義。吳

天圓丘曰禘上帝南郊曰郊五帝五神明堂曰祖宗此爲最詳
虞夏禘饋項郊饗殷舍禘郊冥去取違舛推周得禮之序至明
堂始兩配焉文王上配五帝武王下配五神別父子也貞觀永
徽禮實專配由顯慶後始兼尊焉今請以高祖配圓丘方澤太
宗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而元萬頃范履冰等議則又曰禮
昊天上帝等五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以申孝也詩昊天章二
后受之易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有兼配之義高祖太宗旣先配
五祀當如舊請奉高宗歷配自是郊丘皆以三帝並配

崔沔字善冲山博陵徙長安高祖士約後周隴州刺史父珪懷
州刺史沔自幼純謹口無二言事親篤孝工文詞擢進士賢良
二科覆賜皆第一侍郎岑義嘆爲今之郤詵初授陸渾簿累遷
左補闕祠部員外郎性舒遲訥於造次當官正色言不可謂睿

宗拜中書舍人以母病固請侍養更表陸渾尉郭降太樂丞封
希顏處士李喜以代轉虞部郎中久之進御史中丞請發太倉
粟及減苑囿所給以賑貧乏人賴其利將劾御史宋宣遠與盧
懷慎姻家恃以弄法姚崇子彝留司東都招通賄賂二人憚之
會方執政欲奪其權共薦沔有史才轉著作郎太子左庶子母
喪哀毀逾禮賓客來弔常於廬前受之以母平日非至親未嘗
升堂入謁故不以存亡變其禮服闋中書令張說數薦之遷中
書侍郎喜論得失每有詔敕及曹事多所異同未幾出爲魏州
刺史奏課第一召還分掌吏部十銓以清直稱歷左散騎常侍
集賢修撰秘書監太子賓客預韋縉議以爲古者未有火化故
先薦毛血未有翹檠故奠有玄酒後王作爲酒醴犧牲以致馨
香故有三牲八簋五齊九獻雖曰備物而節制存焉晉盧諶家

祭所薦皆晉時常食不純用古此變文而通其情國家清廟時
享設周制具禮饌古物存焉園寢上時膳備列漢法他珍極焉
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苑囿躬稼并蒐狩親
獲莫不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已至無以加矣不必加籩豆
以爲噍亦未有薦時饌而用古器者故加籩豆未足盡天下美
物而措諸廟庭徒近侈耳爵小自有司之陋隨失制宜不待議
而革又曰夫禮本於家不可以貳故父以尊崇母以厭降是以
內服斬外服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今古不易之道比制唐禮
推廣舅恩故弘道以來國命再移於外姓本禮驗亾可不戒哉
朝廷以汚善於禮經遇有疑議皆咨逮取衷卒年六十七贈禮
部尚書謚曰孝生平儉約自持祿稟隨散宗族不治居宅嘗作
陋室銘以見志子祐甫

盧從愿字子冀世爲山東著姓六世祖昶後魏度支尚書自范
陽徙相州爲臨漳人父敬一吉陽丞從父備歷右補闕終秘書
少監中宗時默啜入寇敗沙吒忠義詔百官陳破賊策備上疏
治內可以及外賞罰明則士盡節紀功信則行可勸鳴沙之役
主帥先遁乃騎將下材不可以當大任宜用古法募人徙邊免
行役明教令賞鹵獲購辦勇結諸蕃以圖攻取擇邊州刺史蒐
乘積粟謹烽燧以備守戰時無施行者俱自聞喜尉爲翰林學
士終吏部員外郎從愿擢明經爲夏縣尉又舉制科高第拜右
拾遺遷監察御史充山南黜陟巡撫使還奏稱旨擢殿中侍御
史進中書舍人睿宗立拜吏部侍郎選司自先朝頗失綱紀賴
以精心條理凡僞牒詭功槌檢無所遺銓總六年號稱平允與
裴行儉馬載齊名官其子太子通事舍人贈父鄭州長史玄宗

上簡錄
卷三十一
七
侍從唐二

立凡新授縣令策試於廷有在下等者坐擬不實左遷豫州刺史爲政嚴簡奏課天下第一璽書勞問賜絹百匹無幾召爲工部侍郎遷尚書左丞刪定開元後格遷中書侍郎十三年檢校工部尚書畱守東都從封泰山加金紫光祿大夫轉刑部尚書數考校外官升退詳確以抑宇文融括田不署上考融恨之密奏從愿廣占良田至數百頃帝由是薄之目爲多田翁有薦爲相者輒止十八年復爲畱守坐子起居郎輪糴取利貶絳州刺史遷太子賓客二十年河北饑詔爲宣撫處置使發倉廩賑饑民還乞骸授吏部尚書致仕給全祿卒年七十餘贈益州大都督謚曰文

李朝隱字光國三原人中明法科調臨汾尉至大理丞駁論五王罪須經鞠正作旨中宗命貶嶺南惡地宰相韋巨源李嶠言素清正恐駭天下更以爲聞喜令尋遷侍御史吏部員外郎執罷斜封官千四百員悉誹謗騰岸然無所避屈遷長安令宦官閻興貴有所干請曳出之睿宗嘉歎褒諭其能進大中大夫賜中上考并絹百匹以旌剛烈成安公主奪民間不酬直杖其奴權豪聞之皆斂伏俄執政擠之出爲通州都督徙絳州刺史開元初爲吏部侍郎與盧從愿同稱明允官一子職同亦坐策縣令下第降滑州刺史徙同州駕幸東都召見慰勞賜以衣帛擢河南尹政尚清嚴姦人不容息常榜太子舅趙常奴怙勢橫閭里御書慰勉入爲大理卿爭武彊令裴景仙丐乞贓不當死且其先祖寂開國有功後遭酷吏破家誅戮畧盡惟景仙獨存縱應死猶當宥之以全廟祀有詔決杖流于嶺南轉朝隱岐州刺史時年已衰母喪篤孝毀瘠人以爲難起爲揚州大都督府長

史再辭方就代還爲大理寺卿封金城縣伯素負天下公望推授御史大夫及居職頗不爭引大體輒先細務聲名頓減進太常卿出爲嶺南採訪處置使兼判廣州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諡曰貞

賈曾洛陽人父言忠以孝母聞補萬年簿護役蓬萊宮督作苛急高宗廷詰辯列詳明擢監察御史督遼東軍餉還奏山川道里并破賊狀帝問諸將優劣悉舉李勣小心憂國龐同善持軍嚴整薛仁貴慄勇冠軍高倫忠果而謀契苾何力沈毅持重有統御才然頗負忌前之癖帝然之累轉吏部員外郎性高尚氣與尚書李敬玄不相下貶邵州司馬復失武懿宗意左除建州司戶參軍卒曾少有名景雲中累遷吏部員外郎選爲玄宗太子舍人太子遣使采女樂就率更寺肄習曾諫以爲駁下超代

神武字內瞻望今渴賢之美未著好妓之聲先聞非所以追啓誦之徽烈嗣堯舜之英風也太子于令嘉谷俄擢中書舍人與蘇晉同掌制誥辭學允稱時號蘇賈轉諫議大夫睿宗南郊請合祀天地并設從祀等坐與宰相禮官議皆合開元初坐事貶洋州刺史歷虔鄭等州入拜光祿少卿遷禮部侍郎卒子至字幼鄰擢明經調單父尉從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撰傳位冊進玄宗覽之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爲之今茲冊命又爾爲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繼美矣陛下書舍人嘗諫肅宗聖人誅亂必先示法令崇禮義按法殺入者死義不可易今王去榮以一朔方偏裨提數千士不能整行列輒挾私怨擅殺富平令杜徽陛下若以爲新得陝非去榮不可守臣聞太原有李光弼上黨有程千里靈昌有許叔冀南陽有魯炅雍丘有賈贲睢

陽有張巡未嘗乏人若以一材能免死彼孤矢絕倫劍術無前者恃以犯上將何止之疏上詔羣臣議太師韋見素郎中崔羆等皆以爲罪不可赦遂殺之俄遣慰安蒲州時河東瀕賊刺史恐其保聚撤傅城廬舍至悉罷之民得還業俄坐事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復官遷尚書左丞會楊綰建議復古至言前代取士必先行實孔門四科義甚著明間者禮部進人有乖斯義明經者取帖字爲精通而不窮義旨豈能知不遷怒不貳過之與乎考文者以聲病爲是非而所誇浮豔豈能知移風俗化天下之事乎矧衣冠遷徙人多僞處請廣學校增博士員明詔十道大州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議者然之廣德二年轉禮部侍郎待制集賢院時因歲歉奏請舉人赴兩都試其事始此大曆初轉兵部擢京兆尹封信都縣伯承泰七年遷右散騎常侍卒年五十五贈禮部尚書謚曰文

齊澣字洗心定州義豐人自少開敏言動不凡年十四見李嶠稱其有王佐才上書請抑諸武中宗自廬陵還武后召宴同明殿諭曰朕母子如初卿預有力方不次待爾澣辭母老不忍遠離受賞而罷聖曆初制舉登第調蒲州司法叅軍有父子連坐論死議貸其父太守不聽固爭以免景雲初姚崇薦爲監察御史彈劾違犯必先風教號爲善職睿宗將祠太廟裴談當攝太尉先事在告澣奏談本事武三思潛敬暉以獲進今孝享攝事敬恭明神而慢媠不恭神昏形滓挾邪罔上妻復外淫男女不得姓氏談乃下除汾州刺史開元初姚崇復相用爲給事中遷中書舍人論駁書詔潤色王言皆引古誼以爲準的朝廷大政必以容之時號解事舍人數諷崇年老避位舉宋璟自代崇用

其謀及璟為相。問以比向日諸公如何。滸曰：不如。又問何以知。答曰：前時近郊戶三百以為困，今不百戶，是以知之。馬懷素等。緒次四庫書表滸為副，改秘書少監，尋出為汴州刺史。地當輻輳，人庶浩繁，稱職者鮮。惟滸以清毅聞，自淮至徐，水險惡，鑿深十八里入青水，人便於漕。吏民頌美，會封太山，車騎數萬。王公妃主四裔，君長湊集，供頓彌數十里。為列長棚，帘幕聯亘，上食。凡下舉身自進膳。帝嘉其知禮，為雷三日，賜帛二千匹。張說擇授尚書右丞。李元紘杜暹復表為吏部侍郎。當時目為高選。值王毛仲有寵，與掌兵葛福順結姻，乘間密言小人寵極，姦生不豫。圖之恐有後患。帝嘉納之。適大理丞麻察奸險，無行，出為典州別駕。滸往餞，座間因道諫語。帝聞大怒，召入謂曰：卿尚疑朕不密，而反告察，豈不知其嘗游太平之門耶。滸免冠謝，乃貶為高州良德丞。察再貶潯州。皇化尉其黨齊敷，郭廩皆流放。久之，博索盧承，柳州長史濠常潤三州刺史，招還流民，徙漕路由京口。球治伊婁，深以達揚子歲無覆舟，減運錢數十萬。又立伊婁康官，征其人，復徙汴州。悵悵失勢，素樸凌衰，更倚力士助得為兩道採訪使。典利以中帝意，納劉戒女為妾，不吝其妻。幕府賊事連逮，放歸田里。天寶初，召為太子少詹事，開司東都，與嚴挺之杖屨往來。林甫畏其謀復用，為平陽太守，以離異之。在任更以黃老清靜為治。卒年七十二。肅宗贈禮部尚書，孫抗宰輔。

以黃孝尚精為常平十一二歲崇祖漸將尚書洛其半誦
 之林風林來林由異其焉身以器平則木官以顯異之
 事進後以補用果天寶時官為太子少師進開行東
 南林其出典以中帝意除陸如又為漢不谷其表器
 則官其其人亦封有世地人選來其家其子世器為
 日東常川其子以道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
 刺宗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
 高州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其子

引簡錄卷三十三

明刑部員外郎仁和邵經邦以齋學

皇清翰林院侍講學士四世孫遠平校閱

侍從 唐四之三

王丘 嚴挺之 子武 席豫 徐安貞 韋抗 梁昇卿

陳貞節 施敬本 盧履冰 王仲丘 康子元

趙冬曦 尹思貞 子陸堅 鄭欽說 于休烈 孫敖

韋陟 子弟 華元甫 蕭斯 嚴郢 李季卿

劉廼 子伯翳孫寬夫 暢堆 子常 歸崇敬 子登 令狐岷

王丘字仲山外戚同校從子父同唯太子左庶子封密預縣男
 丘年十一以文知名擢童子科及冠長於詞賦中制舉調假師
 縣簿俄授奉禮郎氣清神古志行修潔王方慶魏元忠更薦之

擢監察御史開元初遷考功員外郎謝絕請託采錄精明務覈實材登進纔滿百先朝冒濫之徒自是絕息時謂數十年來無可比者。席豫嚴挺之皆出其下。遷紫微舍人知制誥轉吏部侍郎典選數年復號平允所擢用山陰尉孫逖桃林尉張鏡微湖城尉張晉明進士王泠然皆稱一時雋茂久之為黃門侍郎會山東旱饑議以中朝臣為刺史乃以丘守懷州在職清嚴人吏畏慕會東封獨不市恩餉餼外無他獻復入知吏部選事與齊澣同任尚書左丞父喪服除為右散騎常侍仍知制誥素善蕭嵩將引與共政固辭盛推韓休行能休既相薦為御史大夫以訥於言自奏帝前多不喜改太子賓客襲父爵尋以疾改禮部尚書致仕生平有古人節更履華劇所守清約未嘗通饋遺室宅童騎敝陋如初既老藥餌殆不給帝知之下制給全祿以旌潔吏卒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

嚴挺之名浚以字行華陰人少好學資質軒秀登進士制策二科調義興尉雅有吏幹刺史姚崇器異之執政引為右拾遺玄宗好音律每聽忘倦遇元夕大設燈火弛禁樂奉上皇縱觀嘗御安福門觀百司酺宴挺之上疏陳五不可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釀為權不使靡費今暴衣冠羅伎樂雜鄭衛之音縱娼優之玩不深戒慎使有司跛倚下人罷劇府縣苛賦閭閻嗟吁買毀生產擾方春之業欲同其樂而反遺之患帝納而止。開元中歷考功員外郎中獎進人物允協時望材能懋舉濫冒減半遷給事中不改任與同考判試中書舍人宋遙好尚不同各有取舍宰相李元紘出為登州刺史為治整肅吏不敢犯改太原少尹密奏王毛仲恐有變帝不信俄又連刺濮汴二州既蒞大郡

益尚嚴威人乃重足脅息會毛仲敗帝思前言名爲刑部侍郎
甚見親遇遷太府卿雅善張九齡擢爲左丞知吏部選且欲引
以輔政令往謁李林甫以素陋其爲人不肯往及林甫引蕭昊
爲戶部侍郎素不知書誤讀烝嘗伏臘爲伏獵擬之白九齡省
中乃有伏獵侍郎乎昊坐出林甫深恨之諷人發其囑託蔚州
刺史王元琰事下除洛州刺史徙絳州天寶初帝將大用顧問
擬之安在林甫退名其弟損之許以美官與道舊故因言上顧
爾兄厚令早作一計見上乃使稱疾就醫京師既得其狀反奏
以老疾愿得閑官自養帝叱恨除太子詹事分司東都遂鬱鬱
成疾卒年七十自爲文誌墓爲人重交游生死不改易嫁故人
孤女數十爲時所重然溺志浮屠與僧惠義善卒爲之服自葬
塔左人以是譏之 子武字季鷹自幼豪雋不類凡兒方八歲
忿母裴氏不爲父所答獨厚其妾英竊就英寢奮搥碎其首左
右驚白以爲戲殺爭曰安有大臣厚妾而薄妻者兄故殺之非
戲也父奇之曰真嚴挺之子及長敏於見聞讀書不宥精義涉
獵而已以蔭調太原府參軍哥舒翰奏充節度判官遷殿中侍
御史從幸蜀擢諫議大夫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瑄以名臣子
薦爲給事中收長安拜京兆少尹兼御史中丞年始三十二值
思明阻兵不之官優游京師頗自矜大坐瑄事貶巴州刺史久
之改綿州遷東川節度使上皇合劍南爲一道轉成都尹劍南
節度使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兼御史大夫厚結元
載遷黃門侍郎求輔政不遂復鎮劍南廣德二年破吐蕃七萬
衆于當狗城復收鹽川城加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在蜀累
年威震一方藩不敢近然恃其饒富頗肆志逞欲川度無藝或

有一言之悅賞至百萬峻陪亟歛閭里爲空恣行苛猛常因小忿殺梓州刺史章彝瑄雖舊恩任部內刺史慢不爲禮最厚杜甫欲殺者數四李白爲賦蜀道難以危之卒年四十贈左僕射其母常恐禍及至是且哭且喜曰而今免爲官婢矣

席豫守建侯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年十六舉學兼流略詞擅文場科以父喪罷復中手筆俊拔科補襄邑尉奏事闕下值安樂公主請爲皇太女上書以梅福自比請立皇太子語切時忌人爲寒懼公主聞其名將表爲諫官豫耻汗遁去又舉賢良方正爲陽翟尉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出爲樂壽令母病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母喪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進紳清明歷中書舍人知制誥皆有能名尋轉戶部侍郎充江南東道巡鎮使兼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以自代拜吏部侍郎玄宗論以前在考功職詳事允故有是授典選六年簡拔寒遠多至臺閣當時號爲知人天寶六載改尚書左丞進禮部尚書封襄陽縣子歷撫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教以埋歛明列科防俗爲之改爲人清直無欲當官不爲勢權所撼性謹畏雖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謚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郡臣屬和稱其詩最工謚曰詩人冠冕弟晉亦以文名當時徐安貞初名楚璧信安龍丘人善五言詩應制舉甲科調武陟尉開元中與韓休許景先席豫孫逖相次掌誥名相甲乙俄進中書舍人集賢院學士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封東海縣子在中書久參助李林甫計議時論薄之天寶初卒

韋抗叔夏從弟弱冠舉明經累官吏部郎中景雲初為永昌令
 轂繁要不事威刑而治前令無及者遷右御史臺中丞民為
 立碑開元三年自太子左庶子為益州長史入遷黃門侍郎河
 南胡康待賓叛詔持節慰撫以不長武略稱疾而返俄授御史
 大夫兼按察京畿弟拯方為萬年令兄弟同領本部時以為榮
 出薦御史匪人左授安州都督改蒲州刺史復任大理卿進刑
 部尚書分掌吏部選歷職清儉不治產業卒之日至無以葬玄
 宗特給轎車贈太子少傅謚曰貞所表奉天尉梁昇卿新豐尉
 王仲華原尉王壽為僚屬後皆顯著昇卿涉學工書於八分尤
 工歷廣州都督書東封朝覲碑為時絕筆能遷河西節度使天
 寶中功聞於邊他所辟舉王維王縉崔殷等皆一時選云
 陳貞節潁川人開元初為右拾遺遷太常博士上言祖廟以功

德猶親盡而毀今別廟無功如隱太子章懷懿德節愍並建陵
 廟分八署置官吏四時進饗有司守衛與列帝侔事皆非是若
 謂祀未可絕當如古者別子為祖許所後子孫奉之詔有司博
 議駕部員外郎裴子餘以為皆先帝冢嗣列聖念懿屬而為之
 享惟春秋書晉世子將以晉昇泰故不祀至魯定公元年為伯
 禽子立煬宮尚不為限况天子篤親親以及旁蕃誰曰不然太
 常博士段同曰隱於上為伯祖服總章懷伯父服甚懿德節愍
 章昆弟服大功親未盡廟不可廢且死者之錫蘋蘩猶生者之
 開茅土子孫一無所議乃可援禮停祠附其言者禮部尚書鄭
 惟忠等二十七人詔乃抵減吏卒之半他如舊及玄宗奉昭成
 皇后祔睿宗室又欲并升肅明皇后貞節奏言廟必有配一帝
 一后禮之正也昭成有太妃之德宜升配肅明非有子貴宜在

別廟請準周姜嫄晉簡文鄭宣皇后納主別廟時享如儀從之
又與博士蘇獻上言請立中宗別廟改奉睿宗以繼高宗按賀
循說兄弟不相爲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
不嗣孝成而上承元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皆別立廟蓋
兄弟共世昭穆位同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若容我弟則
上毀祖考不得全事七世矣詔可至五年太廟壞伊闕蘇獻
子上書引春秋說僖雖閔兄嘗爲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
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陛下未祭
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
若必以爲木朽而壞昔晉太康中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
廟殿陷及泉更營之梁又折此天所譴非必年久而腐也臣謂
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哉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
博士馮宗質之曰殷人六廟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若以爲世
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何以易乾鑿度曰殷至帝乙其父子六
世可見兄弟不爲世明矣古者由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
穆未嘗缺若果兄弟相繼乃是二穆於禮不應又曰爲人後者
爲之子庶宗未嘗爲後不父孝和祇是兄終弟及其不相入廟
亦明借有兄弟代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嗣孫必稱伯考伯
祖何統緒乎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晉景帝亦文帝兄景
絕世不列於廟今謂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
帝而享世長久乎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
子猥引僖公逆祀爲此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
嘗一日居上也帝令宰相召平子與獻等詳論援經辨論殊不
能屈蘇頌右獻等貶平子都城尉諸儒特以其孤挺見廷成爲

不平帝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明年又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復與宗質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聲如雷庶民謹謹以爲神靈不悅堂成災咎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禳厥變上帝神靈安肯臨享且密邇掖庭人神雜擾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爲乾元殿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圓丘詔所司詳議尚書王志愔等是之請因舊制詔曰可

施敬本潤州丹陽人開元中爲四門助教轉太常博士集賢院修撰遷右補闕秘書郎玄宗將封禪詔有司講求典儀舊制盥手洗爵皆侍中主之接天神太祝主之敬本上言周制大宗伯鬱人下士二掌祿事漢無鬱人川近臣漢世侍中微甚籍孺闕孺等幸臣爲之後漢郤闔自侍中遷步兵校尉秩千石亦襲臣也今侍中位宰相非鬱人比祝者薦誠意於神明非賤職也古二君相見卿爲上儉况天人之際哉周太祝下大夫二今郎中太常丞之比上士四今員外郎博士之比漢太祝令秩亦六百石今太祝乃下士以下士接天神以大臣奉盥洗輕重不倫又舊制謁者引太尉升壇漢尚書御史屬有謁者僕射一秩六百石銅印青綬謁者三十五以郎中滿歲稱給事中未滿歲稱謁者光祿勳屬有謁者掌賓贊員七十秩比六百石則古謁者名秩差異今謁者班微升壇禮重循空名忌實事非所以事天也帝乃詔張說熟議以他官攝領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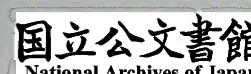
盧履冰幽州范陽人元魏都官尚書義僖五世孫開元五年歷

右補闕建言古禮父在爲母立几筵一期徹靈心喪三期武后始請同父三年請正其非玄宗疑之又以舅嫂叔服未安并下百官議刑部郎中田再思以父在爲母三年高宗實行之著令已久。嫂叔舅姑服太宗實制之閱百年無異論不可收履水又奏上元中后雖請未用逮垂拱始行之至有祖父母在其子孫婦沒行服再朞不可謂宜夫聖人豈蔑情於所生固將有意於天下昔武后陰圖篡位豫自惡陵繼後韋氏復出醜殺天子幾亡宗社故臣將以正夫婦之綱非特母子間也議者或言非詩罔極且又與伯叔母姑姊妹等此鄙儒未習先王之旨夫君子有終身之憂罔極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何限一朞再朞而已哉彼伯叔姑姊烏有筵几之制三年心喪乎元行冲又以古緣情制服女天父妻天夫斬衰三年情禮俱盡因心立極也妻喪杖朞情禮俱殺者遠嫌疑尊乾道也爲嫡子三年斬衰而不去官至母喪獨免官情已畢中自堯舜周公孔子所同而今舍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謂之禮可乎姨兼從母之名以母之女黨加於舅服不爲無禮嫂叔不服則遠嫌也請據古爲適弗報七年下詔服紀一川古制自是人間父在爲母服或朞而禫禫而釋心喪三年或齊衰三年

王仲丘沂州琅邪人祖師順高宗時任議曹論事有名終司門郎中仲丘開元中歷左補闕內供奉集賢修撰起居舍人遷禮部員外郎卒贈秘書少監時典章差駁欲合貞觀顯慶二禮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遙王王者必感一以典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

張餽錄 卷三十三
祖配之。因以祈穀。請因祈穀之禮。徧祭五方帝。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禮書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于南郊。季秋祀五方帝。五官於明堂。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今顯慶享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康子元。越州會稽人。與平陽敬會真。長樂馮朝隱。皆善易。與老子每啓篇。先薰盥。後讀。開元初。詔張說舉能治易老莊者。因侯行果薦。並賜衣幣。得侍讀。子元歷獻陵令。擢累秘書少監。會真朝隱。四門博士。三人推索秘義。俄皆兼集賢侍講學士。將東封。說引與商。裁儀注。子元奏。高宗時許敬宗議。周人尚臭。故前祭而燔柴。臣按周官樂六變。天神降。是降神以樂。非緣燔也。宋齊以來。皆先齊福酒。乃燎。今請如貞觀禮。先祭後燔。行果與趙冬曦議。以爲先燎降神尚矣。若祭已而燔。神無由降。子元延讓不

從說。請決于帝。乃詔。後燔子元。後遷宗正少卿。以疾授秘書監。致仕。卒。贈汴州刺史。帝常制贊賜。說子元命工圖其象。詔冬曦韋述。母喪。分爲傳。行果上谷人。歷國子司業。集賢直學士。終皇太子侍讀。贈慶王傅。朝隱。終太子右諭德。會真。至太學博士。趙冬曦。定州鼓城人。兄弟六人。並登進士。冬曦歷左拾遺。神龍初。上書以爲律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古律條目千餘。當時姦臣侮玩。著令無正。條出罪舉。重以明輕。入罪舉輕。以明重。一辭而廢。條目數百。自是輕重。訟愛憎。被屈者不知其數。夫法易知。則下不敢犯。而遠機辨。文義深。則吏乘便。而朋附盛。請刊定格。式科條。直書其事。使有犯者。雖貴必坐。無犯者。雖愚必知其以。準加減。比附量情。不應爲之類。皆勿用。當時稱之。開元初。遷監察御史。坐事流岳州。召還。知史事。遷考功員外郎。與賀知章孫



李良咸廩業俱入集賢院爲修撰王嗣琳范仙厦爲校勘呂向
東方顥爲校理踰年皆爲直學士冬職俄遷中書舍人終國子
祭酒爲人放達不屑世事兄夏日弟和璧安貞給事中居貞吳
郡採訪使願貞安西都護嗣琳初任將仕郎轉太子校書郎罷
顥翰林供奉上書忤旨左遷高安丞廩業大理評事亦坐事左
遷餘杭令仙厦善講論由四門博士至集賢學士

尹思貞字季弱秦州天水人少明春秋受學於國子博士王道
珪稱之曰自吾門人多若尹子罔測也高第後親喪哀毀服除
不仕張說尹元凱薦爲國子大成每釋奠講辨三教聽者皆得
所未聞終四門助教年始四十子愔博學尤通老子書初爲
道士薦拜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修國史在職顥領集賢史
館圖書卒贈左散騎常侍又洛陽人陸堅初名友悌以善書

釋褐汝州參軍遷通事舍人轉給事中兼集賢學士玄宗嘉其
剛正賜今名從封泰山封建安縣男轉秘書監帝待之甚厚圖
形禁中親制贊以賜卒年七十一贈吏部尚書謚曰懿
鄭欽說後魏濮陽太守敬叔八世孫開元初由新津丞試五經
擢第授鞏縣尉集賢校理歷右補闕內供奉善博物兼通曆術
嘗因出使遇梁太常任昉五世孫升之隱居商洛言昉於大同
四年七月發鍾山壙中得銘曰龜言土著言水旬服黃鍾啓靈
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
地當時莫能辨昉因戒諸子世世求訪通人有知之者必告我
日辰其言旬服五百里黃鍾十一月孫大同四年上推漢建武
四年凡五百一十一年葬以三月十日庚寅三上庚也圹以七

月十二日巳巳七中巳也。浹辰十二也。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月一交。故曰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十八也。重三六也。建武四年三月十日距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曰二九重三四百也。升之驚服。其敏智類此。後爲韋堅判官位殿中侍御史李林甫惡之。貶夜郎尉卒。子克鈞爲都官郎中。靈夏二州運糧使吐蕃圍靈州軍餉匱竭。德宗令轉米峙塞下守者遂安。于休烈河南人。宰相志寧玄孫。父默成沛縣令。早卒。休烈至性貞。懋機鑒。融敏善文章。與會稽賀朝萬齊融。延陵包融。齊名。登進士制策。二科。歷秘書正字。吐蕃金城公主請文集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休烈。疏諫吐蕃寇讐。經籍國典。昔東平求史記。諸子明帝不與之。豈非以多兵謀。雜詭術乎。若反貽以經典。何異假寇兵資盜糧也。矧公主下嫁。常用蕃禮。復求良書。恐非本意。殆有姦人勸導。其中若陛下慮失其情。示不得已。請去春秋。其書當周德既衰。諸侯強盛。以臣名君。專競征伐。情僞是生。變詐是起。無足所求。以資詐術。疏入。詔宰相議。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孤背國恩。今求哀稽顙。許其降附。正宜漸以詩書。陶以聲教。休烈但見情僞。變詐於是乎生。不知忠孝禮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累遷起居郎。直集賢殿學士。比部員外郎。中。以不附楊國忠。出爲中部太守。肅宗立。奔行在。擢給事中。太常少卿。知禮儀事。兼修國史。著五代論。討述舊章。上嘉之。時兵興。後國史實錄。起居注。焚燬皆盡。請下御史行諸府州縣。購求送官。凡一書進。一資一卷。緝十匹。數月止。獲一二。惟韋述以其家藏國史百三十卷。上獻。文物多有未完。俄轉工部侍郎。宰相李揆

嫉之奏爲國子祭酒仍修史乾元初復命將太常鐘磬集樂工
考試審定差錯上親閱視別令鑄造磨刻上臨軒考擊皆合五
音羣臣稱賀又奏罷元日冬至命婦朝皇后於光順門與百官
雜處在禮不經詔停之代宗嗣位拜右散騎常侍加禮儀使甄
別名品號稱清諒遷太常卿進工部尚書封東海郡公加金紫
光祿大夫在朝三十餘年歷掌清要不治產業性恭儉仁恕無
喜愠之容樂賢下士推轂甚衆年老篤意經籍嗜學不厭以至
於終年八十一帝爲嘆息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元遺謁者就第
宣慰爲儒者榮二子益肅相繼爲翰林學士益天寶初及第肅
終給事中贈吏部侍郎肅子敖字蹈中擢進士授校書郎歷
楊憑李鄜呂元膺幕府元和初拜監察御史轉殿中歷倉部司
勲二員外萬年令右司郎中出爲商州刺史長慶四年入爲吏
部郎進給事中本以家世修謹用文學進爲時所稱晚附李逢
吉逐學士龐嚴蔣防以爲貶之太輕衆爲嗤譟聲名益減逢吉
獨喜遷累工戶刑三部侍郎宣歙觀察使卒贈禮部尚書四子
球珪瓌琮皆清顯

韋陟字殷卿安右子神龍二年甫十歲秀敏異常授朝散大夫
溫王府東閣祭酒風格方整善文辭書有楷法一時名士皆與
之游開元中父喪久乃調洛陽令宋璟嘆其盛德遺範不減其
舊累除吏部郎中張九齡引爲中書舍人遷禮部侍郎長於鑒
裁故事試人惟取一日之長定爲高下至陟許自通先試其能
已乃程考舉無遺材轉吏部選人多僞集與正調相冒陟持風
采槩辨無不伏者黜正數百員號爲公平然任法嚴或至詈詰
議者訾其峻自負門第居常簡貴傲視僚家李林甫忌之出爲

襄陽太守徙河南採訪使倚任判官負錫善訊覆支使韋元甫
工書奏時號貞推韋狀俄襲父爵坐事貶守鍾離義陽歷河東
太守以失職內望頗餉權倖真相結納復爲楊國忠所忌諷拾
遺吳豸之劾陟饋遺事誘甥瑋韋元志證之陟惶慄賂吉溫求
救貶桂嶺尉不行徙平樂歲餘不出肅宗起爲吳郡太守江東
節度使委招諭永王表其徒季廣琛爲歷陽太守與高適來瑱
會安州齊盟質信協力勸王至鳳翔除御史大夫欲用爲相以
爭王去榮獄并按杜甫論房瑄奏雖狂不失諫體由是見疏拜
吏部尚書久之坐不禁宗人伐墓貶綿州刺史還授太常卿
呂諲薦爲禮部尚書史思明陷洛令守東都引避不許就保永
樂以圖收復鬱鬱不得志卒年六十五贈荊州大都督爲人性
侈縱喜飾服馬侍兒闍童侔於王宮主第窮治饌羞以鳥羽擇
米每食不減萬錢預人宴雖極水陸曾不下筋使侍妾主牋記
皆有楷法裁答受意惟書陟名自謂若五朶雲人亦慕之號五
雲體然家法修整教子允就學夜分課其勤惰稍怠名立堂下
不與語應對賓客必使王之遇道義相知靡問貴賤恒虛席倒
屣時以此稱永泰初贈左僕射謚忠孝弟玼少修整好文藝
容止嚴峭性質厚有大臣體與兄齊名妻薛王女初授太子通
事舍人遷秘書丞國子司業天寶中爲中書舍人兼集賢院學
士未幾拜禮部侍郎改太常少卿坐宗人韋堅累貶巴陵太守
移臨汝久之拜銀青光祿大夫時陟守河東從兄由爲金吾將
軍緝爲太子少師四第同時列戟衣冠罕比俄陷祿山逼爲黃
門侍郎憂憤而卒乾元初贈秘書監陟子况素志冲遠躋世
貴不爲聲利所遷少隱王屋山孔述磨稱之薦爲右拾遺不拜

未幾召爲起居郎半歲輒棄去徙家龍門除司封員外郎稱疾固辭元和初授諫議大夫勉諭到職數月乞骸以太子左庶子致仕卒當時重其風操

韋元甫少修謹敏於學行初任滑州白馬尉爲政有器局以吏術知名累遷蘇州刺史浙西都團練觀察使杜鴻漸薦徵尚書左丞歷揚州長史淮南節度兼御史中丞在鎮三年政尚不擾以疾卒于位

蕭昕字中明梁郟陽王恢七世孫世居河南少補廣文進士再中博學宏辭歷陽武簿壽安尉遷右補闕憲部員外郎哥舒翰辟爲掌書記翰敗間道走蜀進司門郎中遣奉肅宗冊寶見于行在歷中書舍人禮部侍郎薦布衣張鎬來瑱後至將相代宗待陝出由武關見于行在擢國子祭酒請崇太學以樹教本詔

羣臣及神策六軍子弟聽補生員大曆中持節往吊回紇頗恃其功廷讓以中國方亂非我無以平奈何市馬不時歸直衆咸失色昕徐對曰自戡禍亂國家賞功雖絲髮不遺僕固懷恩我之叛臣爾與連禍又引吐蕃暴我郊甸天舍其衷或敗或悔咸不旋踵非天子念功則隻馬不得出塞果孰爲失信者回紇大慙因厚禮昕遣使者約和而還轉工部尚書封晉陵郡侯朱泚亂昕年八十餘步走出城賊求之急獨窟山谷間訶訶得達奉天遷太子少傅轉爲郡公兼禮部尚書復知貢舉擢杜黃裳高郢裴垍不數年相繼輔政仍以太子少師致仕卒年九十三贈揚州大都督謚曰懿

嚴郢字叔敖華陰人父正誨爲吏有才更歷七郡終江南西道採訪使郢及第補協律郎守東都太廟祿山亂取神主秘藏于

家至德初定洛陽賴以奉還擢大理司直表江陵呂誼節度判
官遣入朝奏辨潭州刺史龐承鼎按治方士申泰芝妖幻詭衆
姦賊鉅萬帝方惑之怒殺承鼎流郢建州代宗立泰芝坐誅始
還承鼎官名郢爲監察御史署郭子儀帥府行軍司馬復表爲
判官檄主邠州留務會河中士卒不樂戍邠多逃還郢誅其渠
首衆方定歲餘元載李杲鈞相繼薦拜河南尹充水陸轉運使
大曆末進尹京兆持法嚴明疾惡撫窮敢於誅殺盜賊衰減號
爲稱職奏宰相楊炎發關輔民鑿陵陽渠擾而無利獲不酬費
又請屯田豐州自太原轉糧以哺資費倍之是虛畿甸事空徭
也請以鑿渠糧俾諸城貸輸取所開土地布帛給田者令據直
轉穀則關輔免調發而屯田自關炎不許渠卒不成御史臺請
天下斷獄一切待報惟殺人償死餘悉徒還郢言殺人外猶有

十惡今一例徒之法太輕且流有三若雜犯等悉與同徒又反
太重况論徒至廣例不覆讞若悉待報正恐按牒填委章程紊
撓其邊及近邊若何爲差請下有司更議炎惡異已諷御史張
著劾郢繫金吾獄長安人日數千遮建福門訟寃帝微知之左
授御史中丞人知郢得原皆迎拜是歲秋旱炎劾以蠲租不實
罷爲大理卿盧杞復引爲御史大夫共謀逐炎下趙惠伯獄鍛
成其罪天下以爲不直杞復忌郢才因按蔡延玉事出爲貴州
刺史道逢惠伯之殯內慙悸歲餘卒

李李卿宰相適之子少工文詞舉明經宏詞二科調郢縣尉肅
宗遷中書舍人坐事貶通州別駕代宗徵爲京兆少尹持節江
南黜陟使入拜吏部侍郎在銓衡數年以進賢爲務俄兼御史
大夫宣慰河南江淮振振幽滯進用忠廉甚得時譽大曆中終

右散騎常侍贈禮部尚書爲人有度量精識博達善與人交襟懷豁如士以此多之。字融立性嚴整善吏事貞元中歷官渭州節度使卒。

劉迺字永夷洛州廣平人高祖武幹武德初拜侍中父如璠响山丞迺少聰穎志學日記數千言及長文章清雅爲時推重登天寶進士父憂居喪以孝聞終制從調遷曹致書於知銓舍人宋昱曰書稱知人則哲官人則惠今文部始之以掄材終之以授位是知人官人兩任其責在昔禹稷臯陶之聖猶曰載采有九德考績以九載近代獨委少冢宰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楫之內何其易哉夫判者以狹詞短韻爲體是以小治鼓衆金雖欲爲鼎鏞不可得已故雖有周公尼父圖書易象之訓以判責之曾不及徐庾雖有至德以喋喋取之曾不若喬夫故干霄蔽日巨樹也求尺寸之材必後於椽椳龍吟虎嘯希聲也尚頗舌之感必下於蛙黽觀察之際豈不悲夫執事誠能先改事次文學退觀其治家進察其臨節則龐鴻深沈之事亦可窺其門闕矣昱嘉之補剡尉劉晏在江西奏使巡覆充留後大曆中召拜司門員外郎德宗初進郭子儀爲尚父時冊禮廢視詔文者不適所宜宰相崔祐甫召迺至摺草之少選成文詞義典裁俄擢給事中權知兵部侍郎楊炎盧杞當國五歲不遷建中四年真拜兵部侍郎帝狩奉天迺卧疾私第朱泚遣人名之固稱疾篤復遣僞相蔣鎮慰誘迺佯瘖不荅矣無完膚鎮再至知不可脅乃太息曰我嘗忝曹郎不能死寧以自辱羶腥復欲汗賢哲乎遂止迺聞車駕如梁州自投於牀搏膺呼天不食卒年六十帝聞其忠贈禮部尚書謚曰貞惠子伯芻字素芝行修謹

淮南杜佑奏署節度府判官府罷名拜右補闕遷主客員外郎數過友家飲噉爲韋執誼陰劾貶虔州參軍久乃除考功員外郎裴珣待之善擢累給事中李吉甫當國而珣卒不加贈伯芻爲申理乃贈太子少傅或言其妻珣從母也吉甫欲按之求補號州刺史稍遷刑部侍郎左散騎常侍卒贈工部尚書伯芻風度高嚴善談詭而動與時適論者少之孫寬夫寶曆中爲監察御史奏言以王府官攝祠位輕非嚴恭意請以尚書省東宮三品若左右丞侍郎通攝俄轉左補闕陳帖注浮屠書因供奉僧以間除濠州刺史寬夫劾狀敬宗怒謂宰相曰帖不由僧得州諫臣安受此言寬夫曰衆劾帖獨微臣草狀今論事不當臣合當罪若尋究推排恐傷事體帝嘉其引過欣然釋之弟端夫亦爲太常博士以駁韋綬謚議知名曾孫允章字蘊中登進

士累官至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咸通九年知貢舉請諸進士並謁先師衣青衿介幘以還古制改國子祭酒建言羣臣輪俸錢修學宰相五萬節度四萬刺史萬詔皆可出爲鄂州觀察使檢校工部尚書遷東都留守受黃巢僞官遣取尚書省印李磳不與更愧悔移檄討賊坐是廢于家以疾卒

暢璿河東人與子當皆登進士安祿山奏璿河北海運判官授大理評事郭子儀復辟副元帥從事肅宗卽位召見悅之拜諫議大夫累轉吏部侍郎至敬宗常侍廣德二年爲河中尹兼御史大夫尋待制集賢院大曆五年兼判太常卿遷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太師生平性廓落有口才好談王霸之略居職責成屬吏齷齪無過而已當貞元初爲太常博士終果州刺史昭德皇后崩中外服除詔與博士張薦柳冕李吉甫議皇太子服言

古無明文晉元皇后崩杜預議皇太子與國爲體晉魏以來天子三年喪既葬除服若不變除則東宮臣僕亦以衰麻出入殿省當時遂以卒哭除服本朝文德皇后崩國史不書太子喪服之節至明年正月以晉王爲并州都督既命官當已除矣今請如魏晉制既葬而虞虞而卒哭卒哭而除心喪三年宰相劉滋齊映名問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今太子當視膳衰服至葬可乎乃請如宋齊皇后服三十日除入謁則服墨慘還宮衰麻右補闕穆質上疏太子人臣不得如人君之制母喪宜無厭降議者詭辭以甘時主不足師法如今議虧化敗俗常情所鬱夫政以德爲本德以孝爲大後世記禮之失自今而始顧不重哉父在爲母朞古禮也本朝定爲三年則又太重惟行古禮爲得德宗遣內常侍馬欽敘謂質曰太子有撫軍監國問安侍膳之事今如有司制更何疑耶質又奏疏太子於陛下子道也臣道也君臣以義則撫軍監國父子權奪問安視膳固無服衰之嫌若舒王以下服皆三年太子不宜甚異且墨衰奪情事緣金革旣不監國撫軍何抑奪耶子之於父母禮異而情均今奉君父之日遠而報母之日少忍使失令名哉乃詔與宰相更議言太子喪服入侍恐傷至尊之意非特以金革奪也太常卿鄭叔則草奏旣葬卒哭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日禫內謁卽墨服至朝則抑哀承慈實臣子至行請下明詔如叔則議從之及董晉代叔則帝曰皇太子服朞由諫官初非朕意暢當等請循魏晉故事至論也

歸崇敬字正禮吳人曾祖奧祖樂父待聘皆贈官崇敬少治禮學多識容典遭父喪孝聞鄉里擢明經調國子直講天寶中舉

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明博士轉左拾遺肅宗次靈武遷起居郎右贊善大夫史館修撰兼集賢校理修國史儀注外除同州長史潤州別駕代宗立起橋建二陵名還改主客員外膳部郎中復兼修撰嘗參議國家大典禮建言百官朝服皆用袴褶三代及漢舉無其制自隋以來始有服者事不稽古宜詔停止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不當更置木主太昊五帝時分古今無君臣義若一槩稱臣與祀天無別春秋釋奠孔子皇帝北面揖太重宜准武王受冊書於師尚父行東面之禮方士巨彭祖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按禮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黃帝於五行爲土而火爲母故祭于火用事之日三季月則否國朝因之每歲以六月土旺之日祀黃帝於南郊以后土配所行合禮若彭祖

牽犂候說事詭不經不可用事皆施行大曆初兼御史中丞賜

紫魚袋充新羅吊祭并冊立使往還囊橐惟貯衾衣東陞傳其

清德還授國子司業兼集賢學士預修通志獨知禮儀衆稱允

當遣祀衡山未至而哥舒晃亂憚者請望祀竟以君命親往成

禮而還俄坐胥吏虛給廩錢貶饒州司馬德宗立名還復拜司

業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充皇太子侍讀又兼晉王元帥叅

謀累加光祿大夫封餘姚郡公田悅李納稟命持節宣慰稱旨

表歸上冢寵賜緡帛儒門榮之遷檢校戶工二部尚書仍內職

告老換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八贈左僕射謚曰宣子登

字冲之爲人雅實弘厚善事繼母大曆中舉孝廉高等補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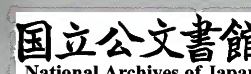
助教轉美原尉貞元初登制科拜右拾遺會陽城疏裴延齡奸

惡德宗震怒莫測右補闕熊執易復以疏示登動容語曰雷霆

之下。君獨難處。願竄吾名。自是凡同列諫疏。輒聯署。無所迴避。時論歸重。轉右補闕。起居舍人。三任十五年。後進者多顯。惟退然自守。務遠權勢。不以淹速介意。後遷兵部員外郎。與父同充。順宗東宮侍讀。尋加史館修撰。卽位。超拜給事中。賜金紫衫。笏。遷工部侍郎。兼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久之。改左散騎常侍。憲宗召問政所宜。先登知帝睿。而果于斷。勸順納諫。諍。內外傳爲讜言。轉兵部侍郎。兼判國子祭酒事。進工部尚書。封長洲縣男。卒年六十七。贈太子少師。謚曰憲。生平有文學。工草隸。寬博容物。晚年徇俗。頗好服餌。嘗慕陸象先爲人世。亦許其類之。孫融。字章之。元和中。及第。累遷監察御史。左拾遺。工部員外考功郎中。事文宗。爲翰林學士。上以融家學。每遇疑義。字音多相問難。悉以義類言之。俄轉中書舍人。進戶部侍郎。開成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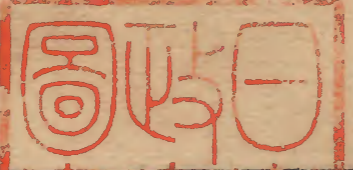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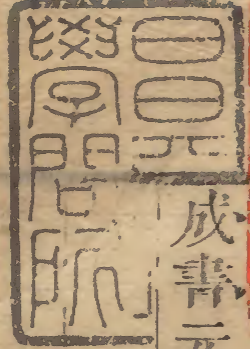
拜御史中丞。劾奏湖南觀察使盧周仁。陳小利。假異端。公違詔。書狗私。希恩獻羨錢十萬。恐海內效之。因緣漁刻。生人受敝。請重責還所。進代貧民租入。有詔令致河陰院。以虞水旱。時金部員外郎韓益子弟受賂事露。帝問與戶部盧元中。左司姚康。受平糶官秦季元。絹貸乾沒錢二事。孰重。融對元中等。枉失庫錢。與益所坐事異。法輕。益得近。貶梧州參軍。尋遷融京兆尹。與李固言不悅。徙秘書監。楊嗣復又薦權知兵部。真拜吏部侍郎。歲間。檢校禮部尚書。充山南西道節度使。徙東川。還。歷兵部尚書。封晉陵郡公。會昌後。儒臣少。朝廷禮典多本融。議辭疾。以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卒。贈左僕射。五子仁晦。仁翰。仁憲。仁名。仁澤。皆登進士。咸通中。並至顯達。

令狐峒。德芬。五世孫。博學有口辨。及第。遇祿山亂。隱南山豹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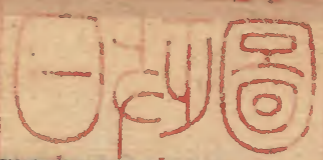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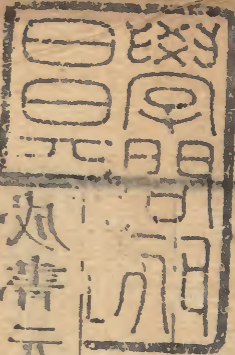


谷楊綰微時數從之游後遷華原尉綰薦拜右拾遺兼史職遷起居舍人撰玄宗實錄屬起居注亡散名臣事多漏略咍哀掇詔策及諸家文集以備其遺大曆中改刑部員外郎劉晏引判吏部南曹咍心德晏每分闕以善者送尚書晏惡者送侍郎炎嘗心不平俄遷司封郎中知制誥兼史館修撰德宗詔元陵制度務極優厚當竭帑藏奉用度咍諫曰古者聖賢勤儉不作無益故舜葬蒼梧弗變其肆禹葬會稽不改其列周武葬畢陌無丘隴漢文霸陵不起墳塋禹非不忠啓非不順周公非不悌景帝非不孝其奉君親皆以為無窮之計宋文公厚葬春秋書華元不臣桓魋為石棺夫子譏其不如速朽由是觀之有德者葬薄無德者葬厚章章可見陛下仁孝切於聖心然尊親之義貴合於禮先帝遺詔送終之制一用儉約不得以金銀緣飾陛下

奉先志無違物若務優厚是叨顧命及經義臣竊懼之詔荅曰引據典禮使朕不遺君親于患雖古遺直何以加焉建中初陞禮部侍郎炎出故相杜漸鴻門下托其子封求為弘文生咍給奏宰相恃威迫臣以私帝以詰矣其道其情帝怒貶為衡州別駕俄遷刺史李泌執政召拜太子右庶子復為修撰以性介復又為寶參所惡再貶吉州別駕稍遷刺史齊映觀察江西按部怪不戎服擿舉過失三貶衢州別駕滯衢十年順宗立以秘書少監召未至卒初受詔撰玄宗實錄未就會貶詔聽在外成書元和中其子太僕丞丕獻之錄功贈工部尚書



文化甲子



文可軍毛

文可軍毛

文可軍毛

文可軍毛

文可軍毛

文可軍毛

文可軍毛

文可軍毛

文可軍毛

文可軍毛

